賭怪大戲客

第三部

鄧小閒 註冊商標

鄧小閒小說集

賭怪大飆客

第三部

鄧小閒

註冊商標

YUH TAY

鄧小閒小說集

賭怪大騷客

第三部

保證新稿

鄧小閒 註冊商標

徵稿啓事

親愛的讀者：

您看了多年的武俠小說，是否想動筆寫一部呢？或者您已寫好了一部處女作，無處投遞而束之高閣！讓本社爲您服務。

本社誠徵武俠稿件，更不惜巨資將您塑造成「古大俠」第二，遨遊於醇酒、美人與武林高手之間。只要將您的稿件掛號寄台北市重慶南路二段二十一號九樓之三「裕泰出版社編輯部收」就是您邁向「名」「利」雙收的第一步，稿件一經採用，稿費從優，並禮聘您爲「基本作家」。

裕泰出版社 啓

由於這根繩子來得無聲無息，而且又是從地底下飛出來的，所以隱身暗中的尤不平和顏菁菁也都吃了一驚。

倒是顏嬌嬌反而顯得異常沉着的道：「吳心仁也眞夠卑鄙，我是正大光明的拜山，你們却處處暗算偷襲！」

她口中罵着，暗中却運足全力想把繩子震斷。

誰知這根繩子却怪得很，她不用力還好，運力一震，却困得更緊，竟連站都站不住，「咚」地一聲，倒在地上了。

可是這一來反而更激發了顏嬌嬌的野性，高聲大罵道：「吳心仁，你這個見不得人的老王八，有種就出來接姑奶奶幾招，難道你只會躲在暗中偷襲……」

她罵聲未完，地底下却傳出一個低沉的聲音道：「把她帶下來，老夫聽說佈雨狐也是此道能手。」

隨着話聲，地面上突然裂開一條通道，燈火通明，即使地上落下一根針都能看到。

顏嬌嬌見到這種情形，不由暗道一聲完了，地底下光線如同白晝，就算尤不平武功再高，進來想不被人發現，恐怕也沒那麼容易。

她正沉思間，耳畔突然傳來尤不平的傳音道：「顏姑娘，妳沉着點，不必害怕，我隨時都會在妳旁邊，不過他們在帶妳下去時，妳最好能想個辦法製造一點紛亂。」

顏嬌嬌輕輕的點了點頭，但她心中却有着無比的安慰。

她對尤不平是充滿了信心，只要聽到他的聲音，她就會有一種安全感，那是一種出自內心的信賴。

一個大漢走過來提起她，正待往通道走去，顏嬌嬌却大罵道：「混帳！你連個豬狗都不如，這樣提着想把我勒死不成！」

那大漢也怒聲道：「老子提着妳已經是不錯了，我應該一脚把妳踢下去！」

顏嬌嬌冷笑道：「你踢吧！我情願讓你踢下去，也不要你提着！」

那大漢猶豫一下，正待飛起一腿踢出，下面又傳來低沉聲音道：「賴六，你小子眞不懂得憐香惜玉，這樣一個嬌滴滴的美人，你不會抱她下來！」

賴六道：「屬下聽說飛天三狐狡詐無比，我是怕上了她的當。」

低沉聲音又起道：「她再狡猾，也不過是一隻狐狸，老夫的綑仙索連神仙也逃不掉。」

那大漢受到了鼓勵，目中立時顯出異樣的神色，他和顏嬌嬌的目光再一接觸，全身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。當下一彎腰，反將顏嬌嬌緊緊的抱在懷中，轉身朝通道走去。

顏嬌嬌媚聲道：「你眞是個豬，我又不會吃掉你，爲什麼不抱近一點！」

她說着還吐氣如蘭，將臉不停的在大漢胸前磨擦。

其實賴六已經將她抱得很緊了，這時被她的媚術一撩，却情不自禁的低下頭去吻她的香唇。

顏嬌嬌反而將她的臉向旁邊一歪，却順勢藏到他的脖子下面去了，口中還格格嬌笑道：「我剛才還以爲你是一頭豬，現在却變成一條狼了……」

她笑聲未完，那大漢已發出一聲悽厲慘嚎，雙手奮力一摔，不但未將顏嬌嬌摔開，而他自己却倒下不動了。

顏嬌嬌的頭還藏在他的脖子下面，但口中仍緊緊的咬着他的喉管。

下面很快的又奔出來兩名大漢，其中一人將顏嬌嬌拉開，並狠狠踢她一脚道：「這隻騷狐狸眞不是東西，她竟將賴六的喉管咬斷了一截！」

那低沉聲音却冷冷的道：「賴六是個混帳，他死了活該！口中還說着飛天三狐狡猾，怎麼還會把喉管送給人家去咬！魏八，你把顏嬌嬌抱下來，老夫却很欣賞她這股勁。」

可是他一連叫了兩次，魏八却站在原地不聞不問。

另一名大漢覺得有點不對，趕忙跑過去推了魏八一下，誰知魏八却應手而倒，並且已死去多時。

低沉聲音似乎也很意外的道：「郭三，你檢查一下，魏八是怎麼死的？」

郭三把魏八的屍體翻過看了一遍道：「他的命門穴上中了兩根天狐針！」

低沉聲音先是一怔，隨即哈哈大笑道：「顏嬌嬌，妳眞行，被我的綑仙索綁住之後，居然還能殺死老夫兩名高手，難怪妳能闖進我的無毒洞。」

顏嬌嬌怒聲道：「你的無毒洞有什麼了不起的，我既敢來就不在乎！」

低沉聲音道：「等一下妳就會知道了，郭三，你怎麼還不將她抱下來……」

顏嬌嬌冷笑道：「你的這些手下都是飯桶，要想請姑娘下去，還是你自己來吧！」

原來郭三在檢查魏八傷勢時，喉結穴上也中了顏嬌嬌一根天狐針，所以他連哼都沒有哼出聲，就這樣糊裏糊塗的死了。

低沉聲音似乎再也沉不住氣了，他怒哼一聲，接着就是一股無法抗拒的潛勁將顏嬌嬌的身子硬往地道中吸了進去。

顏嬌嬌一連運用兩次眞力未能掙脫，她却乾脆放棄了抗拒，任由那股暗勁托着身子飛了

下去。

一直到了通道盡頭，她才被輕輕的放在地上。

那是一間經過人工設計，而又相當講究的石洞，旁邊好像還有暗門，但顏嬌嬌却無暇去看那些，因爲呈現在她眼前的是一幅令人心跳的畫面。

一個中年男人和一個美婦正全身赤裸的糾纏在一起。

二人似乎奮戰正緊，而且還在連續更換各種不同的姿式，對於躺在一旁的顏嬌嬌，好像無視於她的存在。

顏嬌嬌雖也是靠着媚術起家，但像這種拉馬抬槍的鏡頭，她還是第一次見過，也幸虧顏菁菁先給她服了一粒忘憂丸，否則她眞會跟那美婦展開一場爭奪戰。

二人已由暗角漸漸滾向顏嬌嬌面前，美婦原本是騎在中年人身子上面倒澆蠟的，但這時她身子往後一仰，雙腿一夾一送，已把他倒摔起五六尺，身子落下時，正好爬在美婦身上，還發出「滋」地一聲輕響，接着是兩聲淫笑。

但顏嬌嬌却在這個節骨眼上，無聲無息的發出八根天狐針，分朝二人射去。

在這種情況下是很難預防的，而且距離又近，顏嬌嬌自信即使不能傷到兩人，至少也會有一人中針，因爲她本身就是練媚術的，所以她一眼就看出對方已達到天人交泰的階段。

可是八根天狐針距離二人躺身處還有三尺，居然紛紛跌落。

而更令顏嬌嬌吃驚的是，八根天狐針落地後都變成粉末。

顏嬌嬌怔了怔神，還想再發時，那中年人爬在美婦身上，頭也未抬，就發出一陣淫笑道：「小寶貝，妳還是節省點力氣，多學學長仙子的動作，老夫聽說妳對此道也頗有心得，看妳如此鎮靜，大概還眞有幾套……」

躺在他下面的美婦，雙腿叉開，翹得高高的蕩聲道：「老毒物，你眞是貪得無厭，吃着碗裏還看着鍋裏的。」

這個中年人正是無毒尊者吳心仁，因爲他練的是採補功夫，而自己又擅於用毒，年齡雖已近百，但看起來不過四十出頭。

他乾笑一聲道：「老夫聽說飛天三狐也是來自天竺，她們的耐戰性，恐怕不輸給妳長仙子。」

長仙子的身子似乎震動一下道：「老毒物，你這個消息可是眞的？」

無毒尊者道：「眞假老夫也不敢說，要等試過才能夠證實。」

長仙子道：「咱們暫時閉關，你先去試試這個女子的道行如何。」

無毒尊者一怔道：「妳怎麼突然之間大方起來了？妳想看熱鬧，等咱們結束了戰局再試

也不遲。」

長仙子道：「不行，我擔心她是天竺另一支派的，否則天竺來的女子，只要媚功有成就沒有我不認識的。」

吳心仁道：「管她是那一支的，既然進了無毒洞，就算她會飛也跑不掉。」

長仙子道：「還是先試試好，既然她們有三個人，怎麼只捉到一個？」

吳心仁連忙用力猛衝幾下道：「妳原來是爲這件事擔心，飛天三狐中一死一殘，當然只有她一個人來。」

長仙子被他一陣猛衝，果然撩動了情慾，閉着眼睛淫聲道：「老毒物，好像還有人躲在暗中偷看！」

吳心仁的身子仍在不停的動作，口中却接道：「老夫早已就知道，讓他們看看有什麼關係，等一下就輪到老夫看他們的了！」

顏嬌嬌暗中一驚，心想，這下可糟了！原來鏢客和大姊的身分已經被他們發現了……她剛想到這裏，通道中已傳來一陣怒罵道：「吳心仁，你們這一批狗男女，當眞不知道廉恥爲何物……」

吳心仁趴在長仙子身上繼續行動，但他口中却冷笑道：「原來是遼東七煞，你們既然是

來自興安嶺，也有資格談廉恥！」

遼東七煞老大叫陰煞無常慕容九，他陰森冷哼道：「興安嶺上並不是每個人都是好色之徒！」

吳心仁道：「你們的主子三龍一聖，那個不好色，你能舉出個例子嗎？」

慕容九道：「那是他們的事，人各有志……」

吳心仁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們遼東七煞既然有志氣，怎麼還肯做好色之徒的奴才！」

慕容九厲聲道：「吳心仁，你如存心挑撥，對你不會有好處的。」

吳心仁道：「老夫說的是實話，你們遼東七煞找上了無毒洞，總不會有好事吧！」

慕容九道：「老夫是爲了南天四覇來的，你派出神鬼童子暗中用毒殺了他們三人，總該有個交代！」

吳心仁一怔道：「神鬼童子殺了南天三覇？你是聽誰說的？」

慕容九道：「天罡指申雄，只有他一個人活着逃回。」

吳心仁道：「申雄的話有問題，據老夫所得的報告，是南天四覇殺了神鬼童子，而且這兩人也失踪了幾個時辰。」

慕容九道：「申雄沒有理由說謊，而且他自己也受了重傷，這分明是你設下的圈套！」

吳心仁道：「老夫要殺人，根本用不着費這麼大的事，你們先等一下，老夫的戰局結束了倒要弄個清楚……」

慕容九厲聲道：「放屁！老夫又不是來看你們色情表演的！」

吳心仁獰笑道：「你們遼東七煞有意思表演也行，但我擔心你們這把老骨頭經不起桃源三波……」

他說着話，突然發出一聲怪嘯。

但隨着怪嘯，後洞中突然響起一陣天竺的胡樂。

樂音柔靡，遼東七煞雖然都有一身驚人武功，但被胡樂聲一撩，都感到心頭一跳，一種強烈的情慾衝動，使他們都想往長仙子撲去。

陰煞無常慕容九暗中一震，趕忙沉聲喝道：「快點就地坐好，排除雜念，運功抵抗魔音……」

吳心仁冷笑道：「這是天竺有名的九天魔女胡樂，你們遼東七煞如果能抵抗得了，當年佛祖也就不會被困了！」

慕容九道：「老夫如抵抗不了這魔音，我第一個就拿你開刀！」

吳心仁道：「此刻你恐怕已是身不由己了，假如你們以本身修爲強行壓制情慾，那麼最

後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心脈斷裂，伏屍當場。」

慕容九道：「就算眞如你所說，老夫在臨死前仍要先殺你們這一對狗男女！」

吳心仁道：「想殺老夫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，我看你們遼東七煞還是留在我無毒洞中，過着神仙生活吧……」

慕容九突然一聲大喝道：「七煞歸位，五行輪轉，殺！」

他最後那一個殺字是貫注了全力發出，整個山洞都被震得「嗡嗡」作響。

緊跟着是七條人影手持長劍，已迅如鬼魅般，朝吳心仁和長仙子攻去。

可是他們的七煞劍勢威力還沒有發揮出來，又是一陣胡樂聲突然高揚起來，音調柔靡，刺激得他們連劍都舉不起來。

慕容九爲七煞之首，他的內功修爲遠比其餘六煞高出甚多，他乍聞樂聲，心神也不禁爲之一動，當時就知道不妙，遂奮起全力脫手擲劍，長劍劃起一陣銳嘯，却畢直的朝內洞飛去。

他知道想殺吳心仁沒有那麼容易，所以他的劍出手後，却改向後洞吹奏天竺胡樂的少女射去。

這一着連吳心仁也甚感意外，他人還躺在長仙子的身子，整個身子都被她纏得緊緊的，左掌雖然劈出一掌，却用不上全力，劍身略微偏了偏，依然疾如流星般朝後洞飛射過去。

吳心仁却不敢小看慕容九的劍術造詣，他心中一急，立時又發出一聲怪嘯。

隨着他的嘯聲，後洞也立時有了回音，四名裸體少女已分別持劍擋在洞口。

她們現身得正是時候，慕容九的劍這時也剛剛飛到洞口，四名少女舉劍一格，不但長劍被震斷了，而慕容九的劍却利用下沉的機會，將四女攔腰斬成八段。

但是最後一名裸女雖被斬成兩截，而她上半截身子仍然向前猛撲，張開的雙臂，一下子就將疾飛的長劍抱住了。

劍削斷了她的雙臂，也刺進她的心窩，但最後終於隨着她的殘肢不全的身子一起跌落地面。

慕容九也被她這種怪異的武功看得一呆，正準備飛身搶劍時，而此時的胡樂聲突然高揚起來，急驟的節奏，好像是刺激着他身上每一個細胞，他剛飛起的身子又從空中摔了下來。

他回頭看看其他六煞，見他們神志已完全昏迷，人已進入了半瘋狂狀態。

慕容九忍不住發出一聲悽厲長嘯，嘯聲未完，他已舉起右掌，朝自己腦門擊去。

一陣血光飛洒，他的身子已倒臥在地上不動了。

吳心仁冷笑道：「這個老混球倒是有自知之明，他這樣死了至少還像個人！」

長仙子淫笑道：「你看看他那六個難兄難弟，可就完全不像人了！」

原來就這一陣工夫，洞中不知什麼時候又多了十四名裸體女郎。

二四

她們好像是專門爲了對付遼東七煞的，現在慕容九已死，只剩下六個人。

但這六名三三會中的頂尖高手，此時早已脫得一絲不掛，十四名裸女離開他們還有一丈多遠，六人已同時發出了一聲異嘯，以餓虎撲羊之勢，每人抱住一名裸女，當時就倒在地上纏在一起了。

遼東七煞的內功修爲遠在吳心仁之上，他們雖然受了魔音所惑而失去靈知，但功力仍在，尤其他們練的都是正宗心法，偏重於固本培元，所以經過一度交合之後，被他們抱着的六個裸女，都已三起三落，無力應戰，躺在地上像個死人一樣。

長仙子怒道：「這批老鬼還眞有兩下子，老毒物，你起來，讓我去對付他們。」

吳心仁道：「妳還不是看中了他們的武功，想去吸收過來！」

長仙子道：「不錯，你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多學一點技巧……」

吳心仁冷聲道：「放屁！老夫瞪着眼睛戴綠帽子，還要跟他們學技巧！」

長仙子冷笑道：「老毒物，你也眞小器，我又不是你的老婆，憑甚麼說是戴綠帽子！」

吳心仁道：「至少咱們還有過一段情，我眼看着妳被人家騎在下面，心裡總不是滋味吧！」

長仙子哼了一聲道：「騎過老娘的人何止千百，但還活着的也只有你老毒物一個人。」

吳心仁道：「咱們這叫互相需要，否則老夫恐怕也照樣活不到現在。」

長仙子淫笑道：「你只說對了一半，我到中原來，完全是爲了好奇，而所打聽的人，你連聽都沒聽過，你還有甚麼地方值得我需要的！」

吳心仁的自尊受了很大的打擊，他目中一連閃動幾次殺機，但仍是耐着性子道：「至少在妳的生理上，老夫可以使妳滿足……」

長仙子小腹一挺，竟將他摔起五六尺高，她爬起身來，冷冷的道：「你不過是靠着藥物硬撐場面而已，像你這種貨色，老娘見得太多了，認眞說起來，遼東七煞他們每一個都比你強壯。」

這時正好六煞已將十四名裸女全部擺平了，他們站起身來，每個人都挺出有好幾尺長，正貪婪的望着長仙子。

而相反的吳心仁經過長仙子這一澆冷水，那個玩藝也自動的矮了下去，也許是藥物失效關係，竟縮得只有花生米那麼大。

長仙子似乎還不願使他太難看，強忍着笑道：「下一次你絕不能再使用藥物，以你的修爲，耐戰當不下於遼東七煞才對。」

她說完，還伸手在他那東西上摸了一把。

但說來也眞怪，吳心仁那東西本來縮得只有拇指大小，可是經過長仙子輕輕一摸，立時就膨脹得有好幾尺長，比手臂還粗。

吳心仁自己也是一呆，道：「仙子，難道妳還會變魔術？」

長仙子笑道：「我只是讓你知道，我的話絕不誇張，這只是舉手之勞，假如我認眞的用手幫你一次忙，恐怕天下女人沒有一個能接得住你的。」

吳心仁目中露出異色道：「難道連仙子也接不住？」

長仙子道：「這是咱們天竺獨門武學，我當然有辦法控制。」

吳心仁道：「那就請仙子一展特技，讓老朽領略一下異味如何？」

長仙子道：「現在不行，施展玄陰玉律，不能心存雜念，也很傷元神，等我先把這六個老鬼解決了，回頭再讓你開開洋葷。」

吳心仁道：「這六個老鬼好像也都用了藥，正常情形那有這麼壯的傢伙！」

長仙子冷笑道：「這就叫天具異稟，有的人比他們還壯呢！只是內功基礎不如他們深厚，

所以玩起來味如嚼蠟，那是些中看不中用的角色。」

她語帶雙關，吳心仁不禁老臉一紅，道：「仙子，遼東七煞的武功，僅次於三龍一聖，在三三會中，他們都是頭號殺手，妳可要小心一點！」

長仙子道：「他們如果眞有那麼厲害，慕容九又爲什麼自殺，而且我這次到中原來，也很想會會三龍一聖，他們都是天龍會的，認眞說起來，跟咱們還有一段淵源……」

她剛說到這裡，七煞的老二五行輪煞鮮于空已撲了上來。

他雙手摟住長仙子，右腿一勾，已很自然的將她放倒在地，接着抬槍上馬，兩個身子已緊纏在一起了。

長仙子還發出一陣淫笑道：「老鬼，你猴急什麼，萬一中途倒了我的胃口，當心我一掌劈了你！」

但鮮于空却始終未發一語，經過一陣進出衝刺，長仙子忍不住發出哼哼之聲，顯得很興奮，也很滿足的道：「老鬼，你眞是個奇材，從來就沒有人能將我塡得滿滿的，別亂動，先讓我好好享受一下，等會我也讓你知道什麼是欲仙欲死的滋味。」

她口中說着，四肢却將五行輪煞鮮于空死命的纏住不放。

鮮于空連挺兩次，都無法將臀部翹起，最後却在她體內的一股勁力衝擊下，全身一鬆動，

人也跟着趴在長仙子身上不動了。

長仙子將他推開，還用手摸摸他的下體，道：「老毒物，你看到了吧！這可是貨眞價實……」

她正說到這裡，七煞的老三昊天煞司徒鶚已經像一頭餓獅般撲了上來，他的東西比起鮮于空更粗更長，一衝之勢，幾乎使長仙子喘不過氣來。

她趕忙一挺小腹，將司徒鶚的身子彈起兩尺，右手却奇快無比的握住他的下體，道：「乖乖，你們都是怎麼湊在一起的，一個比一個強！」

司徒鶚却毫無表情的道：「咱們自己也不知道，平時老大從不准咱們跟娘兒們在一起，今夜還是第一次開戒。」

長仙子握住他的下體，用舌頭舔了舔，而後又吸了兩口，忍不住目注異采道：「乖乖，你還眞是一隻童鷄，來吧！讓我先享受一下，待會自有你的好處。」

司徒鶚道：「什麼好處？妳是不是肯答應嫁給我做老婆？」

長仙子媚笑道：「那就要看你的表現了，本教雖然規定不准嫁人，但我將你收在身邊，倒是沒有問題。」

司徒鶚道：「能長久跟着妳這樣一個女人，我也就很滿足了，而且我還不在乎戴綠帽子

。」

長仙子又用力握了一下，道：「好，你這種男人也是我最欣賞的，快開始吧！」

她說着已將司徒鶚推倒在地上，竟來個倒澆蠟。

但是她跨坐下還不到半尺，却不由一皺眉頭，趕忙又聚集了一口眞氣，默運內功，才齊根納入。

她舒了口氣，忍不住又是一陣淫笑道：「乖乖，你的比叫驢還壯，怪不得我那些弟子都被你們擺佈得像是死人一樣。」

司徒鶚道：「妳那些徒弟也實在不爭氣，我只進去一半，就被她們雙手抓住了，說什麼也不肯讓我長驅直入！」

長仙子道：「她們年紀都還太輕，如果是三十六坐忘來，情況又不同了。」

司徒鶚道：「也好不了多少，連妳這個做師父的，還不是照樣雙腿夾得緊緊的，這樣乾蘑菇，我一點也不爽！」

長仙子忍着氣道：「你眞的是一頭驢，我保留三餘地是爲了你好，因爲你還是一隻童鷄，根本承受不了我的玄牡大法！」

司徒鶚道：「什麼叫玄牡大法？」

長仙子道：「這種事說了你也不會懂，我只能簡單的告訴你，要是我被挑逗破了眞元，你至少也得送掉半條命！」

司徒鶚不信的道：「有那麼嚴重？」

長仙子道：「就有那麼嚴重，你如果想永遠的跟着我，還是乖乖的聽話！」

司徒鶚道：「我跟着妳，這個老毒物怎麼辦？」

長仙子道：「他本來只是利用我，想另起爐灶跟三三會一爭長短，如果我現在袖手不管，他還可以回三三會。」

司徒鶚道：「無毒尊者吳心仁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，我看咱們還是快點辦完正事，聯手把他趕走！」

長仙子道：「對，他站在這裡像一根木柱，我的興趣被他減少很多！」

司徒鶚道：「咱們還是換個姿式吧！這樣我完全成了被動！」

他口中說着，却將長仙子往左邊一帶，人已順勢騎了上去，由於用力太猛，長仙子不自覺的哼了一聲。

司徒鶚有些吃驚的道：「弄痛了妳？」

長仙子媚聲道：「呆瓜，太爽了……」

司徒鶚還沒來得及說話，顯然感到玉柱所觸之處，有一股熱流直衝上來。

他不由全身一震，慾焰立刻亢張，緊接着就被一團灼熱而韌軟的肉層夾住了。

長仙子的身子仍在瘋狂的扭動，而口中也不停呻吟。

她的手也在繼續動着，那滑膩而柔軟的碰觸，終於使司徒鶚全身鬆弛而一瀉如注了。

這時的長仙子也快到了強弩之末，趕忙放開牡珠，正準備吸取元陽之際！

但就在這個要命的時刻，無毒尊者已雙手疾揚，十六根閻王釘分別朝長仙子和司徒鶚的要穴射去。

長仙子是久經沙場的老將，從開始她就沒有放鬆對無毒尊者的戒備。

所以吳心仁雙手才一舉起，她就知道不好，因爲在這種時候，兩個人的身子都不能動，一動就會閃風。

在男女接合時，最忌的就是閃風，輕則殘廢，重則當場死亡。

可是吳心仁機會雖然掌握得很好，但他却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，他忘了長仙子是風月陣中的老祖宗。

不要說是長仙子這種職業性的女人，即使是一般風月場所的女人，她們也都多少懂得一點偏方。

吳心仁的閻王釘出手，長仙子的右手食指已點中了司徒鶚的促精穴，接着一吸眞氣，硬把已開的牡珠又關了起來，身子一翻，不但把司徒鶚摔到了牆角，而她左手也順勢抓起五行輪煞鮮于空，將他凌空擲出，迎向吳心仁的閻王釘飛撞過去。

鮮于空是因爲那一陣奮戰，弄得身子太虛，但經過一陣調息，功力已恢復不少，長仙子這一摔，去勢奇快，他在匆忙中，雙掌雖然全力劈出，但吳心仁手法怪異，而且閻王釘又是先發，中途雖被他劈落了十多根，可是他的左臂竟有兩處被閻王釘擊中。

鮮于空已迅速的落回地面，左脚一挑，已接住了長劍，順勢下劈，已將中了閻王釘的左臂砍掉，他止住了血，却一矮身，長劍自下反撩，竟刺向吳心仁的小腹。

而四、五、六、七煞四個人四柄長劍，早在鮮于空中釘時，已將吳心仁圍住。

遼東七煞都是劍道高手，四柄劍逼得吳心仁團團轉，連發暗器的機會都沒有。

這時眼看鮮于空一劍刺來，他却無處閃讓，勉強吸氣收胸，準備讓腰眼上挨五煞一掌，先讓開這一劍。

可是他忘了鮮于空的劍是自下往上撩的，而且是從右向左。

他這一閃等於是迎了過去，在匆忙中雖然仰身避開前胸，但他那根不爭氣的小老二，被長仙子摸了一把後，這時仍然高高的挺在那裡。

鮮于空是成了名的劍手，他變招認位都相當準確，他這時只要搶攻半尺，仍然能將吳心仁一劍穿胸。

可是他却沒有那麼做，反而順勢收劍，平着橫掃，竟將吳心仁的命根子連根剷除了。

吳心仁痛得一聲怪嘯，他的左右大腿緊跟着又各挨了四煞和五煞一劍。

傷勢雖然不重，但却痛得他怒嘯連連。

但他嘯聲未停，內洞以及通道暗角等處，立時湧出八九十名大漢。

光從身法上看，就知這些人武功都不錯，他們有的持劍，有的手中却持着竹筒，一看就知道那裡面裝的是毒器。

吳心仁這時却厲聲大吼道：「殺！把他們所有的人統統殺光，一個也不准放走……」

他一面叫着，人已走到自己堆衣服的地方，彎下腰正要拿起衣服掏藥，一條人影已像閃電般飛了過來。

這人是長仙子，她左手去撿衣服，右掌却運足全力，劈向吳心仁的前胸要穴。

吳心仁已看出來人是長仙子，他不由暗中一驚，知道衣服裡的藥物如被長仙子撿去，後果將不堪設想，急忙一提眞氣，也伸出左手硬接她的掌風，但右手抓住衣服却猛然一抖，一片烟霧已迅速的蔓延開來。

無毒尊者的無形毒藥，不知毀了多少江湖成名高手，長仙子對用毒雖不外行，但也不敢冒險，趕忙放手，人也閃了開去。

吳心仁嘿嘿一陣冷笑，掏出一個藥瓶，正待敷上雙腿的傷口，但突然間眼前人影又是一閃。

他也沒有看清來人是誰，揚腕就是一掌劈了出去。

等掌風劈出後，才看清這人竟是他的門下，已經被七煞點中死穴，不知怎麼會向自己撞來。

就在他微一怔神之際，劈出的掌風，也不自覺的慢了下來。

可是那飛過來的屍體，却在這剎那之間，竟然比閃電還疾，一下子就飛臨到他的頂門。

吳心仁的反應也相當快，他一見到這種情形，就知有人在搗鬼，急忙一矮身，雙手已臨空托出。

雖然他的應變夠快，但仍然慢了一步，只聽一陣浪笑，接着他就感到雙目一陣劇痛，人差一點昏了過去，而後就什麼也看不到了。

但長仙子這時却正站在他面前七尺外，左手還提着一對血淋淋的眼球。

那是她將身形貼在屍體後面，挖下了吳心仁的一對眼球，拿在她手上還不停的抖動。

吳心仁雖然瞟失雙目，但他已迅速的塡了兩粒藥丸在眼眶中，用手揉了揉，將血止住，才厲聲道：「妖女，妳眞狠，竟對老夫下此毒手！」

長仙子冷笑道：「你一見面就對我施出無形毒，你以爲老娘就是好吃的！」

吳心仁道：「妳們天竺來的這批騷貨，全體都中了老夫的慢性毒，最多還有一個時辰好活，老夫到時再挖下妳的眼睛裝上，並不是什麼大手術！」

長仙子道：「你少作夢了，你以爲老娘還會讓你再活一個時辰！」

吳心仁獰聲道：「老夫剛才是因爲不願大開殺戒，因爲妳們這兩方面的人，對我都還有一點利用價值！」

長仙子道：「你爲什麼不說咱們兩方面的人你都惹不起！」

吳心仁道：「笑話，江湖上還沒有老夫惹不起的人。」

長仙子道：「你現在是眞正瞎了眼，當然敢說這種大話，假如你還能看到，你的手下死得只剩下幾個人，恐怕你早就已經自殺了！」

吳心仁陰沉一笑道：「老妖婆，妳那一套現在對我已完全用不上了，老夫的百毒大陣還從沒有人能破過，從戰鬥開始，到目前爲止，我的人只有三個受傷，而妳帶來的小妖女却死了二十六個，遼東七煞的老六和老么也同時斷了氣。」

長仙子一怔道：「你已經瞎了，怎麼還能知道？」

吳心仁冷聲道：「妳忘了這裡是無毒洞，就是死了一隻蚊子我也會知道，何況還是一個人！」

長仙子不信的道：「你如眞有那麼大的能耐，眼珠又怎會被我挖出來？」

吳心仁獰笑道：「我是看中了妳這一雙魔眼，等下我再把妳的挖過來裝上還不是一樣！」

他說得很認眞，長仙子不由心中一寒，暗中運足了十二成眞力，身形已迅如鬼魅般拍出兩掌。

她用的是天竺魔功，掌風出手無聲無息，快接吳心仁前胸時，他才有了警覺，這個老毒物功力確實高得驚人，雖然他雙目已毀，長仙子又是採取偷襲方式，但他仍能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身形猛然拔起五六丈高，左手一按洞頂，只聽一陣輕響過後，已失去了他的踪影。

長仙子怕他在洞頂裝有機關，趕忙飛身疾退五丈，身形剛剛站穩，背心已被人狠狠的拍了兩掌。

這兩掌打得相當重，將長仙子整個身子都震飛起來，撞上洞壁把左臂也震斷了。

長仙子落地後，回身看清這個出手襲擊的人，赫然是陰煞無常慕容九。

她不由得呆了一呆，道：「慕容九，原來你這老混球用的是苦肉計！」

慕容九道：「老夫那一掌已運集了十二成眞力，如果是苦肉計，又豈能瞞得過妳和老毒物！」

長仙子想了一想，道：「不錯，那一掌的確是用了全力，但你怎麼會沒有死？」

慕容九道：「自然是有高人暗中相助，但他把時間控制得太巧妙了，就算是老夫自己，也沒有這個把握！」

長仙子怒聲道：「鬼話，我和老毒物都在當場，除非這個人會隱身術！」

慕容九道：「老夫開始也是這麼想，尤其是他制住我的穴道，老夫的掌風已接近腦門，可是所發出來的內力却只有一成，正好夠把一個人擊昏過去。」

長仙子道：「你說得那麼玄，那個暗中出手救你的人，當眞是神仙了！」

慕容九道：「世間當然沒有神仙，但如果妳見過鏢客這個人時，也就不足爲奇了！」

長仙子神色一動，道：「你說的可是鏢客尤不平？」

慕容九道：「鏢客只有一個，妳這一問不覺得有些多餘嗎？」

長仙子道：「鏢客人呢？現在還在洞中嗎？」

慕容九道：「老夫也是僅聞其聲，却未見其人，他可能隱身在洞中任何一個角落，也可

能就在妳身後！」

長仙子暗中一驚，眞的轉身朝後面看去。

慕容九却哈哈一笑道：「妳緊張什麼，鏢客如想殺妳，豈能容妳活到現在！」

長仙子道：「我在天竺時，就聽說中原出了一位青年鏢客，他喜歡以獨行俠的方式在江湖行道，但却是三三會的死對頭，他怎麼會救你？」

慕容九道：「這就叫俠士胸襟，他明知救活了我，將來是他一個強敵，但他還是要救我。」

長仙子道：「你們中原武林中人臭規矩眞多，但那與我沒有關係，我想見見鏢客這個人，你可以幫忙嗎？」

慕容九道：「老夫比妳更想見他，但他不願見我，還不是一廂情願！」

長仙子一怔道：「你自己也沒有見過鏢客？」

慕容九苦笑道：「我只見過他一粒大豆子，那是我決定自碎天靈時，他用來救我的。」

長仙子道：「大豆子到處都有，並不是什麼特別暗器，你怎麼知道他就是鏢客？」

慕容九道：「鏢客是以劍術成名江湖，他的劍不出則已，出必傷人，江湖中很少有人能在他劍下走過三招的，但是這一次在蒙陰，他却以關外的大豆子破了燕山門的掌門千臂哪吒

燕玄的燕尾鏢！」

長仙子道：「我聽說過千臂哪吒這個人，他不是也投靠了三龍一聖嗎？」

慕容九道：「那是他個人的事，老夫不便多說，妳帶來的人手已經死得差不多了，妳還想再作困獸之鬥？」

長仙子怒道：「我今夜如不殺了吳心仁，以後再想殺他可就不容易了！」

慕容九道：「無毒洞中機關很多，既然被他逃走了，再想殺他恐怕很難。」

長仙子道：「你們遼東七煞眞的是爲了老毒物來的？」

慕容九道：「不錯，南天四霸被人殺了三個，却死得不明不白。」

長仙子道：「這中間恐怕有問題，你的說法跟顏嬌嬌所說，完全相反……」

她說到這裡不由一呆道：「顏嬌嬌怎麼不見了？」

慕容九也有些意外的道：「她不是被無毒尊者的什麼綑仙索綑住了嗎？怎麼能逃走？」

長仙子想了一下道：「我知道她是怎麼走的了！」

慕容九道：「是吳心仁利用機關把她捉走了？」

長仙子道：「在咱們面前能把人輕易帶走的，吳心仁就算不瞎，也沒有那種能耐。」

慕容九道：「也絕不是她自己逃走的，我在進來時，外面還留有四名高手，就算是吳心

仁想逃走，也沒那麼簡單。」

長仙子道：「假如有鏢客幫忙，你的四名手下能攔得住嗎？」

慕容九一怔道：「鏢客怎麼會跟飛天三狐拉上關係？」

長仙子道：「你們中原武林中事，我就不太清楚了，除鏢客而外，你想還有誰能從無毒洞中救走顏嬌嬌！」

慕容九道：「救人並不是一件難事，但當着這麼多的高手，沒有被發覺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」

長仙子道：「問題就是在這裡，這種輕功似乎已經超過人的體能所限。」

慕容九道：「如果是鏢客把顏嬌嬌救走，他們可能還在外面看熱鬧。」

長仙子道：「我的估計是他把顏嬌嬌放在一個地方，還會回來找老毒物，因爲那根綑仙索我已經試過了，除了老毒物而外，誰也解不開。」

慕容九冷笑道：「如果鏢客眞解不開，他就不會把顏嬌嬌救走……」

長仙子不等他說完，已飛身搶攻三掌，才怒聲道：「老混球，你的那些兄弟怎麼連我的手下也一起殺了，快點叫他們住手！」

慕容九道：「他們四人都受妳的魔法所迷，怎麼會肯聽我的！」

長仙子道：「看起來他們的神志倒像是清楚得很！」

慕容九道：「這老夫就不太清楚了，妳不妨下令叫他們停止攻勢！」

長仙子冷聲道：「我用不着費那麼多的事，只要把他們全宰了，問題也就解決了！」

慕容九臉色一變道：「憑妳的手下能宰得了我那四位兄弟！」

長仙子道：「馬上就可以知道，雖然你們是有備而來，但你太低估了我的七十二空虛……」

她口中說着，已同時發出一陣尖銳的嘯聲。

嘯聲乍起，不但是那批天竺來的女子，精神在突然之間振奮起來，而無毒尊者還剩的三十多手下，也都改變了攻勢，全力改向遼東四劍攻了過來。

慕容九厲聲道：「長仙子，妳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長仙子淡淡的道：「小意思，你們遼東七煞的來意，我早就知道了，司徒鶚服了鐵漢丹，老娘在第一回合就可以擺平他的，因爲老毒物不上道，我才樂得利用你們雙方去先拼一陣，而且他們四個人此刻都是外強中乾，等把他們宰了之後，我再跟你談條件。」

慕容九一連發動幾次攻勢，想去支援其餘四煞，但都被長仙子輕易的擋住了。

慕容九臉色微變道：「長仙子，妳剛才中了老夫一掌，沒有受傷？」

長仙子媚笑道：「我沒想到司徒鶚體質異於常人，那一戰竟然使我眞氣憋住，應該多謝你那一掌，把我眞氣理順了，幹咱們這一行的，有一個最大的長處，不殺有恩於咱們的人。」

慕容九冷聲道：「我那一掌本來是要殺了妳！」

長仙子道：「我知道，但你却在無意中救了我，所以我還是要保住你的性命，假如你現在再來一次自殺，我絕不會阻止，而且我相信鏢客也不會再救你！」

慕容九厲聲道：「妖女，老夫跟妳拼了！」

他說着話，已在電光石火之間攻出了十一掌。

但長仙子身形僅僅閃動幾下，就將他的掌風全部讓開了，而後「咯咯」一笑說道：「你幹嘛眞的拚命，是爲三龍一聖效忠？」

慕容九聽了她的笑聲，不由一呆道：「妳們不是爲三龍一聖來的？」

長仙子道：「咱們是爲他們來的，但却不是爲他們效忠，老毒物成不了大事，我覺得你們遼東七煞倒是可造之材！」

慕容九冷聲道：「老夫不懂妳的意思！」

長仙子道：「你是裝不懂，你們七個人是一起進入無毒洞的，爲什麼他們六個人都服下了春藥，只有你一個人例外？」

慕容九臉色又是一變，道：「誰說他們服下春藥的？」

長仙子道：「我說的，你忘了我是靠什麼起家，你們遼東七煞在江湖上可不是等閒人物，鏢客能不受胡樂所迷惑，你們不可能一見面就都變成色鬼，尤其是司徒鶚，他居然連鐵漢丹都服下了，這足以證明你們七個人到無毒洞中來，並不是巧合！」

慕容九終於沉下臉道：「不錯，老夫是有計劃來的，但咱們主要的對象還是吳心仁！」

長仙子冷聲道：「你們對付吳心仁爲什麼要用鐵漢丹？反正他們還剩下四個人是死定了，我的手下都服過吳心仁的毒，她們在交合中又把毒傳輸給你那幾位兄弟了，你現在看看他們的眼神，就知道我沒有騙你！」

慕容九看了剩餘四煞一眼，果然發現他們目光遲滯，行動呆板，在激鬥中有很多精招都沒有用，而且越打行動越慢，看情形不出十招，這四個人都得伏屍當場。

他不由大驚，力發丹田，一聲大喝道：「老二、老三，你們是怎麼搞的？」

他不叫還好，這一叫四個人反而丟掉了手中長劍，張開雙臂，硬往那些女子衝去。

長仙子手下的七十二空虛都是用劍，四柄長劍很輕易的就刺進四人心窩。

但他們好像連一點痛苦也沒有，他們身上插着劍，依然奇快無比的每人都抱住一名裸女。

但他們抱住後就站在那裡不動了，因爲被他們抱住的女子在劍柄上又加了一把勁，變成

劍身已洞穿了他們的前後胸。

就是這樣四個人都直挺挺的被四名女子推着劍柄，慢慢的向牆角靠去。

而他們的知覺似乎也在這時恢復了，但他們能做的，只是望着慕容九發出悽慘的苦笑。

慕容九的神情却比他們更悽慘，他已變得一臉獰色，道：「老妖女，妳的手段好狠！」

長仙子淡淡的道：「他們是直接的死在你手中，你才是殺死他們的眞正劊子手，因爲那些藥都是你分配給他們服用的！」

慕容九道：「妳也別得意太早，老夫會在他們死前有所交代！」

長仙子道：「你的交代，可是想替他們報仇？」

慕容九道：「不錯，咱們此來雖沒有完成任務，老夫却不能讓他們死不瞑目！」

長仙子道：「好，我成全你這番心意，殺死他們的四個兇手，現在還站在那裡，你過去把她們殺了，讓你那批兄弟死也好瞑目。」

慕容九一怔道：「他們會讓我殺？」

長仙子道：「殺人償命，這是咱們天竺的法律，你過去殺她們，絕不會有人還手。」

慕容九冷笑道：「她們不過是一批可憐蟲，並不是眞正主兇，所以老夫要殺也不會先從她們開始。」

長仙子道：「你是想先從我開始？」

慕容九道：「老夫原來是要先殺吳心仁的，還準備拉妳合夥，可是現在我發覺妳比無毒尊者更狡猾，也更可怕，妳是使用什麼邪法，使我那幾位兄弟自動去送死的？」

長仙子媚笑道：「我站在這裡沒有動過，你又不是未長眼睛，他們慷慨就死，當然是爲了博得美人歡心！」

慕容九怒聲道：「放屁！遼東七煞並不是沒有見過女人，一定是妳在一旁施展邪術！」

長仙子冷聲道：「你們所見的不過是一些庸俗脂粉，像我手下這種女人，你見過多少？」

慕容九道：「我承認她們長得不錯，但她們如不是靠着媚術，仍算不上美人。」

長仙子道：「怎樣才算是美人，我倒想聽聽你的高論！」

慕容九道：「老夫可沒有閒工夫跟妳蘑菇，妳還是準備領死吧！」

他說着話，抖手就是一片劍光，寒芒怒捲，竟將長仙子纏在一片劍氣之內。

長仙子却沒想到他說打就打，奮足全力劈出十九掌，再加上她的幻影大法，好不容易才衝出劍幕，但身上已受了六七處傷。

可是慕容九却成心要置她於死地，一提眞氣，飛身跟進，人未到，千朵劍花已先飄落出去。

慕容九確不愧爲遼東七煞之首，他攻出的劍招並不猛烈，但却相當快，長仙子如果不是靠着幻影大法，第一劍她就得伏屍當場。

慕容九的第二劍雖然比第一劍更快，但長仙子已經有了準備，她不但從旁邊吳心仁手下奪過一把劍，而她整個身子也從那些大漢上空飛出到十丈外。

慕容九第二劍又被她閃開，不由目中殺機暴湧，長劍也不收回，反而像潮水般飛洒出去。只聽一陣慘嚎之聲，此起彼落，血光飛洒中，至少有二十個以上的人被他腰斬，其中有幾個是長仙子門下，但大多數都是無毒尊者的人。

長仙子見他的劍招具有如此威力，也不由駭然的道：「好霸道的劍招，怪不得你們遼東七煞在江湖中擠不上劍手之列，因爲你的招式太殘忍了！」

慕容九厲聲道：「憑妳這種妖女，也配批評老夫的劍招，殘忍的還在後頭，妳再看看我這一招……」

他口中說着話，手中却劍光暴漲，擋在他四周的人竟像砂粒遇上了海中的大浪，一下子都全部被吞沒了。

海浪過去了，而那些砂粒都已倒在地上不動。

這一招至少有三十個人喪生，還有好幾個殘臂斷腿的。

慕容九出手兩劍，就殺死了五六十人，其餘的人自知擋不住他的劍勢，都自動的朝兩旁暗影處躲去。

慕容九冷笑道：「你們逃不掉的，老夫的劍所經之處，從沒有留活口……」

他說着，人已飛身躍起，長劍又再度刺了出去。

長仙子不由大怒，右手一抖，劍身上居然暴湧出一片劍烝，正待出手攔擊時，但聽慕容九却發出一陣哈哈大笑道：「老妖女，老夫今夜沒有時間，改日定來取妳性命！」

他在笑聲中，人已反朝洞外飛去。

長仙子大怒，連連發出怪嘯，隱身在兩旁的吳心仁手下，有十多個人出身攔截，但慕容九揮劍輕掃，就把那些人解決了。

天竺來的那些女子，在長仙子的嘯聲催促下，幾乎是傾巢而出。

可是慕容九的劍招，在這驟然之間，突轉凌厲，劍出如風，只兩招又被他斬殺了二十多人。

長仙子散去劍上的劍烝，飛身趕到時，慕容九已經離開無毒洞，奔出去好幾十丈。

長仙子大罵道：「慕容九，你眞是卑鄙小人，有種就不要跑，老娘接你幾招！」

慕容九道：「老夫今夜沒空奉陪，妳還是留點精神去對付吳心仁吧！三日之後，我會帶

人來接收無毒洞，妳最好先準備一下。」

他說完，已破空飛去，經過幾個轉彎，人影就在夜色中消失了。

但在慕容九離去不久，由無毒洞右首，又飛起三條人影，緊隨在他身後追了下去。

二五

這三條人影正是尤不平、顏菁菁和顏嬌嬌。

尤不平自無毒洞中將顏嬌嬌救出後，她身上被吳心仁綑住的那條繩子，的確是一件寶物。尤不平研究很久都解不開，最後只好從懷中找出一柄很小的短劍，這是他家傳的寶物，叫做萬能如意劍。

劍身又短又細，看起來毫不起眼，但却鋒利無比，僅輕輕的劃了幾下，顏嬌嬌身上綑仙索就已段段散落。

顏菁菁雖然目不能視，但尤不平的一舉一動，她似乎都知道，不由面現驚色道：「這是萬能劍，鏢客，你怎麼會有稀世寶物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是寒家祖傳之物，今夜我還是第一次用上它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萬能劍爲武林十大絕學之一，但此劍……」

她說到此處突然不說了，尤不平怔了一下道：「是不是此劍主兇？」

顏菁菁道：「我還是聽先父說的，此劍一旦重現武林，人類將遭到輪廻大刼，但持劍者

本身如能運用得宜，却可化戾氣爲祥和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如果不是令妹身上那根繩子太難解，我根本就沒想到用它……」

他們正說到這裡，慕容九已像閃電般自洞內逃出。

洞中所發生的情形，尤不平已瞭若指掌，顏嬌嬌急忙掏出天狐針筒，正待飛身迎過去，尤不平已傳音道：「不要傷他，咱們跟下去，可能會有新的發現！」

顏嬌嬌道：「鏢客，慕容九的劍術，在三三會中，可以列入頂尖高手，不如利用這個機會把他殺了，也減少一個強敵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妳的天狐針殺不了他，咱們利用他帶路，比殺了他更有價值。」

顏嬌嬌道：「恐怕只有你跟大姊才能跟得上他，我的輕功絕對不行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妳太小看自己了，咱們跟踪陰煞無常，全靠妳帶路。」

顏嬌嬌苦笑道：「鏢客，你不是在挖苦我吧！」

尤不平正色道：「怎麼會呢，難道妳忘了自己的專長？」

顏嬌嬌一怔道：「你是叫我撒出追影粉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對了，要快點，他正好是從妳面前飛過！」

顏嬌嬌也聽到了迅疾的破空風聲，她急忙伸出右手，屈指彈出一團粉末，被山風一吹，

却全數都撒到慕容九身上去了。

這種粉末發出無色無味，慕容九正在全力狂奔，怎麼會想到在山風中，有這種專門跟踪的藥粉！

直待他奔出七八十丈，尤不平才道：「咱們可以跟下去了，長仙子她們一時不會離開無毒洞的。」

顏嬌嬌道：「我帶路，保證慕容九跑不掉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還是由我走在前面，這一路上有不少窮家幫高手埋伏，如果妳走在前面，可能發生誤會。」

顏嬌嬌這時已像是變了一個人，尤不平的話對她來說就是命令，她點點頭，自動的退到顏菁菁身後去了。

於是尤不平走在前面，三條人影已迅疾朝着慕容九所走的方向追去。

雙方的距離，始終保持在八十丈以外，尤不平雖然未施展出全力，但顏嬌嬌有時還要靠顏菁菁帶一陣才能跟上。

他們由山區兜了很大的一個圈子，但最後還是朝蒙陰城奔去。

以慕容九的一身修爲，行動仍然如此謹愼，顯見他要去的地方，不僅非常秘密，而且還

很可能有重要人物在那裡集會。

因此，尤不平也格外謹愼，他向身後的顏菁菁傳音道：「大小姐，咱們到了地頭，妳二位留在外面替我把風，在沒有摸清對方都是些什麼人物之前，咱們最好還是不要暴露身分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我擔心的是三龍一聖都來了，因爲遼東七煞很少離開過興安嶺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如果眞是這樣，朱大人的身分對方已經知道了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朱總兵離開山海關，早已不算是秘密了，目前保護他的最好辦法，就是和官方取得連繫，靠你們這幾位江湖人和窮家幫，對朱大人的安全恐怕很難兼顧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事情既然擠到這裡，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，在未得朱大人允許之前，咱們誰也不便改變他的無双刀王身分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要是三龍一聖都來了，你打算如何迎戰他們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也只有一柄劍和半袋大豆子，對付三龍，也許勉強還可以拼一下，遇上一聖可能要吃癟了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三龍中以人龍的六合神功最強，聽說連禪心指也破不了這種功夫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當年一聖不就是被禪心指所創，而天竺的天龍會，也因此消聲匿跡了多少年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我聽先父提到過這件事，但那時三龍一聖武功都還沒有練成，而見性大師當年從未在江湖走動過，天竺更不知道中原武林中還有這樣一位高僧，所以他的禪心指才能一擊得手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三龍一聖如果知道了，他們是不是能勝過見性大師？」

顏菁菁道：「這就不知道了，但見性大師如有把握勝過三龍一聖，他就不該躲着不露面，而且他把禪心指傳給你，似乎是想把這付擔子也一起轉交給你了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在關外初遇見性大師時，也以爲他是在逃避現實，但和天龍交過一次手後，才知道這位佛門高僧的眞正用意……」

他們正談到這裡，只見暗影處已閃電飛出兩條人影，朝中間一站，正好擋住了三人的去路。

顏菁菁的手中天狐針筒已經抬了起來，却又被尤不平迅速推開，道：「顏姑娘，是自己人！」

顏菁菁這時也有了感覺，歉然一笑道：「原來是魯、蒯兩位前輩！」

來人果然是睡丐魯達和醒丐蒯徹。

魯達怪笑道：「前輩不敢當，姑奶奶這一筒天狐針如果發了出來，老叫化可就要吃不完

兜着走了！」

顏菁菁有些不好意思，尤不平已笑道：「兩位前輩現身相見，想必是有重要事情！」

魯達道：「遼東七煞還有六個人，老弟可是把他們宰掉了？」

尤不平將無毒洞中經過說了，魯達沉思片刻道：「老叫化已知長仙子到了蒙陰，却沒想到他們會自相殘殺，尤其是今夜死去的這批人，無一不是武林頂尖高手，南天四霸、遼東七煞、詩劍琴魔，要飯的遇上任何一批，都夠頭痛的，但他們却一個一個的做了糊塗鬼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怎麼會在此地的？」

魯達道：「等你，蒙陰城四周，窮家幫埋伏將近兩千名叫化子，但他們只在暗中負責通風報信，從不出面公開活動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樣說，敵我雙方只要有任何舉動，都逃不過窮家幫的監視了！」

魯達道：「老要飯的原來也是這樣想法，但聽了老弟剛才所說經過，才知道叫化子永遠也只是討飯材料，對於這種大事，竟一無所知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無毒洞中不下龍潭虎穴，連遼東七煞也不過只剩下一個慕容九逃了出來，晚輩進去是施展縮骨術，並配合龜息大法，否則想躲得過長仙子，恐怕很不容易。」

魯達道：「窮家幫曾有兩名弟子混在吳心仁的手下，而且他們還都學過天竺的採補術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如果他們已接近了吳心仁，一時更難脫身，長仙子守住了這座洞，大概是想把吳心仁的班底全部接收過來。」

魯達道：「現在這邊的事情已經不重要了，老化子等在這裡，是要告訴老弟一個意外的消息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可是一聖也到了蒙陰？」

魯達一怔道：「老弟已經先知道了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晚輩只是猜測，咱們跟踪慕容九，就是想知道他們來了些什麼人物。」

魯達苦笑道：「他們來的人差不多咱們都摸清了，就是無法接近，本幫有兩名七級長老，剛接近到五十丈內，就各中了一指，現在人還未醒過來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已經知道他們落脚地點了？」

魯達道：「他們是公開來的，蒙陰城的進寶賭場，居然是三三會的分壇，窮家幫在兩個時辰前才知道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照說他們經營這種行業是瞞不過貴幫的，可能他們在此地生根已久。」

魯達道：「進寶賭場在蒙陰至少也有十年以上的歷史，而幕後主持人却是魯南一劍錢百川。」

尤不平一怔道：「是他，晚輩三年前路過山東，曾在無意中落脚進寶賭場，那次很輕易的就贏了一千多兩黃金，我還以爲錢百川有意救災，這一次如果不是蔡幫主及時趕到，說不定咱們會自己送上門去。」

魯達神色一動道：「進寶賭場有兩處，一明一暗，老弟那次來時，是在那一條街你還記得嗎？」

尤不平毫不考慮的道：「南門街進寶巷，規模還相當龐大。」

魯達道：「這一處是明的，老弟既與錢百川有一面之緣，不妨裝個糊塗，再去走一趟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對，這個辦法不錯，他們也絕對想不到我會自動找上門去的……」

魯達道：「如果三龍一聖都在那裡，此行可就太過冒險了！」

尤不平聳聳肩道：「如果此處確是三三會的分壇，冒一點風險還是值得的，即使是遇上了一聖，晚輩自己脫身還不成問題……」

顏菁菁接口道：「這個辦法絕對行不通，魯南一劍錢百川本人就是個狠角色，何況三龍一聖比誰都狡猾，在此時此地，你沒有理由一個人去逛賭場，除非是你把朱總兵他們也一起帶去。」

尤不平一怔道：「這個賭注我可下不起，別說朱大人還受了重傷，就算他沒有受傷，在

下也不敢冒這個險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所以我說你的辦法行不通，如果你眞想去，就不能以鏢客身分去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幹保鏢這一行的，大多愛賭，如果我換個身分，更容易引起對方猜疑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每一個人去都會受到猜疑，只要他們不排出三龍一聖來對付你，就不致有危險。」

這時一直沒有說話的醒丐蒯徹接口道：「對，顏姑娘的辦法，老化子認爲可行，今天蒙陰城來了不少京中要人，雖然他們是以遊客身分出現，但據窮家幫所獲得的消息，他們都是朝中的大人物。」

尤不平又是一怔道：「朝中的要員，怎麼會在這個時候來蒙陰，而又與晚輩去進寶賭場有什麼關係？」

蒯徹道：「老化子聽說顏姑娘的易容術天下第一，就請她把你改扮成京中來的大員，保證錢百川不會想到是鏢客喬扮。」

顏菁菁笑道：「晚輩確有此意，只是還沒想到對象，既然蒯前輩提供這條妙計，倒大可一試，而且我順便也替你找個侍從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侍從倒不必，我一個人行動還比較方便些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這個侍從本來由我擔任最適合，但我是個瞎子，恐怕未進門西洋鏡就被人拆穿了，所以我才決定由嬌嬌臨時充任你的侍從……」

尤不平忙道：「那怎麼行，顏姑娘好不容易才脫離三三會，怎可再朝虎口送！」

顏菁菁道：「你放心，我既然安排她做你的侍從，當然也另有準備，我絕不會讓她連累你！」

尤不平還想說什麼時，顏菁菁已將顏嬌嬌叫到一旁，低聲說了一陣後，才道：「妳就在此地行功，自認沒有問題了，先施展一遍，讓鏢客看看，他才能安心！」

尤不平輕輕一嘆道：「顏姑娘，妳可是將天竺的縮影術傳給了令妹？」

顏菁菁道：「我本來不想教她這門功夫的，但此刻情況緊急，我只好採用速成法，教她縮地千里，等你易好容，她也就練會了，我知道你也學過佛門的縮地千里，但這兩種功夫練法完全不一樣，你學的是要憑內功爲基礎，但天竺武學中的縮地千里，完全是走捷徑，激發生命的潛能，她練的又是天竺功夫，學起來也就快得多，以你們兩人的輕功，就算三龍一聖聯手，也留不住你們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只是去踩踩路子，幹嘛還一定要帶個侍從一起去！」

顏菁菁道：「這是氣派，扮什麼就得像什麼，你既是京城來的大人物，豈有跑單幫之理

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一向都是跑慣了單幫，怎麼打扮也不像個大人物料子。」

蒯徹道：「你尤老弟如果穿起龍袍來，恐怕連皇帝也要遜色三分。」

顏菁菁神色一動道：「蒯前輩難道見過當今皇上？」

蒯徹道：「老叫化年輕時就住在京城，討不到飯，常常到皇帝小廚房去偷東西吃，所以見過不少次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尤大俠跟皇帝比起來，有那些地方不同？」

蒯徹道：「他們都是一付斯文像，行動舉止，連高矮都差不多，只是皇帝比尤老弟稍爲胖些，皮膚也白一點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這都是小問題，我就把鏢客改扮成一個皇帝，也許能嚇唬他們一下。」

尤不平忙道：「這可不能開玩笑，冒充皇帝是要砍腦袋的，我現在還不想死！」

顏菁菁道：「你身上又沒有寫着皇帝兩個字，雖容貌像了一點，但你可以不承認，別人怎麼稱呼，你可以給他們來個不理，最好能更多加一點神秘感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如果眞的遇上京中大員，我不是馬上就現了形！」

顏菁菁道：「眞的遇上朝中大官，他們不會在人多場合相認的，反而會暗中保護你。」

尤不平還想反對時，魯達已接口道：「老化子以爲顏姑娘這個辦法不錯，就算是三三會控制了中原武林，他們也不敢公然傷害皇帝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當今皇上很英明，他怎麼可能跑賭場！」

魯達道：「這只是權宜之計，何況跑賭場的並不全是壞人，探求民隱，也只有在這種地方才能查出眞相。」

尤不平只好不再說話了，而顏菁菁已在着手替他易容。

她雖然目不能視，但動作却異常老練，從懷中掏出幾種藥物，用清水調好，而後倒在掌心裡，經過一陣揉搓，即在尤不平臉上開始抹起來。

她的動作很快，沒有好久，尤不平已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，容貌斯文，却有一種自然威嚴。

蒯徹忍不住叫好道：「像極了，顏姑娘果不愧易容名家，只是年齡大了一點……」

顏菁菁道：「前輩看見皇帝時，至少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他怎麼還能是二十年前的老樣子！」

蒯徹點頭道：「對，難得顏姑娘如此細心，老叫化確是在二十年前見到皇帝。」

顏菁菁又沾了一點水，將尤不平雙手也搓上一陣，才道：「差不多了，這種藥有效的時

間是四個時辰，你現在就是帶着劍去，人家反而以爲那是掩飾，絕不相信你是一位超級劍手！」

尤不平看看自己的雙手，那些老繭都不見了，倒像是從不做事的書生。

顏嬌嬌這時也行功醒來，他看看尤不平，不禁一呆道：「大姊，妳的手法眞高明，如不是這套衣服，我眞不敢相信他就是鏢客！」

顏菁菁道：「妳既然行功完畢，就先試試成就如何，到城裡去弄兩套衣服來，一套是妳自己穿的，一套是給鏢客的，但必須配合你們此時的身分，快去快回，現在時間已經不早。」

顏嬌嬌應了一聲，身形輕晃，脚下僅跨出兩步，人已到了二十丈外。

蒯徹一呆道：「顏姑娘，這就是妳所說的天竺縮影術，老叫化如不是親眼所見，眞不敢相信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舍妹學的只是入門功夫，她如練到大成，根本就看不到人影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種功夫在行動上雖然較其他的輕功快出數倍，但練的人却要付出相當代價，武林中眞正以輕功出名的，却不是縮影術。」

顏菁菁有些不服氣的道：「除了你的縮地千里以外，我不相信江湖上還有更好的輕功！」

尤不平笑笑道：「顏姑娘對中原武林人物太陌生了，此地就有兩位名家，他一直在等着

咱們的行動。」

顏菁菁微微一怔，已有所覺，她冷笑一聲道：「既有高明當前，我倒要領教一下……」

她說着話，人已朝右首的一塊山石撲去。

可是她身形才飛出五丈左右，石後已同時躍起兩條身影，一衝數丈，等着顏菁菁越過山石時，他們已奔出三十丈外。

尤不平冷冷一笑道：「朋友，你們跑不掉的，在下既然發現了，只好算你們運氣壞……」

他剛說到這裡，冲起疾奔的那兩條身影，却又從空中自動的摔了下來。

顏菁菁這時也剛好奔到，她一手一個將二人提了回來，狠狠朝地上一摔，道：「尤大俠，還是你行，這兩個人輕功確實高得驚人！」

尤不平聳聳肩道：「他們是中原武林出名的草上雙飛，聽說他們如全力施展輕功，可以追上天空的飛鳥！」

蒯徹道：「可是他們仍躲不過你的大豆子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第一次用的是賭怪最成名手法，一條龍居然被他們躲過了。」

蒯徹道：「他們怎麼還被你點住了穴道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發覺他們時，並不知道他們是草上雙飛，只知他們輕功很高，居然潛進

到五十丈內，我才有了警覺，所以我在一條龍之後，又以廻旋手法，發出一招千臂哪吒的招式，龍擺九尾！」

蒯徹輕嘆道：「老弟，你眞是位奇才，燕玄的龍擺九尾，有人研究了幾十年都無法破解，你却僅看一遍就會用了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晚輩有一位師父，也是來自天竺，他的武功並沒有什麼驚人之處，但對天下暗器名家却瞭如指掌，我第一次遇見賭怪，破了他最拿手的白骨牌，也就是根據這位師父的口述心得。」

顏菁菁神色一動，道：「你那位師父叫什麼名字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知道，除了先父外，其餘九位師父姓名我都不知道。」

顏菁菁略顯失望，但魯達却接口道：「老弟，老叫化有個不情之請……」

尤不平笑道：「晚輩知道草上雙飛和窮家幫頗有淵源，所以我剛才出手時，故意讓開他們的要穴。」

魯達一怔道：「這件事江湖中很少人知道，老弟是聽誰說的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是先父臨終時告訴我的，他說草上雙飛是兩位無名俠盜，由於江湖中人對他們誤會太深，所以逼得他們一直在暗中做些俠義行爲。」

魯達道：「令尊還說什麼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們都是出身窮家幫門下，先父當年曾經遭到他們伏擊過……」

魯達道：「原來這其中經過老弟早就知道了，當年伏擊令尊，實是出於誤會，掌門人爲這件事，至今還一直感到不安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經過的情形，先父都知道，他還一再交代晚輩，不得跟草上雙飛過不去，我先前以爲是三三會的人，才貿然出手。」

魯達道：「老叫化替他們代謝老弟手下留情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晚輩應該謝他們兩位才對，因爲他們從城裡引出來不少人，否則咱們還沒有動身，行踪已先被人摸清了！」

魯達神色一動道：「老弟，咱們好像已被人包圍了！」

尤不平傳音道：「來的人中，有慕容九在內，另外有一個人武功比他還高，不知會不會是三龍一聖中人。」

魯達道：「老叫化過去摸一下底細如何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們已經包抄過來了，咱們先看清來的都是些什麼人。」

魯達看看草上雙飛，尤不平已先接口道：「他們兩位穴道早就解開了，他們躺着不動，

可能也是爲了等機會，給對方一個措手不及。」

魯達見二人果然都換成了攻擊的姿式，他還沒來得及說話，顏嬌嬌已像風一般的飛了進來。

她微微喘着氣道：「鏢客，情況好像有點不對，慕容九怎麼又回來了？」

尤不平怕她說出追影粉的事，趕忙接口道：「他六個兄弟都死在無毒洞中，當然嚥不下這口氣，他請來高手，準備回去找長仙子算賬。」

顏嬌嬌道：「我在進城時，看到董堅出來，怎麼三三會的高手都到了蒙陰？」

尤不平神色一動道：「董堅也來了，妳沒有看錯吧！」

顏嬌嬌道：「他燒成灰我也認識他，聽說他那兩隻鐵鷂子，有一隻就是被你殺死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錯，如果眞是董堅來了，倒省得我再跑一趟興安嶺。」

顏嬌嬌道：「你去興安嶺可是爲了救陸小雲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在下曾答應董堅之約，在我未去興安嶺之前，他不得爲難陸姑娘。」

顏嬌嬌道：「董堅這個老色鬼，連畜牲都不如，陸小雲早就被他逼得跳下懸崖自殺了！」

尤不平一驚道：「眞的？董堅如果敢逼死陸姑娘，我勢必大開殺戒，只要是三三會的人，遇到我手中，一個也別想活！」

顏嬌嬌有些不高興的道：「陸小雲跟你的關係大概是很不錯吧！才值得你如此關懷她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在關外八道溝只見過她一次面，什麼關係也談不上，因爲我說過要去救她的，絕不能失信於一個女孩子。」

顏嬌嬌道：「她死都死了，你還救誰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殺了董堅之後，還是要找上興安嶺，在陸小雲喪生的懸崖中，找回她的屍體，也算是對她有了交代。」

顏嬌嬌道：「你眞是一個多情的種子，對一個死人，還值得你如此拚命。」

尤不平沉聲道：「顏姑娘，妳要弄清楚，我和陸小雲之間，沒有任何感情，只有道義。」

顏嬌嬌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和劍客之間有沒有感情？難道也只是一種道義？」

尤不平冷下臉道：「這是我和劍客之間的事，妳似乎沒有權過問！」

顏嬌嬌一呆道：「你……你原來是這樣一個人……」

她說完轉身就跑，顏菁菁連叫數聲她都沒有回頭，只好嘆口氣道：「鏢客，我很抱歉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妳這個做姊姊的已經盡到責任了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我實在不應該教她這種功夫的，將來她還不知道會做出些什麼事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聽其自然，不必去勉強她……」

只聽一個陰森森的口音道：「尤大俠，你的艷福眞不淺，難怪在無毒洞中，那種情況下你都能不動心！」

尤不平冷冷的道：「你也不錯，那一手表演得還眞像，連我都被騙過去，只可惜你那六個伙伴死得不明不白！」

這個說話的是陰煞無常慕容九。

他自暗影處慢慢走了出來，却是一臉陰晴不定之色。

蒯徹道：「慕容九，你來得正好，咱們還有一筆舊賬，也該算算了！」

慕容九道：「你們兩個叫化子還是先站到一邊去涼快吧！老夫是爲了草上雙飛來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很抱歉，你來慢一步，他們在古北口偷去我一千萬兩黃金，那是救災官銀，今夜無意中捉住他們，我總算有了交代。」

慕容九一怔道：「他們能從你身上偷走一千萬兩黃金，那是轟動武林的大事，老夫怎麼沒有聽說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鏢客失鏢，並不是一件很光榮的事，還有什麼值得宣揚的。」

慕容九道：「你現在還不是說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抓到草上雙飛，就算是找回失鏢，現在說出來也沒有關係。」

慕容九笑道：「怪不得你打扮成這一付帝王之相，大概是想到城裡撈本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聽說京中來了不少大人物，本來是想從他們身上撈回一點，却沒想到在此地遇上草上雙飛，看來這次是淨賺不賠！」

慕容九道：「京中是來了不少人，但他們的銀子却不是你想像中好撈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難道他們都是賭場郎中。」

慕容九道：「那倒不是，但却是大內的一流高手，你這個總兵府特使身分，只怕不看在他們眼裡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在賭場上是憑點子分輸贏，他們官再大也壓不倒我。」

慕容九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他們準賭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忘了我是鏢客，什麼的場合我沒見過，京城裡出來的人，除了嫖就是賭，他們此時早已成了魯南一劍錢百川進寶賭場的座上客了！」

慕容九道：「你的消息果然靈通，但你想從他們身上擠出一千萬兩黃金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不過老夫很想跟你談一票生意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票生意恐怕談不攏，因爲你出不起我需要的價錢。」

慕容九道：「你知道我想談的是什麼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當然知道，你想買下草上雙飛。」

慕容九一怔道：「果然高明，老夫就以一千萬兩黃金作爲他們兩人的贖身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買，你應該知道我是靠什麼起家的，追回失鏢，最少也得補償我三倍。」

慕容九怒聲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你這不是成了變相的敲詐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就算是敲詐，在下也是憑的眞才實學，我如果不截下他們，你能追得上嗎？」

慕容九道：「老夫如果放棄這兩個人，你的一千萬兩黃金也照樣泡湯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在下從不做賠本生意，我相信他們兩人身上所携帶的貨，絕不止三千萬兩黃金！」

慕容九臉色一變道：「你知道他們身上帶的是些什麼貨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現在還不知道，等我搜過他們身就知道了……」

慕容九乘他說話之際，閃電似的劈出一掌。

尤不平冷哼一聲，一翻左腕，已出掌硬接。

可是慕容九却未出全力，他被尤不平掌風一震，反而借機斜飛，快如閃電般已飛落到草

上雙飛的停身處。

而且他人才落地，雙手已迅疾無比的分別扣向二人左右手脈門。

他的動作快得連站在旁邊的睡、醒二丐都來不及搶救，眼看雙手已搭上二人的腕脈，但在這間不容髮之際，突然自草上雙飛手中閃起兩道寒光。

緊接着是一片血光飛洒，慕容九身子又倒飛了回去，却正好迎上魯達擊出的打狗棒。

這一連串的動作，慕容九還沒有看清是怎麼回事，腦袋已被敲得稀碎，當時就倒地不動了。

而在慕容九發動攻勢的同時，四周暗影處已連續撲出十三條身影。

這十三個人居然有九個攻擊尤不平，四個圍攻顏菁菁。

這十三個人都算得上頂尖高手，尤其是攻向尤不平的九個人中，有一個蒙面人，他的劍術竟比慕容九還要高出數倍。

尤不平對這個蒙面人似乎特別注意，所以他一直沒有出劍，也沒有施展殺手，因此反而被逼得不停後退。

但顏菁菁力戰四名劍手可就顯得異常吃力了，這四個人不但劍術怪異，他們身法却更怪，顏菁菁發出三次天狐針，都被他們很輕易的閃開了。

睡、醒二丐和草上雙飛這時也加入了戰鬥，草上雙飛直逼攻向顏菁菁的四名劍手。

這兩名俠盜雖然出身窮家幫，但他們用的却不是打狗棒，而是九節鞭，却正好配上顏菁菁的流雲袖。

這一來戰況立時改觀，十招不到，四人中已有一人被九節鞭擊碎腦袋，死於非命，一人雙腿被掃斷，另一人却被顏菁菁的流雲袖勒住脖子，活活的勒死了。

眨眼間四人已去其三，還剩下一人正想逃走，却被草上雙飛的雙鞭一左一右纏住了他的雙臂，竟將他硬扯成兩片。

顏菁菁喘了口氣道：「多謝二位援手！」

草上雙飛笑道：「用不著客氣，我叫草老大，他是我弟弟，叫草老二，咱們都是草莽之輩，所以沒有名字。」

顏菁菁知道他們不願說出眞名，也只好笑笑道：「二位都是草莽豪傑，晚輩久聞大名。」

草老大道：「姑娘還是去把令妹找回來，她一個人在蒙陰城亂跑，很容易出事情，老朽兄弟先到進寶賭場去探探路子，有什麼消息我會告訴尤老弟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晚輩擔心舍妹也去了進寶賭場。」

草老大一怔道：「是有這個可能，老朽得先走一步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晚輩跟二位一起去！」

草老大道：「姑娘還是留下來幫忙鏢客吧！老朽兄弟一向是獨行慣了，如遇到令妹，我盡量設法勸她回來……」

他們說着話，身形閃動間，人已到了百丈外，顏菁菁如追下去，並不困難，但她知道草上雙飛不肯與人同行，所以她並沒有勉強，一個人反而輕悄悄的朝一座樹林走去。

這座林子並不大，她很快就轉了一圈，而後又以極快的速度繞到尤不平等人打鬥場所的一塊岩石後面。

由於睡、醒二丐的加入，尤不平壓力已減輕不少，而且他這時已經看出了那個蒙面人的來歷，因此也就引起了他的殺機。

他在右手拍出一掌時，左手已絲毫不動聲色的發出十六粒大豆子。

他襲擊的目標却不是蒙面人，而是另外持劍的八個老人。

這八個人劍術都很高，可能僅次於慕容九，但慕容九被魯達打狗棒出手一招殺死後，反而使他們有一種說不出的懼意，所以在動手時，他們的招式都未發揮全力。

否則憑睡、醒二丐想攔住他們，還眞沒有那麼容易。

尤不平發出十六粒大豆子之後，他的劍終於出鞘了。

第一招他沒有攻人，但也沒有人看清他是怎麼出手的，而蒙面人臉上的蒙面巾，却被他的劍挑落了。

這個人赫然是董堅，但尤不平却一點也不感到驚奇，反而冷笑道：「我早就知道是你了，雖然你將劍招改變不少，但你的基本入門功夫永遠也改不掉。」

董堅厲聲道：「老夫一直不肯施展殺手，是準備讓你死在興安嶺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三三會的高手既然都已入關，興安嶺大概只留下一個空城計。」

董堅臉色一變道：「你小子知道太多了，老夫絕不讓你活過今夜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是以後的事，在未動手之前，我想先問你兩件事。」

董堅道：「你問吧，反正你是活不久了！」

二六

尤不平道：「陸小雲可是已被你逼得跳下懸崖自殺了？」

董堅道：「不錯，那個丫頭不識抬舉，是她自己找死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不是答應過我，在我未去興安嶺之前，負責她的安全嗎？」

董堅道：「她自己願意死，與老夫何干！」

尤不平臉色一寒道：「你離開興安嶺來到蒙陰，大概也是自己願意死吧！」

董堅獰聲道：「小子，你已經死到臨頭了，還有什麼問題快問吧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必問我也知道了。」

董堅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？」

尤不平左手一指那八個老人道：「我原先是想問問他們的來歷，考慮是否該殺了他們，但現在我已經知道他們的身分了！」

董堅不信的道：「你知道他們是誰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海外八怪，他們都是一批海盜，却跟你們這些山賊勾結在一起了！」

董堅哈哈一笑道：「可惜你知道得太晚了，而那兩個老叫化也是死了，八位你們都聽到了，快點加把勁，先宰了那兩個要飯的！」

但回答他的却是幾聲慘嚎，八個人在他說話中已倒下四個。

他們都是被睡、醒二丐的打狗棒敲破了腦袋。

董堅幾乎不敢相信的道：「你們八位的劍陣……」

他話未說完，另外四個也倒下了。

董堅暗中一驚，尤不平却冷笑道：「你是高興太早了，就憑他們幾個海盜，也想困住窮家幫的睡、醒二丐！」

董堅厲聲道：「放屁，那兩個叫化子算什麼東西，他們練成了一座劍陣，是會主親手教的……」

尤不平却在他說話之際，突然攻出一劍。

董堅怎麼也沒想到以鏢客的爲人，會在這種情況之下出劍，他一連躲避三次，匆忙中還擊兩劍。

可是尤不平的劍出得太快了，而攻的位置更是出人意外，他的劍像靈蛇一樣，始終不離董堅的左臂琵琶穴。

董堅被逼得已退出一丈多遠，却就是躲不開。

最後不由橫了心，一滑左步，右手長劍已反削向尤不平的右臂。

董堅的劍術造詣，比慕容九又不知高出多少倍，他這一招不僅是快到了極點，而且也是心存兩敗俱傷的打法。

可惜他遇上的對手是尤不平，他的劍才一出手，尤不平已整個失去了踪影，緊跟着是琵琶穴上一陣刺骨的劇痛，一條左臂已與身子分了家。

董堅連退兩丈，忍着痛道：「小子，老夫聽說你在江湖中還像個人，想不到你是如此卑鄙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這一手完全是跟你學的，你當年也是用這一招殺了傳授你武功的人，我曾答應過他，用這一招殺你替他報仇。」

董堅獰聲道：「老夫雖失去一條胳臂，還沒把你小子看在眼裡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知道你的劍法中，有幾招殺着，可是那需要左手配合，現在你左臂已廢，那套劍法也就沒有多大用處了！」

董堅臉色一變道：「你是聽誰說的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是跟誰學的，就是誰告訴我的，當年你設計廢了他的左臂，還不是因爲

他那一套左手劍。」

董堅道：「你已學會了那套劍法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應該是差不多了，馬上我就讓你見識一下這套劍法威力！」

董堅厲聲道：「好，老夫就見識一下，你比老鬼當年的修爲如何？」

他說着又向後退了一丈多遠，並且作出一個發劍的姿式。

尤不平淡淡的道：「在長白牧場，你這套劍法我就見過了，又何必再裝腔作勢！」

董堅道：「那一次交手，咱們雙方都保留了很多，如不是你剛才那一劍，我幾乎低估了你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是高估了自己，假如你不逼死陸小雲，我今夜還是不準備殺你。」

董堅道：「老夫聽說你的馭劍術已有大成，此話可是眞的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眞假光憑聽聞是沒有用的，等你試過了就會知道。」

董堅乘機吞下兩粒藥，道：「玉鵰沒有隨你來嗎？」

尤不平神色一動道：「當然來了，只要你不想逃跑，我決定在劍術上殺你！」

董堅獰笑道：「老夫已經失去了一條胳臂，我還會相信你的鬼話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信不信由你，我現在就要出劍了，你準備好……」

但董堅却突然發出一聲長嘯，在嘯聲中他身形已躍起數丈，破空逃走。

尤不平冷哼一聲，身和劍已經連成了一條直線，緊隨他身後追去。

可是在這同時，空中已飛降下一點灰影，其快如電，眨眼間，距離董堅已不到十丈。

那團灰影正是董堅帶來的鐵鷂子，只要董堅跨上鐵鷂子，尤不平劍術再快也追不上。

眼看已剩下五丈不到，董堅就可坐上鐵鷂子背上，尤不平不由大怒，一催丹田眞氣，長劍突然脫手飛出，快似一道強弩，自董堅背心穿入。

而在這同一時間，地面荒草中也迅疾無比的飛起一柄長劍，却剛好自鐵鷂子肛門穿進，而自牠喉結處穿出。

鐵鷂子全身刀劍難傷，只有肛門才是牠的致命傷，這位隱身暗中的人脫手飛劍，却正射中牠的致命處，明顯的這不是巧合，而是他早已就摸清了鐵鷂子弱點。

尤不平那一劍，雖也將董堅射了個對穿，但却要不了他的命，因爲他早已有備，將內腑重要部位都暗用眞力移開了，他的想法也是準備硬挨一劍逃走。

可是半途飛出來這一劍，殺了鐵鷂子，事實上却是眞正殺了他，鐵鷂子屍體落回地面時，董堅也跟着摔了下來。

不過他的人此時還沒有斷氣，呆呆的望着鐵鷂子屍體上那柄長劍，道：「好一招冷雲出

岫，草中朋友，你跟鏢客用的好像是同一招劍法……」

草中傳來一聲冷哼道：「你想盡了方法，還是沒有學全那套劍法，鏢客用的是冷龍擺尾，在你臨死前，總算開一次眼界！」

董堅道：「冷龍擺尾，那套劍法中，好像沒有這一招名稱……」

草中人道：「你不過偷走了幾張劍譜的殘頁，當然不會知道太多。」

董堅道：「胡說，那本劍譜老夫全部都看過……」

草中人道：「我知道你全部都看過，但那是假的，眞本你只偷走中間幾張殘頁。」

董堅恨聲道：「這個老鬼也眞該死，原來他早就對我有了防備。」

草中人道：「可是他最後仍然中了你的暗算，所以該死的應該是你！」

董堅道：「你是誰？跟那老鬼有什麼關係？怎麼會知道這件事？」

草中人道：「我知道的事還多呢！假如你把那幾張劍譜給我，你就會知道我是誰了。」

董堅道：「劍譜早已被我燒了，老夫既是將死的人，你是誰對我已不關重要。」

草中人道：「鏢客既然發出冷龍擺尾，他就沒準備讓你馬上死，至少還要半個時辰，劍上的潛勁才會激發出來，那時你全身功力盡失，肝腸寸斷，傷口開始流血，直到流完最後一滴血，你才會離開人世。」

董堅臉色大變，趕忙伸出右手到背後，準備拔劍。

而草中人却又冷冷笑道：「在你偷去的劍譜中，有一招叫冷鋒過境，你可記得？」

董堅道：「當然記得，老夫如果不是先中了尤不平的暗算，就準備用這招劍法殺他……」

草中人道：「你現在還有機會用這一招劍法，只要你把鏢客的劍拔出後，它就會自動變成冷鋒過境，而你下半截身子也將隨着招式變化而消失！」

董堅不信的道：「老夫雖然連受重創，自信還有能力控制劍招。」

草中人道：「你既然有此自信，爲什麼不試？」

董堅猶豫了一下，突然抓住劍柄，用力一拔，劍是拔出了，但劍身却自他背後劈開了背心，把他的人斜斜的劈成兩片。

董堅的頭沒被劈碎，連在右半面身子上，他居然還沒有死，而且還能說話。

他雙目瞪得大大的望着草叢，一臉獰怖之色道：「你到底是誰，你好狠……」

草中傳來一聲冷笑道：「比起來你還差得遠，我事先就告訴過你，劍身上不能碰，是你自己逞能。」

董堅道：「這招劍法根本就不是叫做什麼冷龍擺尾，而是尤不平的暗器手法，蘊着潛勁未發……」

草中人道：「不錯，冷龍擺尾不但要有雄厚內力，而且還要有高明的手法，才能發揮出它的威力，放眼江湖，也只有鏢客才能把這招劍法練到這等境界！」

董堅似乎還想說什麼，但他瞪了瞪眼，終於斷了氣。

尤不平望望那片荒草，道：「朋友，多謝你的援手！」

草中人道：「我只殺了一頭扁毛畜牲，根本就沒幫上忙，董堅中了你那一劍，就算他跨上鐵鷂子，被空中強烈夜風一吹，激發劍上的潛勁，他還是難逃一死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朋友對在下的家當摸得很清楚，可否請出一見？」

草中人道：「相見不如不見，還是免了吧，咱們後會有期……」

只見草葉起了一陣輕微擺動，聲音已到了數十丈外。

尤不平微微一怔道：「好快的身法，不知道這個人是誰……」

顏嬌嬌的聲音突然起自他的身後道：「我知道她是誰，也許很快就會和你見面。」

尤不平有些意外的道：「顏姑娘遇上草上雙飛前輩了，妳知道這個人是誰？」

顏嬌嬌點點頭道：「她就是你日夜想念的陸小雲，她好像很恨你，所以不肯出來和你見面。」

尤不平又是一怔，道：「顏姑娘怎麼知道她是陸小雲，而且她也沒有理由恨我。」

顏嬌嬌道：「我沒有遇見草上雙飛，却在半途遇上陸小雲，就一路跟了下來，她大概是因愛生恨吧！」

尤不平恫聲道：「顏姑娘，我早已跟妳說過了，在下和陸小雲只見過一次面，根本談不上愛和恨，我答應去興安嶺救她，只是基於道義。」

顏嬌嬌還想說什麼時，顏菁菁却從暗中走了出來道：「你們不是要趕去進寶賭場嗎？爲何盡談一些不必要的問題，再過一會天都快亮了，要去就快一點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在下還是自己去，我對賭場的行情，比顏姑娘熟悉得多，應付起來也容易。」

顏嬌嬌冷聲道：「好，你先請吧，我不會妨碍你和陸小雲的約會。」

尤不平聳聳肩道：「謝謝三小姐的完成……」

他話未說完，人已失去了踪影。

顏菁菁嘆了口氣，却沒有說什麼，但顏嬌嬌也一語不發，放眼疾奔而去。

魯達輕輕咳了一聲道：「顏姑娘，老叫化希望妳對令妹的行動，能多加注意……」

顏菁菁苦笑道：「晚輩實在不該把縮影術傳給她，但她如眞做出違背江湖道義的事，我會親手殺了她。」

魯達也只是發出一聲嘆息，即與蒯徹雙雙離去。

尤不平離開衆人後，即直撲進寶賭場，他表面上雖然沒有說什麼，其實他內心中對顏嬌嬌有一種說不出的厭惡感，如果不是顏菁菁，在古北口他可能就會殺了她。

由於情緒的關係，他在不知不覺間，已將輕身功夫運集到十二成，在越過蒙陰城時，他竟像一溜青烟般，凌空飄了過去。

當他整理一下衣服，正準備向進寶賭場走去時，才想到臉上已被顏菁菁易了容。

這一來反而使他有些爲難了，他不知該用什麼身分去進寶賭場。

他知道顏菁菁的特殊易容術，除了她的獨門藥物外，是無法洗掉的，他猶豫了一下，正準備到附近人家去弄套高貴衣服，但在這突然間，他雙目已閃過一道寒芒，右手剛剛抬起，暗影處已響起草上雙飛的聲音道：「尤老弟，是我，咱們給你送衣服來的。」

尤不平一怔道：「兩位前輩等在此地，大概還有比衣服更重要的事吧？」

草老大道：「不錯，咱們已去了一趟進寶賭場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可有什麼發現？」

草老大道道：「那裡聚集了不少江湖人，而且是三教九流人物都有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可有京城來的人物？」

草老大道：「有，但令人驚奇的是，京城來的人中，居然有一個跟老弟易了容後的像貌一模一樣……」

尤不平有些意外的道：「有這種事，難道說連皇上也來到了蒙陰？」

草老大道：「老朽想了很久，如果魯化子沒有記錯，這個人可能眞的是皇上。」

尤不平想想道：「晚輩對這種打扮，本來是存着開玩笑的心情，既然是眞皇帝來了，我倒決定冒充一番，說不定會有更大的收穫！」

草老大道：「老弟，這可不能開玩笑，冒充皇上是要砍頭的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身上又沒寫着說我是皇帝，誰也不能說我冒充，天下像貌相同的人多得很！」

草老大道：「萬一那個眞皇帝問起你的來歷、姓名怎麼辦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隨便說個名字就可以了，而且在那種場合，他也不敢承認他是皇帝。」

草老大道：「老弟既然決定要去，老朽已替你準備好了服裝，那個天竺女娃的易容術雖然高明，但究竟受了視力所限，有些地方老朽再替你補充一下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顏菁菁的易容藥物是天竺秘製，前輩的藥物加上去，不會發生相剋作用？」

草老大笑道：「老朽的藥物也是剛從顏菁菁身上摸來的，却沒想到現在就派上用場了！」

他說着已掏出藥物，用水調勻，輕輕的在尤不平臉上揉動。

但站在旁邊的草老二這時却像鬼魅般，欺到尤不平身後，迅疾無比的連點了他的將台、玉枕、幽門等五處大穴。

尤不平的身子被震得跳了一下，就站在那裡不動了。

而草老大這時也停下了手，獰笑道：「鏢客，江湖上都把你說成了神，老夫也以爲你是個了不起人物，想不到如此輕而易舉的就把你活捉了！」

尤不平冷聲道：「你們不是草上雙飛？」

替他易容的那個老人道：「你這不是多此一問，草上雙飛那兩個老偷兒，此時比你也好不了多少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們身上穿的衣服明明是草上雙飛的，剛才在打鬥時，前襟染的血還在呢！」

那老人道：「你倒是很細心，幸虧老夫事先剝下他的衣服穿上，否則還眞瞞不過你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草上雙飛人呢？他們可是被你殺了？」

老人道：「一個活人可以抵上三個死人價碼，老夫當然不會隨便殺人，因爲那是一種損失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們也是三三會的？」

老人道：「老夫什麼會也不是，但捉住你就有一大筆銀子好賺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們能給你多少銀子？」

老人道：「很難說，因爲你是鏢客，老夫可以把價碼開高一點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既然知道我是鏢客，當然也知道我有的是銀子，你們放了我和草上雙飛，我也答應送你們一大筆銀子。」

老人冷聲道：「鏢客的銀子豈是好賺的，等咱們交了貨，你不妨自己跟一聖談條件，他似乎也無意殺你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的目的既然是銀子，何不作個人情，我開出的價碼絕不致低於三三會，而且以後咱們還可以作個朋友。」

老人似乎有些心動，另一個老人却接口道：「老大，你別把煮熟的鴨子又弄飛了，尤不平的機智狡詐，在江湖中可是出了名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在下却不承認你的說法，有時我喜歡多動點腦筋是事實，但是鏢客的金字招牌，誰也不能否認。」

老人還想說什麼時，老大已接口道：「老二，這件事等下再說，好像有人來了，先把鏢

客送與草上雙飛一起，看看來的是誰，如份量不夠，就乾脆做掉他！」

老二點點頭道：「可能是顏家那個丫頭，你把尤不平送過去，我留下來攔截她們。」

老大道：「你要小心一點，假如那兩個老叫化也湊上了，最好還是別惹他們。」

老二應了一聲，但老大已夾起尤不平，翻過一道院牆，而後停身在一間空屋中。

但屋裡却早已併排的躺着草上雙飛兄弟倆。

他們都已被點了穴道，見尤不平也被夾進來，目中顯出焦急神色，却說不出話。

那個老大陰笑道：「草上雙飛，老夫替你們找個伴來，如果價碼談攏，你們兩個也將跟着沾光。」

尤不平向草上雙飛笑笑道：「二位跑了一輩子江湖，怎麼也着了他們的道？」

老大冷聲道：「鏢客，你快點給我閉上嘴，這個地方可不容你大呼小叫！」

他口中說着話，已伸手去點尤不平的啞穴。

可是他的手才伸出一半，却就那樣停在那裡不動了。

尤不平已極快的解開草上雙飛穴道，並替二人推拿一陣，道：「前輩，這兩個人是千面雙魔，老大已被我點中死穴，那個老二還在外面，我得去把他弄進來。」

草老大微微怔了下神，有些意外的道：「老弟，千面雙魔點穴手法獨特，你是怎麼衝開

穴道的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的穴道根本就沒有被點中。」

草老大道：「老弟是使用移穴大法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們雖然穿着二位衣服，可是我第一眼就認出他們不是二位，當時我只要一出手，就可以殺了他們，但想到前輩等安危，只好將計就計，假裝被點中穴道，而後就被帶到此地。」

草老大嘆了口氣道：「老弟智慧果然超人，竟連千面雙魔的易容術都瞞不過你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晚輩如一見面就揭穿他們的僞裝，再想救出二位，恐怕要花不少的時間。」

草老大道：「老弟爲了老朽兄弟，你這個險冒得太大了，千面雙魔已練成了魔功，他們如施展起來，可以使人神智、武功消失於不知不覺間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們的魔功比起長仙子的魔女大法，還差得遠，不過這兩個人一個也不能留，因爲他們的易容術確已到了眞假難辨的地步，我如不是發現他們眼神中邪氣太重，還眞誤以爲是二位。」

草老大道：「他們攔路跟老朽兄弟見面時，是穿的睡、醒二丐化子裝，所以咱們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，就被制住了穴道。」

尤不平暗中一驚道：「難道魯、蒯兩位前輩也遭到他們暗算？」

草老大搖搖頭道：「老朽事後才想到，那兩套化子裝根本就是他們仿造的，因爲鈕孔和腰結都不對，可是咱們發現已經慢了一步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二位現在覺得如何，如運功還有不適之處，就留在此地再調息一會，晚輩去把那個二魔也弄到這裡來。」

草老二從地上站起來道：「咱們都沒有受到內傷，穴道一解開就沒事了，還是一起走吧，老朽擔心那兩位顏姑娘也着了他的道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來人如果是顏嬌嬌，却很難說，他遇上的如是顏菁菁，只怕吃虧的還是二魔自己。」

草老二道：「那位顏大姑娘雙目不是罹患殘疾嗎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錯，她是罹患天殘，但是她的一身所學，究竟到了什麼程度，連我也弄不清楚，她雖然看不見，但二魔的易容術絕對瞞不過她。」

草老二道：「老朽忘了她也是易容高手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與易容高手無關，顏姑娘雙目既然失明，她當然不會憑視覺辨眞假。」

草老二道：「這位姑娘的鼻子一定很靈了……」

他話未說完，夜空中已傳來一聲輕笑道：「二先生說對了，晚輩的行動大多是靠着鼻子和耳朵……」

笑聲未落，他面前已飄下一條人影，正是顏菁菁。

她左手中還提着千面雙魔的老二，輕輕一摔，竟將大魔的屍體撞倒，却併排的躺在一起。

草老二細看一眼，驚聲道：「二魔也死了？」

顏菁菁道：「他冒充前輩，連聲音學得也很像，可是我人還在十丈外，就聞出了他身上魔味，他以爲我是個瞎子好欺侮，居然想用天魔指傷我，結果却中了我一筒天狐針。」

草老二面現欽色道：「千面雙魔在江湖中是出了名的難惹人物，大魔却糊裡糊塗的中了尤老弟的暗器喪生，二魔居然在一招之內就死於姑娘的天狐針下，這恐怕是他們兩個魔頭做夢也想不到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咱們都是仗着取巧，如擺明了動手，只怕沒有這麼簡單。」

草老二道：「以老弟的一身修爲，擺明了雙魔也不會好到那裡去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此地不止千面雙魔兩個人，暗中應該還隱伏有高手。」

草老二一怔道：「他們如果還有同黨，似乎不應該眼看着二魔的死亡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物以類聚，以千面雙魔的爲人，他的同伴也不會是什麼好東西，這種人在

江湖中沒有道義可談的，大多還是爲了利益結合。」

草老二道：「老弟可知道是些什麼人？」

尤不平反問道：「前輩可知道這間房子的主人是誰？」

草老二有些意外的道：「老弟對蒙陰還不大熟悉，這間房子主人是李萬戶，他在蒙陰城是出了名的大善人，因爲他的房子多，所以空屋也多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二位認識這位大善人嗎？」

草老二道：「認識，而且有時還找他周濟一些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位善人武功如何？」

草老二道：「他根本就不會武功，由於他熱心公益，從沒有聽說他有仇家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李萬戶既是二位的舊識，在下想見他一面，有事就教，不知方不方便？」

草老二道：「沒有問題，李萬戶最好客，尤其是老弟肯登門拜訪，只怕他歡迎都來不及！」

尤不平苦笑道：「前輩可別先把話說得太滿，我這個鏢客，在江湖上名聲並不好，走到那裡，總是會給人家帶來一些災害。」

草老二道：「老弟說的那裡話，江湖中有誰不知道鏢客是武林正義的支柱，仗三尺劍，鋤人間不平事，以天下爲己任，是眞正代表俠義道精神……」

尤不平聳聳肩道：「前輩這頂帽子，壓得我可受不了，行俠仗義闖江湖，我絕不是那種料子，保鏢賣命，是爲了銀子，殺人流血，也是爲了銀子，而且我的人生也只有三大嗜好。」

顏菁菁忙道：「那三大嗜好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銀子、賭、女人，缺少一樣，我的鏢客招牌就得收攤子了！」

顏菁菁冷聲道：「到目前爲止，你的嗜好似乎還沒有一樣實現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馬上就會實現了，我請草前輩幫忙引見李善人，就是想找他借一筆銀子，豪賭一場……」

草老二道：「老弟說的如果是實話，恐怕你很失望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說的全是實話，李善人如果不肯幫忙，他這善人之稱，豈不成了欺世盜名！」

草老二道：「李萬戶生平最痛恨的就是賭，除了賭而外，其他的困難都好講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只要替我引見就行了，其他的問題，由晚輩自行跟他解決。」

草老二道：「引見沒有問題，李萬戶對老弟爲人甚感佩服，他還經常提你的名字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提我的名字並不一定就是好事，江湖中常提我名字的人，大多都想殺我呢

！」

草老二道：「李萬戶可不是江湖人，他提老弟的名字，是因爲敬仰你的爲人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所說如果屬實，那就更好辦了，憑我鏢客這塊招牌，向他預借五千萬兩黃全，大概是不會有多大問題！」

草老二一呆道：「五千萬兩黃金？老弟，你不是在開玩笑吧？」

尤不平正容道：「一點也不開玩笑，李萬戶既然是大善人，他的施捨當然是越多越出名。」

草老二道：「可是他的全部財產，也不過是老弟所要的數目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樣說我開價還少了一點，他已公開的財產是五千萬兩黃金，未公開的至少還有這十倍，再加上不動產，恐怕他可以買下半座蒙陰城！」

草老二還想說什麼時，一行人已經來到一座莊院面前，立時引起幾聲狗叫。

草老二道：「到了，待老朽前去叫門。」

尤不平低聲道：「不必叫門，咱們就越牆而入，反正前輩跟他是熟人！」

他口中說着話，已輕輕碰了顏菁菁一下，接着兩人身形一拔就是七八丈高，像是兩朵浮雲般，而後輕飄飄的朝莊院中落去。

草上雙飛雖以輕功成名江湖，但見了尤不平和顏菁菁的身法，也不禁嘆爲觀止。

草老大拉了草老二一下，二人也忙提眞氣，運足全力，隨後追去。

但當二人來到大廳門前時，尤不平和顏菁菁已被十多名持劍大漢圍困在中間，看樣子他們好像已動過一次手。

那批大漢對草上雙飛並不認識，爲首一人舉劍高揮，只見一片劍光閃動，竟連草上雙飛也一起困住了。

尤不平看看草老二，聳了一下肩，道：「前輩，這位大善人對咱們好像不歡迎！」

草老二道：「這些人可能是李萬戶新請來的護院，老朽向他們解釋一下。」

那爲首大漢道：「沒有什麼好解釋的，你們深夜闖莊，非偷即盜，如果束手就擒，見到了莊主，或許還會將你們從輕發落。」

草老二冷聲道：「你去告訴李萬戶，就說草上雙飛帶朋友來拜莊……」

那大漢不等他說完，已「刷刷」一連攻出十九劍，每一招都是致命之處，草老大趕過去兄弟聯手，才算擋過這一陣疾攻之勢。

草老二不由被他逼出怒意，道：「閣下這一手快劍很不簡單，老夫想再領教你幾手！」

大漢道：「你想死還不容易……」

他口中在說話，劍身已湧起漫天劍花，像雨點般疾洒出去。

但草上雙飛成名江湖近甲子，一身輕功獨步武林，所講究的就是一個快字，大漢的攻勢雖快，但也僅刺出十劍，草老二已到了他的背後，右掌平削，砍在他的後頭上，左手已抓向他握劍的右腕。

草老二並未存心傷人，所以那一掌砍的並不重，僅將大漢震得朝前衝出兩步，而他左手却適時扣住大漢右腕，正待吐力奪劍，誰知對方乘着弓腰之際，身子往前衝，左手却往後甩，一支飛鏢已快如閃電般，擊中草老二的右大腿。

草老二不由大怒，左臂運足全力一抖一震，已將大漢摔出三丈外，剛想伸手去拔左腿上的飛鏢，誰知就在這片刻間，他已感到全身無力，四肢麻木，「咕咚」一聲，跌倒在地上，再也爬不起來。

草老大暗中一震，趕忙擋在他身前，道：「老二，是怎麼回事？」

草老二低吟着道：「這賊子飛鏢上有毒……」

草老大道：「李萬戶是出了名的大善人，怎麼會請個用毒的來當護院！」

大漢道：「對付你們這批打家劫舍的匪徒，什麼手段都可以用！」

草老大道：「老夫等人如果是匪徒，李萬戶就是坐地分贓的強盜頭子！」

大漢冷笑道：「是又怎樣，你們既然闖進來了，一個也別想走！」

二七

草老大跳過去就想動手，尤不平却趕忙將他攔住道：「前輩，你先別忙着打架，看看二先生中的是什麼毒？」

草老大道：「老朽對用毒完全是外行，老二傷得好像不輕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在下略通一些偏方，讓我先看看二先生的傷勢！」

大漢獰聲道：「別說偏方，就算華陀再世，也救不活這個姓草的！」

草老大道：「他如果死了，老夫第一個就拿李萬戶來償命！」

大漢道：「等你過了咱們這一關，再說狠話，現在只怕連你自身都難保！」

尤不平在他們說話之際，已極快的餵了草老二一粒蜈蚣珠，並順勢拔出他腿上的毒鏢，暗運眞力，將他所中的毒從傷口處逼了出來。

大漢見尤不平用手去拔鏢，立時又改口冷笑道：「小子，你也差不多了！」

尤不平故作不解的道：「什麼差不多了，這毒鏢取出後，至少也要兩個時辰才能復元！」

大漢陰聲道：「兩個時辰，他早已被閻王請走了，你再給他陪葬，姓草的倒也不寂寞！」

草老大一驚道：「閻王請，你閣下是活閻王方世保？」

方世保冷冷的道：「你現在知道已經晚了，凡是被閻王請過的人，只有一條路可走，到閻王殿去報到！」

尤不平淡淡的道：「什麼叫做閻王請？」

草老大見他手中還拿著那支毒鏢，不由大急道：「老弟，那鏢上的劇毒就叫做閻王請，中人無救，趕快丟掉它！」

方世保道：「丟掉也沒有用，除非他把那隻胳臂也一起砍掉！」

尤不平似乎也有點緊張了，趕忙用力一甩，已把那支毒鏢丟到兩丈外，才撫着手道：「我的偏方專治奇毒，你砍下腦袋，我也不會砍掉這隻胳臂！」

方世保道：「老子倒要看看你的偏方……」

他剛說到這裡，人却一跳數丈，落下地時，喉嚨上却插着尤不平甩出去的毒鏢。

方世保的雙目充滿恐怖神色，却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尤不平聳聳肩道：「姓方的，你的運氣眞不好，這支鏢如果是中在別處，我的偏方一定可以治好，但現在你只好砍下腦袋了！」

方世保一臉都是悲憤之色，他抬起手來想再發毒鏢，可是他只做了個姿式，人就跟着倒

下了，而且這一倒，永遠都爬不起來。

尤不平拍拍手，走到草老二身前，道：「前輩感覺如何？晚輩久聞閻王請爲武林一絕，不知道我所配的偏方有沒有效？」

草老二站起身，長長吁了口氣，道：「豈止有效，簡直比仙丹還靈，老朽不但所中的閻王請上毒盡解，而且內功也較前充沛不少！」

草老大有些意外的道：「老弟，閻王請中人無救，江湖中還沒有聽說過誰能配出這種解藥，你的偏方是跟誰學的，有如此神效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是一個遊方和尚，我送他一罐子酒，他就教了我這個偏方。」

草老大神色一動，道：「這個和尚能解了閻王請上的毒，應該大有來歷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在下從來就沒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習慣，所以他是什麼來歷，我並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他是一個野和尚。」

草老大老臉一紅，不再開口。尤不平看看站在四周的十四名大漢，又道：「這位大善人似乎架子很大，他既然不肯出來，咱們就只好硬闖了！」

草老二道：「老朽以爲這其中有誤會，李萬戶跟我是多年朋友，他沒有理由不見咱們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二先生和大善人交往，有沒有超過三十年的時間？」

草老二道：「那倒沒有，老朽也是在蒙陰城認識他的，算起來也有七八年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七八年的時間不算短，他也許不再是七八年前的大善人了！」

草老二道：「這一點老朽倒可以保證，半個月前，咱們在蒙陰還見過面……」

他剛說到這裡，後院中已傳來一陣咳嗽聲，接着是兩名小童扶着一個老人走了出來。

草老二趕忙迎前兩步道：「李兄，你是怎麼着了，身體好像有些欠安？」

這個人正是李萬戶——李大善人。

他見到草上雙飛，急忙掙開兩名扶他的小童道：「原來是兩位草兄大駕光臨，你怎麼不早點通知老朽……」

草老大打斷他的話道：「咱們早就通知了，可是你李大善人請了一位好教頭，他差一點就要了我老二的命！」

李萬戶又連咳兩聲道：「草兄說的可是方總教頭，他功夫雖然不錯，但也不是草二兄敵手！」

草老大冷聲道：「論武功他也許不行，但他那一手閻王請，江湖中却沒有幾個人能躲得過！」

李萬戶道：「什麼叫做閻王請，老朽怎麼從未聽他說過這種東西……」

草老大道：「不是東西，是淬上劇毒，可以要人命的暗器！」

李萬戶啊了一聲道：「有這種事，老朽得問問方教頭！」

草老大道：「他已經無法回答你的問話了，你既然身體不好，就省點力氣吧！」

李萬戶道：「不行，老朽一定要問個清楚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裡，一眼瞥見倒在地上方世保的屍體，不由發出一聲驚叫道：「方教頭死了，出人命了！」

尤不平冷冷的道：「死的人不止方世保一個，還有千面雙魔也死在大善人的屋子裡！」

李萬戶臉色一變，道：「眞的？蒙陰城一向很平靜，怎麼會發生這種事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只是很平常的小事，大善人只要肯花錢，在下就有辦法消災！」

李萬戶看了尤不平一眼，道：「你這位老弟台是……」

草老二接口道：「他就是鏢客，份量夠吧？」

李萬戶一怔道：「原來是尤俠士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在下自己送上門來，當然是太好了！」

李萬戶似乎聽不出他話中另有含意，又道：「尤俠士如不是親自駕臨，老朽還難得有機會拜見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難得承大善人看得起，在下此來也正是爲了銀子。」

李萬戶道：「小問題，老弟需要多少，你只要開個口就行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多，在下想向大善人暫借五千萬兩黃金，但我負責替你擺平三條命案！」

李萬戶跳起來道：「老朽全部家當也不值一千萬兩黃金，老弟開的數目太大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一點也不大，在下給大善人看樣東西，五千萬兩黃金就不算多了！」

他說着從懷中掏出一個紙包遞了過去。

李萬戶接過紙包打開一看，見裡面除了半段飛鏢，還有幾行小字。

他看完不由臉色大變，道：「老弟，你一定是認錯了人，這上面所說的人，絕不是我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五年前我經過蒙陰，對大善人雖然有點懷疑，但不敢肯定，方世保一出手，已等於是告訴了我答案。」

李萬戶道：「方世保我請來還不到三個月，對過去的行爲一無所知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自己的行爲，你總應該知道吧，至少你右臂上的傷疤還在！」

李萬戶神色一動道：「老弟和那個人是什麼稱呼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就是先父，不過你盡可放心，我絕不會找你報仇。」

李萬戶道：「老弟的來意，只是爲了銀子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拿出五千萬兩黃金，以後咱們誰也不認識誰……」

李萬戶乘着尤不平說話之際，右手疾抬，三支飛鏢已成品字形飛出。

飛鏢來勢雖疾，但到了尤不平身前三尺處，却自動的跌落地面。

草老二看得幾乎跳起來道：「李老兒，你也會發閻王請？」

李萬戶苦笑道：「老夫雖也學過幾天，却不知道它就是閻王請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大善人上了年紀，却不該再學這種暗器的，像你這樣腕力，在江湖中連個不入流小混混也傷不到。」

李萬戶道：「老弟說的是，老朽確實是老了，而且也不是練武的料子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大善人如果眞能想得開，又未嘗不是一件好事，但咱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！」

李萬戶想了一下，道：「老朽實在籌不出五千萬兩黃金，我去和內人商量一下，也許她能想出辦法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在下還有急事，不便久等，李先生可以派這兩位小兄弟去把夫人請出來。」

他說着還伸手一指，却「噹」的一聲，在他和兩名小童之間，又落下兩支飛鏢。

李萬戶臉色疾變，尤不平却笑笑道：「你們老的老，小的小，都不是練武的料子，還是

快去把老夫人請出來吧！」

兩名小童低下頭不敢開口，李萬戶已走到二人身前，低聲說了一陣。

二人才應聲而去，沒有好久，他們就各捧着一個盤子走了出來。

李萬戶乾笑一聲道：「內人已籌足五千萬兩黃金，請老弟點收！」

尤不平朝小童手中盤裡銀票看了一眼，却聳了聳肩道：「用不着數，我相信大善人不會偷斤減兩的，而鏢客的規矩，是從來不數銀票，也從來沒有人敢少付過，過去曾有兩個不長眼的傢伙，少算七兩銀子，事後我發覺了，他們却賠出七千萬兩！」

李萬戶苦笑道：「老弟這種處罰的方式，似乎太苛了一點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鏢客的招牌，是絕不容許破壞的，那兩個傢伙都是土財主，我就是再加七千萬兩，他們也得乖乖的照付……」

他口中說着話，人已到了小童的背後，還伸手在二人身上輕輕各拍一下，道：「兩位小兄弟辛苦了，鋪在盤底上的十萬兩銀票，算是送給你們的跑腿錢。」

二童還在怔神，但銀票已經到了尤不平的懷中，他們臉上驚色未退，全身却在突然之間，不停的顫抖起來。

尤不平笑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們緊張什麼，任務雖然沒有完成，大善人並不會責怪你們

……」

他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二童突然口噴鮮血，倒地氣絕。

這一來連尤不平也有些意外。

但李萬戶却找到了藉口，厲聲道：「尤不平，你的手段太殘忍了，既然已拿到了銀子，爲什麼還要殺害兩個幼童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們是怎麼死的，我馬上就會給你答案。」

李萬戶道：「還要什麼答案，誰都看到你在他們背心拍了一掌，自然是被你用內家眞力震死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這一套在鏢客面前行不通，就算是我殺了他們也不過分！」

李萬戶跳起來道：「你們這批人簡直就像強盜，既要銀子又殺人，乾脆我這條老命也一起交給你了！」

他猛一弓腰，竟用頭朝尤不平撞去，看樣子他倒是眞的在拚命。

但尤不平在這剎那間，目中已閃過一道殺機，接着是青光飛洒，一連串的鏗然錚鳴之聲過去後，地面上洒落了近百截斷碎了的飛鏢，而李萬戶却像木頭似的站在當地，一動也不動。

尤不平揷回長劍，淡淡的道：「李絕戶，這可是你自己露出了原形，但我仍然破例一次不殺你，因爲鏢客的劍出手，今夜是第一次沒有沾血……」

他剛說到這裡，夜空中已快如閃電般落下兩名青年，他們落地後，一語不發，雙劍齊出，已將大善人左右手絞成數段。

大善人在剛才出手襲擊尤不平時，已被他暗中發出大豆子點中穴道，但知覺未失，此時雙臂被絞碎，痛得他全身冒汗，忍不住厲聲大罵道：「你們這兩個小畜生瘋了，怎麼竟對我出手！」

爲首一名青年冷冷的道：「咱們一點也不瘋，而且在十年前我就想殺你這個老匹夫了，因爲咱們功夫沒有練成，才忍辱偷生到現在！」

大善人臉色一變道：「繼先，你說什麼，你們十年前就想殺爲父了……」

繼先怒聲道：「老匹夫，到了這種地步，你還想假冒我爹，你以爲咱們不知道你的眞正身分就是閻王請李絕戶，十年前你殺死我爹，由千面雙魔將你化裝成我爹的相貌，但却未能騙過我娘，她暗中將內情告訴咱們兄弟，而後造成失足落井淹死，其實她是自殺的。」

李絕戶有些意外的道：「千面雙魔的易容術天下無雙，你娘怎麼會認得出來？」

繼先道：「我娘和我爹已是多年夫妻，千面雙魔只替你臉上易容……」

李絕戶啊了一聲道：「老夫倒是忽略了這一點，但你們兩人根本就沒有學過武，怎麼會

武功的？」

繼先道：「我娘死後，咱們遇上了兩位師父，他們兩位老人家很同情咱們的遭遇，就將咱們收爲門下。」

李絕戶道：「你們的劍術不錯，那兩位師父是誰？」

草老大冷笑一聲道：「就是咱們這兩個糟老頭子！」

李絕戶一怔道：「他們兄弟倆是你兩個人的徒弟，那麼你們草上雙飛早已就知道老夫的身分了？」

草老大道：「不錯，老夫本來也早就想要殺你的，但這兩個孩子却要求等他們武功學成，親手報這筆血仇！」

李絕戶不屑的道：「你們草上雙飛親自出手，老夫也不會看在眼裡，何況是你們教出來的徒弟，如果不是鏢客這小子插上一脚，他們轉世投胎，恐怕也沒有希望報仇！」

草老二道：「你說的也許不錯，但他們兄弟即將親手殺死你，也是事實。」

李絕戶道：「那只是他們運氣，而千面雙魔也低估了鏢客！」

草老二道：「你如果不是高估了自己，一再暗算尤老弟，他既收下你的銀子，絕不肯在今夜插手管這件事！」

尤不平已聽出了個大概，這時才接口道：「草前輩，你們和這位李老弟在路上暗中連絡，我早就知道了，只是我沒想到這其中還有這樣多曲折，否則我至少還要他再加五千萬兩黃金。」

草老大道：「老弟如眞急需銀子，老朽倒是可以吩咐小徒一聲，他們一個叫李繼先，一個叫李繼祖，是李大善人的兩個兒子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在下找的是李絕戶，可不是眞的李大善人，而且有了五千萬兩黃金，對這次救災問題，將可做到根本解決。」

李繼先道：「先母臨終前，曾告訴兄弟先父藏寶之處，尤大俠如有需要效勞之處，請隨時通知，何況先父留下這批寶物，目的也是在濟貧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李兄盛情，兄弟非常感激，但山東境內，也是連年鬧飢荒，很需要賑災……」

李繼先道：「等蒙陰城平靜了，在下兄弟當秉承先父遺志，全面放糧一年。」

尤不平拱拱手道：「二位有此胸懷，確是災民一大福音，李絕戶的那批手下，都被在下點中穴道，此地的事就有勞兩位草前輩協助處理。」

草老二忙道：「老弟，你是眞的要去進寶賭場？」

尤不平點點頭道：「那裡既然出現京城要人，晚輩總得去摸摸底。」

草老二道：「咱們也陪你一起去，此地的事只要李絕戶伏斬，留下他們兩兄弟已足可應付。」

顏菁菁接口道：「有二位陪尤大俠那是最好不過，你們三位的輕功，可以說天下無雙，即使眞的遇上一聖，脫身還不致有困難。」

草老二道：「如眞講起脚程快，咱們比姑娘還差得遠呢！」

顏菁菁嘆口氣道：「晚輩承認脚程快一點，但那却不是屬於正宗武學……」

草老二忙道：「天下武學本是一家，姑娘又何必太過謙虛！」

顏菁菁苦笑道：「咱們不談這些，兩位前輩如要去，必須經過易容，從新打扮，否則你們一進門，人家就已猜知來意。」

草老二點點頭，叫李繼先去找三套衣服，他們和尤不平分別換好，又經過一番易容，三個人都成了中年，而且年齡也不分上下。

李絕戶和他的一批手下，交由李繼先處理善後，四個人離開李家後，顏菁菁和尤不平交談一陣，她却一個人先走了。

草上雙飛對蒙陰城的地形相當熟悉，他帶着尤不平，經過了幾條大街之後，已來到一座

高大而深沉的院子前面。

這裡的房子建造得像是三合院，但看起來又不大像，此刻雖已時近五更，可是整座院子仍是燈火通明。

草老大停下身，暗施傳音道：「老弟，這裡的大門永遠都是開着的，咱們既然扮裝成跟班的，還是由老弟走前面吧！」

尤不平也施傳音道：「進寶賭場晚輩曾來過兩次，不知道裡面的設備有沒有經過變動。」

草老大道：「魯南一劍錢百川不但笑裡藏刀，而且陰險狡詐，依老朽判斷，場子裡一定有不少機關設置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咱們多小心一點就是了，不到非動武不可時，兩位前輩最好不要出手！」

草老大道：「據老朽所知，蒙陰城裡的進寶賭場，很少發生過打架的事，他們不賭假博，沒有幾下子的人，誰也不會到此地來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所指的是武功，還是賭技？」

草老大道：「武功和賭技都重要，賭場的人最現實，老弟在適當的時機，不妨露兩手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倒用不著，晚輩只要把他們的銀子贏了過來，他們會自動找上我的。」

草老大道：「老弟常跑賭場嗎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常跑，在急需用銀子時，偶爾客串一下，找點外快。」

草老大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老弟必定精於賭技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敢說精，但對各種賭具，晚輩還不算外行。」

草老大道：「不外行就是內行，好，咱們可以進去了！」

這時院中正有幾個大漢垂頭喪氣的從裡面走出來，一看即知他們是連老本都輸光了。後面還跟着一個管家打扮，他是負責接送客人的，到了門口，才向那幾名大漢拱手道：「各位慢走，明天多湊一點來翻本。」

爲首大漢道：「謝謝胡管家好意，在下在賭場中打滾了幾十年，却沒有像今夜輸得那麼悽慘。」

胡管家道：「有輸就有贏，不怕輸得苦，就怕各位斷了賭，離開咱們的大門，各位可以盡施所爲。」

那大漢聞言，忙抬起頭朝尤不平等三人看了一眼，却極快的擦身而過。

草老大道：「這小子不但賊性難改，而且有目如盲，老弟是怎麼整他的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的手法不錯，乾淨俐落，大概是空空門的高手。」

草老大道：「向老弟出手的是巧手神臂金大堅，不但偷技高明，武功也不錯，跟在後面

的是他師弟，叫飛天玉猫丁亮，其他的幾個都是小混混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們等下可能還會來，半個時辰內他們如果不來進寶賭，八成會到李家去找上兩位令徒。」

草老大正待問原因，而那個胡管家已迎了上來，拱手笑道：「歡迎，歡迎！三位大概也是京城來的吧！」

尤不平擺足了官場的架子，道：「咱們是過路客，一時睡不着，想找個地方消遣一下。」

胡管家雖然也是個老江湖，但尤不平對官場的那一套，比誰都內行，這一番做作，却十足的顯出了官場的作風。胡管家也更認定了他們是京城來的，趕忙陪笑道：「老爺子算是找對了地方，咱們的場子絕不輸給京城任何一家，全套的包到底，你們只要高興，住上十天半月也沒有問題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要等看過了才能知道，蒙陰城我還是第一次來，這個你拿去！」

他說着已遞過一張五百萬兩銀票。

胡管家一見，不由傻了眼，他所接觸到的達官貴人，送上三五十萬兩已算是大手筆了，但出手就是五百萬兩的，這是頭一遭。

因此他更認定了尤不平是京城來的大人物，口中連說不敢，但手已伸出接過銀票收了起

來。

他不等尤不平吩咐，已趨前低聲道：「咱們場子裡有兩間貴賓室，是專門接待大人物用的，但今夜初更時分，京城裡來了二十多位貴賓，都被他們先坐上了，老爺子如是覺得不方便，我可以立刻吩咐人手，另整理一間出來。」

尤不平故意顯出不耐煩的擺擺手道：「什麼樣的京城貴賓，你帶我去見識一下好了，不必另外準備。」

胡管家帶着討好的道：「這樣方便嗎？」

尤不平冷聲道：「你只管帶路就行了，我的事用不着你多管！」

胡管家趕忙陪笑道：「是，老爺子請跟我來！」

他說着已當先帶路，尤不平等三人跟在他身後，經過了好幾條通道，雖可見到燈光和聽到人聲，却始終看不到門。

他很注意胡管家走的路線，默運功力觀察一陣，才發現這是一條夾道，兩邊都是賭場，人聲和燈火也是從兩邊傳過來的。

尤不平正在注意所經過的道路，以及兩邊夾牆中是否裝有機關埋伏，而胡管家已放低聲音道：「這兩邊都是一般普通場子，共有七十二間，他們賭的輸贏有時候也很大，但都是江

湖中人，場主怕他們輸了銀子鬧事，所以在中間建了一道夾牆隔開，前面就是貴賓室，雖是兩間，隔間却是活動的，如果來的客人都是自己人，可以利用裝置，把隔間取消，變成一間……」

尤不平冷聲道：「這種裝置並不算新奇，在京城差不多場子都有，甚至連皇宮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裡突然住口不語。

胡管家目中一亮道：「老爺子還到過皇宮？」

尤不平故作不經意的道：「我是跟一位親戚進去過一次，詳細情形並不太清楚。」

他越是這樣說，胡管家心中越是起疑，但他是頭老狐狸，表面却不動聲色的道：「京城中的場子，大多是呆板的公式化，咱們的東家在建這座進寶賭場之初，就是針對那些缺點，而加以改進。」

尤不平微帶興趣的道：「不知貴東主是如何改進法？」

胡管家道：「取長捨短，最重要的長處，就是咱們保存了絕對是純道地的鄉村風韻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只會推牌九、打麻將、擲骰子和押寶，對鄉村賭法，却是一竅不通。」

胡管家失笑道：「老爺子誤會鄉村風韻了，我指的是娘兒們的風韻，鄉村姑娘土中帶秀，別有一番情調。」

尤不平淡淡的道：「在北京城八大衙衙，天下聞名，倡優伶妓，連南京的夫子廟，還差上大半截，環肥燕瘦，什麼樣貨色都有，你們小小蒙陰城如何能比！」

胡管家巴結的道：「老爺子這樣說，顯見你對此道並不內行，所謂吃在城市，嫖在鄉下，一名夠水準的道地鄉村原裝姑娘，千金難求，她們那種欲語還休半遮面，絕沒有半點做作，她們只要鍾情一個人，終生都不會改變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樣更不行，我是有家有室的人，萬一眞被她纏上，豈不是慘了！」

胡管家道：「這樣一說，老爺子更加外行了，多情女子負心漢，像這種逢場作戲，沒有一個男人會認眞的。」

尤不平有點不好意思的道：「對這種事，我本來就外行，待會還請管家暗中指點，免得我當場出醜。」

他說着又塞了一疊銀票過去。

胡管家高興得連連稱是，並拍着胸脯道：「一切包在小的身上，等下我叫個人先給你講解一番，而且這個女人可稱上是個尤物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她既然是自我推銷，那還有什麼意思！」

胡管家道：「她絕不會推銷自己，我把她介紹給你，主要的還是講解風月場中的技巧和

應付方法，在這種鄉村地方，你拿出對付北京城八大衙衙的方式，反而會感到倒胃口。」

尤不平笑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沒有自己的方式？」

胡管家一怔道：「可是聽老爺子談吐，却不像是精於此道中老手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種事總不能掛在口邊上，而且還要因人而異，如眞有必要，我可以施展出素女經……」

胡管家目中一亮，道：「老爺子練過素女經！那太好了，太好了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怎樣好法？」

胡管家似乎自知失言，忙試探着道：「素女經雖然流行很久，但會的人却不多，聽說只有皇宮中才准用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沒有那回事，因爲用這種功夫有傷身子，一般人都不願使用，假如是用在村姑身上，不必使出九九探引，光是那九淺一深，也足夠她們死去活來了！」

胡管家也是此道老手，他聽尤不平說出內行話，不由暗暗高興，遂又道：「老爺子既然身懷此絕技，我等下吩咐雪娘多準備人手侍候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雪娘是誰？」

胡管家道：「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尤物，她手下的人如果集合起來，連北京城的八大衙

衝也會感到遜色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又不是好色之徒，要那麼多女人幹嘛！剛才我就告訴過你了，此來只是興之所至，消遣消遣而已，最好不要驚動太多人。」

他越是這樣說，胡管家心中越動疑，連忙躬身道：「是，老爺子，你是準備先玩那一種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既是消遣，就不必賭得太大，我想先打四圈麻將，試試手風。」

胡管家道：「眞巧，裡面正好有個三缺一，他們也愛好麻將，只是少一脚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好，你直接帶我到那桌上去，最好是能避開其他的人。」

胡管家道：「老爺子在京城熟人一定很多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凡是喜歡在這種地方跑的，難免不時常碰頭。」

胡管家道：「避開他們很容易，只是這三個人都是和尚，他們坐在那裡不動，已經很引人注目了，一旦跟老爺子對賭起來，難免不會有人過去參觀。」

尤不平心中一動，道：「此地怎麼會有和尚，他們也是京城來的？」

胡管家道：「他們從那裡來的不大清楚。」

尤不平故意冷笑一聲道：「和尚到這種地方來，多半是六根不淨的花和尚，你帶我去和

他們賭一場，而且賭局越大越好。」

胡管家目中閃過一抹狡色，但却點點頭，領着三個人從一道暗門中走進了貴賓室。

尤不平見了室中的設備，也不禁暗暗讚嘆，這兩間貴賓室連接起來，怕不有幾十丈寬長，少說也可容納下好幾百人，靠最後面的一排，都是精緻的小房間，每個房間中都有兩名似村姑打扮的少女在侍候。

靠近正門的出口處，一張桌子上正坐着三個和尚，而其中一個紅衣和尚，却顯得特別刺目。

草老大見了那三個和尚，神色微微一變，正待傳音告警，尤不平已搶先傳音道：「兩位前輩不到萬不得已，千萬不要施展傳音，三龍一聖可能都練過截音追踪之類功夫，那個紅衣喇嘛，大概就是人龍。」

草老大已從多次觀察中，知道自己的修爲遠不如尤不平，他僅示意一下，表示自己知道了。

但胡管家已領着三人極快的走到那三個和尚桌前，並代爲介紹道：「這位是從京城來的趙老爺子，他對麻將很有興趣，想陪各位大師摸幾圈。」

紅衣喇嘛下首坐的是個白眉和尚，由於他眉毛太長，已看不出他的年齡有多大。

白眉和尚看了尤不平一眼，冷漠的道：「趙先生準備摸幾圈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四圈，多一圈不打，少一牌不行！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十六張還是十三張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悉聽尊便，但賭注最好是大一點，本人對小賭不感興趣。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很好，正合咱們的意思，就打十三張吧！五十兩銀子一番，不限制番數，有多少算多少，但三番起胡，見番加倍，再多可以算到十二個滿貫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算大，四圈下來，三千萬兩銀子都輸不完。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那可很難說，如果手氣背起來，恐怕五千萬兩還不夠輸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的手風一向很好，十賭九贏，而且每一次贏的數目都相當可觀。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在京城他們那些奴才，不過是爲了討你的好，才讓你有贏的機會，但此地是蒙陰，離開北京城太遠了，老僧擔心你會血本無歸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光講沒有用，手底下才能見眞章！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馬上就可以見到眞章，老衲擔心的是你帶的銀子太少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們只要有本領贏，即使輸掉半個天下，我也付得起。」

白眉和尚還想開口時，而那個紅衣喇嘛已低聲道：「你嚕嗦個什麼，還不快點叫胡管家把牌拿出來！」

但胡管家不等吩咐，已將麻將牌和牌尺在桌上擺好了。

紅衣喇嘛道：「撇風吧，你遠來是客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大師是蒙陰城的人？」

紅衣喇嘛一怔道：「洒家雖是來自西域，但我在蒙陰住的時間却比你久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們就不必撇風了，坐下就算，先理牌後找莊。」

紅衣喇嘛輕輕的哼了一聲，已很快的將牌理好，抓起骰子隨手一丟，是個五點，他自己當莊。

尤不平見了他理牌和擲骰子手法，就知他是此道高手，遂慢吞吞的將牌理好，道：「按照規矩來，骰子必須打兩次。」

紅衣喇嘛道：「打三次也行！」

說着順手一丟，却正是個七點，嘿嘿一笑道：「骰子找忙家，輪到你了！」

尤不平抓起骰子，在手中暗搖一下，也擲出個七點，開門抓牌，東風東，紅衣喇嘛就連做了三個莊，尤不平却放兩個，一個是大三元對對胡，一個是么么對的兩素，這兩副大牌就輸掉一千多萬兩銀子。

白眉和尚不懷好意的陰笑道：「我說五千萬兩不夠，咱們可不玩假的。」

尤不平笑笑道：「上場骰子，下場牌，現在還早呢，我到西風再開始胡……」

他打出一張五萬，却放了白眉和尚一個清一色，卡五獨聽外加一條龍。

白眉和尚也連做三莊，另一個馬臉和尚連兩莊。

南風起，尤不平已輸掉兩千萬兩，而三個和尚這時已開始買注。

西風上頭時，尤不平又輸掉兩千萬兩。

二八

他將身子輕輕移動了一下，又掏出一捲銀票。

白眉和尚帶着幸災樂禍的道：「你是不是也想買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輪到我作莊時再買。」

白眉和尚陰笑一聲，未再說話。

很快的就轉到西風西，也正是輪到尤不平作莊。

他仍是慢吞吞的將牌理好，三家都在等他了，但尤不平仍是那種不在乎的樣子，左手拿出一張五百萬兩的銀票，攤開在場子裡面道：「這是買注，自摸雙。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廢話，當然是自摸雙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是廢話，我怕你們不懂規矩，所以先說清楚一點。」

接着右手骰子已打出一個五點，再擲一次，又是五點。牌抓回來整理一下，第一張打出一個八筒，下家馬臉和尚吃了卡張。

他第二張打出八條，下家又吃卡張，雖只是兩張牌，已造成馬臉和尚七八九的姿態。

尤不平似乎不信邪，第三張牌又打出一個八萬，下家又吃了個卡張，他還故意說聲謝謝。

在打第四張牌時，尤不平猶豫了下，終於又打出一張八萬。

下家又吃一個卡張，全帶九的三素，五個滿貫還多。

白眉和尚忍不住大笑道：「包到底！你們京城來的老爺們麻將都是這樣打法……」

他笑聲未完，尤不平已摸了一張五萬，把牌翻過來了，全帶三素雙龍抱，四歸四，七個滿貫，還要另算。

光是買的五百萬兩自摸雙，他就贏回三千萬兩。

這一副牌自摸，他輸出的錢已經倒贏了。

白眉和尚瞪了馬臉和尚一眼，道：「都是你的貪吃，才被他摸進四張好牌！」

馬臉和尚怒聲道：「下面就是一張九萬，他不胡，我自摸到比他更多！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你怎麼不自摸？」

馬臉和尚道：「他先胡了！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你這不是等於在放屁！」

紅衣喇嘛道：「你們兩位有完沒有！」

二人這才不再說話，理好牌三家都不約而同的拉莊。

十三張麻將拉莊，下注不算，可以拉輸出去的三分之一，而且還是自摸雙。

所以十三張麻將輸贏最大的時候，就是買注遇上連莊和拉莊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莊家根本不必作大牌，只要能胡下來，就會超出幾個滿貫。

尤不平當然懂得這個道理，而且他所等的也就是這種機會。

把握機會和製造機會，不管是在賭場和戰場，都是同樣的重要。

所以尤不平這個西風西的莊家，整整連了七莊，而更巧的是七副牌胡的都是七番。

其中有兩次是自摸，拉莊加上買注累積起來，他倒贏回來的銀子，已經超過億萬大關。

這時白眉和尚忍不住叫起來道：「他媽的，邪門！你怎麼老是胡七番……」

但是他說到這裡，却不自覺的被尤不平瞥光和氣勢所震懾。

他覺得這個中年人不是他想像中那麼容易捕捉的，尤其是他的目光，威而不猛，但却有如兩柄利刃刺進他的前胸一樣。

白眉和尚一心數用，竟連牌也忘記理了。

紅衣喇嘛冷哼一聲道：「就等你一個人了！」

白眉和尚悚然一驚，趕忙岔開話題，道：「我的銀子輸光了，不打啦！」

紅衣喇嘛道：「找胡管家先借支三千萬兩。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咱們的手氣打癟了，還是換一種賭具賭吧！」

紅衣喇嘛神色動了一下，道：「換賭具也行，你喜歡推牌九還是擲骰子？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擲骰子！」

由於白眉和尚的一叫，已驚動另外幾處賭局，他們開始還不怎麼注意，但是當他們一眼瞥見尤不平時，差不多全都站了起來，而且大批人也都自動的走過來。

尤不平仍然坐在原位未動，他擺擺手道：「各位好，你們繼續賭，咱們還沒有散局呢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裡，不由心中一動，原來他發現右首暗角處有一張桌子，坐着八個人，上首一位中年，天庭飽滿，地額方圓，生就一副人君之相，而且正與睡、醒二丐所說的皇帝相似。

尤不平不由暗暗吃驚，他知道當今皇上很精明，是一位好皇帝，此時在這種地方現身，絕不是爲了賭或嫖，多半與朱總管受傷有關。

他再打量一下與皇上同桌的七個人，居然都是內家頂尖高手，而且武功已經練到不着皮相境界。

他知道這都是大內精選出來的高手，可是光憑這一批人仍然不足與三龍一聖對抗，因爲他從天龍的招式上，已發現到三三會的核心人物的武功，都有其特異之處。

人龍留在進寶賭場，八成也就是爲了他們，而自己這副打扮，誤打誤撞的衝進來，反而分散了人龍不少的注意力。

假如那人眞是皇上，他覺得自己這橫插一脚，反而來對了，到了緊急的時候，先把皇上救出這個險地再說。

他正沉思間，白眉和尚已冷冷的道：「喂！老兄，咱們的話你聽到沒有？」

尤不平也冷聲道：「當然聽到了，我是在考慮擲骰子有幾成贏的把握。」

白眉和尚大笑道：「把握？你打麻將贏了不過靠着運氣，憑你那種打法，連江山也會輸掉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運氣加上手氣，就是十賭九贏，擲骰子也是一翻兩瞪眼，你的賭本夠嗎？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只要你眞有本領贏，我可以把進寶賭場借過來作賭注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好，我如果贏下進寶賭場，每年可也是一筆很大的收入。」

白眉和尚陰聲道：「運氣可不會永遠跟着你，胡管家，把賭具送上來！」

胡管家趕忙捧過一個大碗，裡面有着六粒透明的水晶骰子。

由於碗的質料並不好，所以把水晶骰子襯托得更透明，一看即知裡面沒有作弊。

尤不平從打麻將開始，就知道人龍是賭場高手，尤其是這六粒水晶骰子，賭起來完全是

靠心法、手法和眼法，這也正是西域武學專長。

四家坐好了位置，果然又是人龍當莊。

擲骰子本來是沒有什麼當莊的，只是先擲和後擲而已，一直輪下來，每人都有一次機會。但如果有不願意當莊先擲，他可以放棄，輪交給下一家，或者仍讓原來擲的人繼續擲下去。

而且擲骰子還有一個規矩，除了天暴——也就是六個六點而外，其他的暴子或普通的點數，下注的人還是有追趕的機會。

擲骰子有好幾種賭法，有的用三個，也有用六個，三個骰子莊家有兩贏兩輸的均等機會，如天暴也就是三個六和四五六，這叫做大順，出現這兩種點子，莊家就是贏定了，下注的人沒有權力再趕。

但是相對的，他如果擲出一個一二三，或者是兩個同點，夾着一個么，也是輸定了，下注的人也不必趕。

另外也有用十二個骰子，或者是二十四粒骰子，但那在賭場來說，都不是正統賭法。

擲骰子跟推牌九一樣，是見注下注，假如莊家面前銀子不多，下注也就不會太大。

所以人龍——紅衣喇嘛骰子還放在碗裡未動，已先掏出了九千萬兩銀票和三十粒貓眼珠子。

整個數字加起來，大約已超過兩億，在進寶賭場來說，這是少有的場面。

另一面眞正從京城來的人，也都被這種場面所吸引，他們已自動的有六個人參加到這面賭局。

當然這六個人還負有另外一種任務。

人龍陰森的笑笑道：「凡是對擲骰子有興趣的，咱們歡迎參加……」

過來的六個人中，有一個老人接口道：「咱們大注下不起，捧捧場、湊湊熱鬧而已！」

老人冷笑道：「老朽也正有此意，不過目前還用不着！」

人龍道：「沒有關係，各位如果沒有帶銀子，用其他的東西抵押也是一樣。」

人龍僅看他一眼，却沒有再理他。

接着大家也都自動的下注了，但是所下的數目都很小，最多的還是尤不平，他也只下了一千萬兩銀票。

人龍打出的骰子，一連三次，都不成點數，第四次才擲出五個五點一個六點。

而趕的人却更糟，大多都是五個三一個四，或者五個二一個五。

尤不平點子最大，也只是五個四一個五。

這一副人龍是通吃，他下家就是白眉和尙，他棄權讓人龍又連了一莊。

而人龍這一次又是擲出五個五點，一個六點。

結果再一次造成通吃的局面，這一回尤不平是下兩千萬兩，所以人龍又多吃一千萬兩。

白眉和尙下家就是那個老人，他也棄權，但却不是讓給人龍，而是讓給尤不平。

尤不平做莊，賭注却無形中大了起來，光是人龍一個人就下五千萬兩。

尤不平抓起骰子，還故意吹了口氣，隨手一擲，却是六個五點。

他下首連馬臉和尙在內，還有五個人才輪到人龍，這五個人點數都很小，也都被吃了。

輪到人龍趕點子時，他連擲九次，都不成點數，第十次他已暗注眞力，骰子擲出時，像是釘在碗底一樣，六個六點併排的擺在那裡。

白眉和尙陰沉的道：「天暴，依照咱們的規矩，應該加一倍……」

那知他光顧說話，右手沒注意，竟然碰了那個磁碗一下，力量雖然不大，却把其中一個六震得翻了身，而變成五個六點，一個一點。

尤不平淡淡一笑，沒有說話，人龍目中幾乎噴出火來，但仍隱忍未發，把五千萬兩銀票推給尤不平了。

這是賭場的規矩，碗中的點子在莊家還沒有賠錢，誰也不能變動，就算是賠了錢，也只有莊家才能變動。

尤不平收回銀票，有點玩味的道：「這一次全靠運氣，謝了！」

因爲人龍目中已隱含怒意，那個白眉和尙倒是不敢再搭腔了。

後來的六個人，似乎是有意安排，下面一家仍然是讓尤不平做莊。

賭局雖然剛進行不久，但是賭場中的氣氛，比起剛才却緊張得多了。

因爲人龍已把面前的銀子和猫眼珠全部推了出去。

這個數字已經破了億萬大關，而且白眉和尙跟馬臉和尙也都做了孤注一擲。

尤不平却仍是一副輕鬆的神態，但他上家那個老人却顯得十分緊張，趕忙低聲道：「老爺子，這一注數目很不單純！」

他的意思是暗示尤不平，最好輸掉這一把，以免節外生枝。

可是尤不平却笑道：「賭注大才夠刺激，我如果眞的贏下進寶賭場，就派你留在蒙陰負責。」

老人不由皺了下眉，道：「老爺子，進寶賭場的銀子不是好贏的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知道，他們都是賭場高手，可是我運氣比他們好。」

老人嘆口氣，只好搖搖頭不再說了。

但尤不平反而催促的道：「你們六位怎麼不下注，賭場上誰也用不着拘束。」

老人苦笑道：「咱們下不起這樣大的注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沒有關係，你們如帶的銀子不多，每人可以先從我這裡預支一千萬兩，回去再補辦手續，但這是賭債，必須要還。」

他說着眞的數出六千萬兩銀票，每人分給他們一千萬兩。

老人連忙擺手道：「老爺子，賭場上是不能借銀子的，還是等你贏完這一把再說吧！」

他正想把銀票推過來，尤不平已不悅的道：「你們也相信這種迷信？」

老人不敢再說話了，白眉和尚却冷笑道：「此地不是北京城，入境就得隨俗，這個迷信你非相信不可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入境隨俗是人之常情，因爲我還想買下進寶賭場，但我不信邪。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進寶賭場從來就沒有說要賣過，你又憑什麼買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是買，是贏可以吧！」

人龍冷聲接口道：「可以，但你總得拿出點數來，光說廢話有什麼用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從不說廢話，這是給你們一個警告，如果你們不能當家，最好不要把進寶賭場作賭注。」

人龍道：「咱家沒有不能當家的事情，我如眞想做皇帝，有人也得讓出一半。」

尤不平冷漠的道：「你當個和尚都不能守本份，憑那一點做皇帝！」

人龍伸手在左邊石柱上輕輕摸了一下道：「就憑這一點，咱家的手如放在皇帝腦袋上，他敢不答應嗎？」

那石柱被他輕輕一摸，陷下五個很深的指印，竟像是麵粉做的一樣。

尤不平故作驚狀，道：「大喇嘛，你會魔術？」

人龍嘿嘿冷笑道：「你在北京城有見過這樣的魔術嗎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沒有，你既然會魔術，這一把我不擲了！」

人龍道：「不擲也行，把你身上的銀子全部留下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們豈不是成了強盜，我又沒有輸，銀子憑什麼留下？」

人龍道：「你既走進了賭場，就得按規矩來，這一把骰子不擲，就得加倍賠。」

尤不平憤然的道：「好，擲就擲！」

他說着抓起骰子往碗中一甩，却赫然是五個六點，一個一點。

他上首老人暗中鬆了口氣，但白眉和尚却高興得大笑道：「這個迷信你相信了吧……」

他由於太過高興，右手居然又在不知不覺中碰了一下碗。

可是他這一碰，却將其中那個一點撞得翻了個身，竟又變成六個六點——天暴。

這一次人龍終於忍不住站起來道：「老禿賊，你到底是那一條線上的？」

白眉和尚惶恐的道：「大師，這是誤會……」

人龍厲聲道：「誤會！有這麼巧，一連兩次誤會害得咱家血本無歸！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反正他們贏了銀子也拿不走……」

人龍怒聲道：「放屁，你眞的以爲咱們是強盜窩！現在你給我自斷雙手，咱家就不再追究！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爲了一點銀子，大師這樣做不覺得太苛了嗎？」

人龍道：「這是規矩，咱們沒有叫你砍下腦袋已經是太便宜你了！」

白眉和尚對人龍的話，似乎不敢反抗，他伸手從懷中摸出一柄短劍，拔出後，劍身現出森森的寒光，一看即知是一柄寶劍。

他在劍身上輕撫一陣，臉上却顯出一片悽色，大有英雄末路之慨。

在場人都不自覺的對他產生出一種同情，把目光也都集中在人龍身上，似乎對這位西域喇嘛含有責怪之意。

可是就在衆人不注意時，白眉和尚却突然一脚把他身旁的老人踢飛有一丈多遠，而後疾

如閃電般，短劍已幻起一片寒芒，刺向尤不平前胸。

他們都是同在一張桌子上賭博，距離能有多遠，尤不平似乎連閃讓都忘了，眼看劍尖已刺進前胸，人龍突然一聲大喝道：「白眉，不准傷他！」

他在喝聲中，身形輕晃，右手也在這剎那間長出數尺，抓住白眉和尚的後領，硬把他提了過來。

白眉和尚還拚命掙扎道：「我殺了這個狗皇帝，什麼問題都解決了！」

人龍沉聲道：「你忘了會主是怎麼交代的，咱們犯不着和官府鬥！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咱們也沒有找上北京城，是他們自己送上門來的……」

他說着話，身子猛然一側，手中的短劍已迅疾無比的刺進了人龍的前胸。

這個突然的變化，連白眉和尚自己也不敢相信這是事實，因爲人龍的一身氣功早已達到了刀劍難傷的境界，而他這一劍不但突破了人龍的氣功，並且直沒至柄。

他還站在那裡發呆，人龍已冷聲道：「很好，白眉，你很有膽識，可惜你這一劍刺偏了一點，仍然要不了咱家的命！」

白眉和尚臉色一片死灰，道：「這實在是……」

人龍陰沉的道：「又是誤會對不對，你的魚腸神劍刺進了咱家的肚子，這個誤會也太巧

了！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但我絕對無意傷大師……」

人龍獰笑道：「是你的神劍有靈，它自己飛進我肚子裡來了！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當時的情形確實是這樣……」

人龍厲聲道：「確實是這樣？咱家問你這柄魚腸劍是從那裡得來的？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是先師遺留下來的。」

人龍道：「你的師父是誰？」

白眉和尚道：「先師也是出家人，他不願江湖人知道他的名字。」

人龍陰森的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家就成全你，讓你去找你那死鬼師父吧！」

他一掌擊出，白眉和尚的腦袋已變成一團血漿，接着飛起一腳，把他屍體踢飛出去好幾丈遠。

但是那柄魚腸劍還緊抓在白眉和尚手中，他屍體被踢得飛起時，劍刃正是向上，順勢一帶，把人龍的腹部又劃開尺來長裂口。

人龍的武功也確夠邪門，肚子上開了那麼大的一個洞，却沒有流出一滴血，而且他的功力似乎一點也不受影響，竟然跨步朝尤不平走去。

可是他剛走出一步，突然雙手壓着傷口道：「這老禿賊劍上有毒，老馬，你快點扶我到後面去！」

老馬就是那個馬臉和尚，他未等吩咐，已過去扶住他道：「這些人怎麼辦？」

人龍怒聲道：「胡管家，你是死人啊，快點發出緊急訊號，此地一個人也不能放走！」

胡管家應了一聲，從懷中掏出一個圓筒，還沒來得及發射，他背後已飄落一條身影，迅速一指，已點中了他的死穴，不等他身形倒下，已把那個圓筒接了過來。

這人是草老二，他自從進到賭場後，從沒有說過一句話，所以誰也沒把他看在眼裡。

他出手一指點死了胡管家，不但乾淨俐落，而身法更是快得不可思議。

人龍看得神色一動道：「閣下的身手很不錯，想不到大內還有這位高手……」

他剛說到這裡，又是一條身影，已自白眉和尚屍體上搶過了魚腸劍。

這人是草老大，他手持魚腸劍與草老二併肩而立，大有擋住人龍去路之勢。

人龍在這突然之間，臉上已佈滿殺機，道：「你們眞以爲咱家受傷中毒就是好欺侮的，我本來還不想現在就殺你們這批鷹爪子，誰知你們却不自量力！」

他說着話推開馬臉和尚，人已站了起來，而且全身都散發出一種陰森森殺氣，迎着草上雙飛直逼過去。

尤不平一晃身，已擋在人龍的面前，道：「你們這一批三三會的匪徒，當眞想殺官造反！」

人龍道：「造反又怎樣，你先給我躺在旁邊歇歇，現在我還不想要你的命！」

他舉手一掌朝尤不平胸前按去。

尤不平迅速的伸出右手硬封，但左手却奇快無比的點出一指。

由於他這一指，正好是點在人龍的傷口上，所以人龍雖有一身武功，却一點也用不上，立時被震得倒飛出去，跌坐地上，好半天還爬不起來。

但尤不平點出一指後，人却沒有停留，暗中通知草上雙飛離開，竟返身朝暗角處，那個頗似傳說中的皇帝疾飛過去。

由於他的身法太快，那裡雖然有七名高手在保護着，可是他們還在怔神中，尤不平已挾起皇帝自衆人頭頂上飛奔出去。

這一來情勢登時大亂，原先跟尤不平在一起擲骰子的六個老人，也弄得莫名其妙。

尤不平帶着皇帝，一口氣已飛出七八百丈，早已離開進寶賭場，但是在他後面却有二十多人緊追不捨。

他左首暗影中傳來顏菁菁的聲音道：「鏢客，要不要我把他們擋回去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讓他們跟來吧！這些人都是大內高手，他們旨在保護皇帝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這都是一窩飯桶，他們連自己都保護不了，憑什麼保護皇帝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其中有幾個人武功很高，只是他們江湖經驗不夠，所以自亂陣脚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你救出來的這個人到底是不是皇帝，他好像也會武功！」

尤不平一怔道：「他是不是皇上，我也無法證明，在匆忙中我點了他的穴道，只是爲了救人方便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三三會的匪徒也當眞是目無王法，他竟連皇帝也敢傷害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們可能是想留下皇上談條件，眞要殺官造反，只怕他們還沒有那個膽子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扣留皇上，罪及九族，這與造反又有什麼分別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們這批和尙都是江湖亡命之徒，那來的九族？」

顏菁菁也笑道：「我忘了他們都是絕子絕孫的出家人，但那白眉和尙極似江湖傳說中的白眉仙翁。」

尤不平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他正是白眉仙翁申子侯，但那馬臉和尙雖不大講話，他的名氣更大，是黑道中最使人頭痛的人物，閃電化血手秦定山。」

顏菁菁有些意外的道：「是這個惡魔？你怎麼還輕易的放過他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其中原因很多，只要他留在蒙陰，隨時都有除去他的機會！」

顏菁菁忙道：「那兩位草前輩好像攔不住大內高手，我回去幫忙一下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最好不要傷人，咱們還是在李萬戶家中碰頭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你不帶皇上去看朱總兵，爲什麼回李萬戶家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個地方最安全，而且朱總兵養傷地方，目前還不宜洩漏。」

顏菁菁已知道他的用意，當下不再多問，轉身疾奔而去。

尤不平抱着皇上很快的就回到李家大院，李紹戶、方世保等十多具屍體都已處理完畢。前院靜悄悄的，但後院中却隱約的傳來打鬥聲。

尤不平暗中一驚，猛然一提眞氣，人已快如一溜青烟般，循聲朝後院撲去。

他因爲還帶着一個皇上，所以不便直接現身，將輕功運集到十成，極快的就來到後院打鬥之處。

現場連同李繼先兄弟在內，一共有七個人，其中五個人正是他在進寶賭場門前所見的空空門高手，巧手神臂金大堅和飛天玉猫丁亮。

但這兩個人都低垂着雙臂，一臉忿怒之色。

另外有一個老人和兩名壯漢，三個人採取一個包圍姿式，將李繼先兄弟倆困在中間。

老人正和李繼先在發生爭執，看情形雙方已經吵了不算短的時間。

老人的修養似乎很好，他耐着性子道：「李老弟，請你通知令尊一聲，就說空空門掌門鐵扇子宋青求見！」

李繼先冷聲道：「我已經說好幾遍了，先父已在十多年前就被匪徒所害，你們要找他，只有到地獄去找。」

宋青道：「老弟既然已知道了這件事，那麼閻王請李紹戶這個人你也知道了？」

李繼先道：「當然知道，你們可是一夥的？」

宋青道：「空空門有個規矩，准偷不准搶，更不得任意傷人，所以咱們在江湖上雖算不上名門正派，但還不屑與李紹戶這種人爲伍……」

李繼先道：「你們既然不是一夥的，又爲什麼一定要找他們？」

宋青道：「老朽有兩個小徒，於一個時辰前，在進寶賭場大門外，中了李紹戶的毒，所以我是來找他要解藥的。」

李繼先怔了一下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李紹戶落脚此地？可見你們還是一夥的！」

宋青道：「不瞞你老弟說，老朽是於三年前在蒙陰城發現李紹戶以李善人身分出現，暗

中跟到此地，又發現千面雙魔，因而查知內情，從那時起，每年總要做上他們幾票！」

李繼先道：「令徒中毒可是因爲出手失利？」

宋青道：「那個人武功很高，他似乎事先就發現了小徒身分，所以用布包着一支毒鏢，故意讓小徒得手，因此他們兩人都中了劇毒。」

李繼先道：「幹你們這一行，眼皮子應該很廣才對，怎麼會弄錯對象？」

宋青道：「對象是不會錯，那人是京城來的大員，還帶着兩個跟班的，只是不知道他身上怎會有閻王請！」

李繼先道：「那位京城要員乃是鏢客化身，你們把腦筋動到他身上，豈不是自討苦吃！」

宋青一怔道：「你指的鏢客可是尤不平？」

李繼先道：「除了尤大俠還會有誰？」

宋青道：「鏢客身上那來閻王請？」

李繼先道：「他在此地把李絕戶和他那批徒子徒孫，以及千面雙魔全都擺平了才走，可能是順便帶幾支毒鏢在身上。」

宋青一呆道：「李絕戶死了？」

李繼先點點頭道：「連屍骨都被散化掉了，埋在荒郊一個山洞中。」

宋青神色黯然的道：「這樣說，小徒他們中的毒不是沒有救了嗎？」

李繼先道：「尤大俠身上有一種偏方，對醫治閻王請的毒却有奇效，我二師父就是他治好的。」

宋青道：「請問令師是那位高人？」

李繼先道：「家師就是草上雙飛。」

宋青又是一怔道：「原來你們兄弟是這兩個老鬼門下，那眞是大水沖倒了龍王廟……」他剛說到這裡，夜空中已傳來一聲冷笑道：「宋老兒，你少拉關係，找不到尤不平，誰也解不了你那兩個寶貝徒弟的毒！」

隨着話聲，空中落下兩條人影，却正是草上雙飛。

宋青見了二人的打扮，不禁有些意外的道：「兩位是幾時走通官府路線的？」

草老大道：「你老偷兒如果也有意思，老夫可以代你謀個出身。」

宋青冷聲道：「老夫不是做官的料子，謝謝二位的好意，並恭喜你官運通享！」

草老大道：「好壞弄個官，總比當扒手有點出息！」

宋青道：「彼此，彼此，二位的出身也高明不到那裡。」

草老大有些玩味的道：「你要想救你那兩個寶貝徒弟的性命，就只有走官府這一條路！」

宋青道：「老夫如果就此劈了他們兩人，是否可以不受威脅？」

草老大一怔道：「這又何苦，是他們主動找上鏢客，而且老夫兄弟是在旁邊親眼看到的。」

宋青道：「你們都是經過易容，就是老夫見了，也很難認出眞僞。」

草老大道：「空空門下手的對象，事先都經過調查，你這兩個寶貝徒弟在賭場中輸昏了頭，却見人就偷，你要是眞劈了他們，別人也管不着。」

宋青道：「老夫和你們草上雙飛多少還沾上點淵源，你應該出面阻止。」

草老大道：「進寶賭場的胡總管，是陪着他們一起出來的，老夫有機會阻止嗎？」

二九

宋青本來有點不大相信，但見金大堅低頭不語，忍不住怒聲道：「你們倒是越來越長進了，在進寶賭場輸了銀子，却被人家轟出來！」

金大堅仍然是低着頭道：「那個姓胡的是三三會的人，咱們探過他底子……」

宋青冷笑道：「是不是很扎手？」

金大堅道：「他好像是武當派的，咱們聯手一擊，他只輕輕抖抖袖子就化了。」

宋青想了一下道：「眞有這種事？武當派的俗家弟子，想不出誰有這種身手。」

草老大冷聲道：「老夫記得武當派三十年前，好像出了一位俗家高手……」

宋青神色一動，道：「你是說旋風劍客古全月？他不是因爲犯了門規，已經被武當追回武功？」

草老大道：「追回武功一事是武當派自己說的，誰見到了，而且這個管家既然姓胡，却正是古字旁加個月字，他已把古全月三字全部暗示出來了！」

宋青道：「你們兩兄弟既然在場，老夫不相信你們沒有看出一些蛛絲馬跡！」

草老大冷笑道：「看出又能怎樣，徒弟是你空門的，他們肯聽老夫的嗎？」

宋青忍不住跳起來道：「草老大，老夫以爲你是成心看他們出醜！」

草老大也怒道：「是又怎樣，你劃下道來，咱們全接住。」

宋青道：「老夫想見見鏢客。」

草老大道：「你如果想找鏢客打架，還差得遠！」

宋青道：「老夫聽說鏢客是一位有正義感的青年，他應該比你們草上雙飛講理。」

草老大道：「老夫那裡不講理，是我欺負你徒弟？還是他們缺少教養……」

宋青不等他說完，已衝過去一口氣攻出九掌。

但草老大輕功獨步江湖，不必還手，就輕而易舉的躲開了。

宋青還想動手時，但暗影中却走出了尤不平，他左手還抱着那個皇帝，右手輕撫，竟把宋青硬逼開七尺，道：「宋掌門，有話好說，既是自己人，又何必認眞！」

宋青瞪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尊駕是誰？你的內力很不錯。」

尤不平笑道：「過獎了，在下就是尤不平。」

宋青一怔道：「你就是鏢客？來得正好，小徒他們中的毒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是晚輩和令高足開了個小玩笑，即使不服解藥，也不會有生命危險。」

宋青道：「李絕戶的閻王請是毒中之毒，即使碰上一下也會要命，何況他們還拿在手中很久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們拿去的那兩支毒鏢，都經在下以內家三昧眞火練過了，所剩的毒性連一成都不到，等下我給他們服點藥就沒事了。」

宋青道：「多謝成全，老朽代這兩個不長眼的東西向老弟道歉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道歉倒不必，令徒中毒是我故意造成的，如果他們不遠離進寶賭場，早晚都會把空空門也拖進去。」

宋青笑道：「老朽也沒有想到進寶賭場是三三會的，尤其是那個胡管家，我怎麼也想不到，他竟是武當派高手旋風劍客古全月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們可能馬上都會趕到此地來，我得先弄清楚這個人到底是誰？」

草老大一怔道：「他不是皇帝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可能不是，這人內功高得出奇，我如不事先防備一手，使用獨門手法，恐怕他被點的穴道早就衝開了。」

草老大有些意外的道：「眞要是這樣，此人可就大有來頭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使晚輩不解的，他練的竟是玄門正宗心法，而且有很多地方與晚輩所學還

有相同之處。」

草老大想了一下道：「大概他也是經過易容，或者是事先準備好了的人皮面具。」

尤不平神色一動，趕忙伸手朝那個皇帝臉上抓去。

但隨手脫落的，不但是臉上帶着面具，連頭上也帶着假髮。

他這一顯出本來面目，在場的人除了李繼先兄弟外，全都發出一聲驚咦！

原來這個假皇帝，竟是少林掌門無爲方丈喬裝。

無爲在九大派掌門中，不僅爲人正派，而他對門下管束也相當嚴，是位標準的出家人，也是有道高僧。

但他居然化裝易容，打扮成皇帝相，誰也想不透他是爲了什麼，儘管少林三老已擺明了態度，和三三會聯手，但無爲絕不會聽任他們胡鬧。

尤不平對武林動態比誰都瞭解，他趕忙解開無爲穴道，並拱手道：「晚輩實不知道是大師，失禮之處，尚祈海涵！」

無爲方丈低宣了聲佛號道：「施主確爲一代奇才，以人龍的一身修爲，他不但未能躲過施主所施展的一招借刀殺人，而且還糊裡糊塗的使白眉仙翁申子侯死得不明不白。」

尤不平一臉欽色，道：「原來晚輩取了個巧，竟未能瞞過大師的法眼！」

無爲道：「老衲只是猜測，白眉既不可能背叛三三會，他也沒有那個能耐刺中人龍一劍，尤其是他屍體被踢飛時，所劃的那一道傷口太勉強了，老衲以爲人龍必定也想到了，他全神在尋找可疑人物，因而傷口上又挨了施主的一記閻王請！」

尤不平苦笑道：「大師幸虧不是跟人龍一路的，否則晚輩想脫身就難了！」

無爲道：「以施主的輕功，即使是一聖親自出馬，也留不住你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大師爲什麼要扮成皇上，而皇上本人是不是眞的已到蒙陰來了……」

只聽一聲怪笑道：「小子，你的問題太複雜了，弄得老和尚不知從何說起！」

聲落人現，來的竟是塞外風林飛。

尤不平有些意外的道：「老林，你早就已知道了大師的身分？」

林飛道：「不算早，這其中經過情形，還是皇帝告訴我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皇上眞的到了蒙陰？」

林飛道：「當然是眞的，而且他比咱們還早到三天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皇上趕到蒙陰城來，也是爲了三三會？」

林飛道：「那倒不全是，這只能算是巧合，他是從黃河救災回來，路過此地遇上這件事的。」

尤不平一呆道：「皇上親到黃河救災？」

林飛道：「這位皇上還不算糊塗，他在一年前，對你小子到處騙錢救災的事就知道了，這一次微服私訪，經過實地勘查，對你小子却是讚不絕口。」

尤不平苦笑道：「可是咱們並沒有辦好這件事，還是要驚動了官家。」

林飛道：「那是你的看法，但皇上却因爲你的義舉而感到慚愧，他說江湖中如果多有幾位像你這樣的俠客，天下早就太平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也不一定，江湖本身就是波動的，一旦眞的靜止下來，並不見得就是好事。」

林飛道：「小子，你的論調怎麼跟見性那個老禿子說法一樣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見性大師也到蒙陰來了？」

林飛道：「他說是專程爲了你小子來的，並順便替朱大人醫傷。」

尤不平神色一動道：「朱大人傷勢好了？」

林飛道：「當然好了，見性和司馬老兒聯手，再加上皇上帶來的兩粒千年雪蓮，再重的傷也沒問題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朱大人傷勢好了，反而是一件很大的麻煩！」

林飛不解的道：「你小子說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擔他還會找天龍一決死戰……」

他剛說到這裡，耳畔突然傳來見性大師的傳音，道：「施主，三龍已聯手找來了，你趕快將禪心丹服下，借三龍的外力，而將藥力引發，快點，再遲就來不及了，我先將他們引開一會。」

尤不平深知見性大師作此交代，必有很大含意，他趕忙掏出兩粒蜈蚣珠給金大堅和丁亮，而自己却乘機將禪心丹服下，並暗中運功調息。

他行功剛滿一週天，就已聽到百丈外，有一陣破空飛行的聲音，而且剛好又是三個人。

尤不平的天聽大法本已獨步武林，他服下禪心丹後，此時更是靈台空明，全身都有一種飄然感覺。

但他還沒來得及通知在場的人，空中已疾如閃電般，落下了三條人影。

這時天色已經大亮，初昇的陽光照在來人的紅衣僧袍上，顯得特別刺目。

來的三人，却正是三三會中天、地、人三龍。

說起來也眞邪門，三龍都受了嚴重的傷勢，天龍和地龍更是缺腿斷手，但此刻他們不僅四肢齊全，連內傷似乎也全好了，尤其是他們的輕功速度，更是快得驚人。

三龍落地後，先向在場的人看了一眼，天龍一語不發，突然欺身朝少林掌門無爲大師抓去。

無爲還是第一次和三龍照面，他見天龍這一抓之勢，不但內力強猛，而且全身的要穴都在他控制之下。

無爲大師不由暗中一驚，猛然一提眞氣，左掌右拳他同時迎擊了過去。

少林武學乃佛門正宗心法，走的全是剛猛路子，他出手第一招就用上了兩種絕學，羅漢掌和伏虎拳。

這兩種絕學都是載於達摩三式，對方武功越強，越能發揮它的反震之力。

三龍對中原各門派武學，雖然都摸得很清楚，但無爲大師乃當今少林第一高手，所以天龍却忽略了他的內功修爲，實已高出武當等各派掌門太多。

雙方招式接實，無爲大師左掌雖已被他抓斷，但天龍前胸挨了一拳，却震得他口噴鮮血，身形倒飛出四丈。

可是這個番僧也確實夠邪門，他身形在地上滾動幾下，雙腿一彈，人已像疾弩般撲了過來。

無爲大師身爲一派掌門，他又豈肯示弱，一催丹田眞氣，右拳正待擊出，而天龍前撲的

身子，突然間變得像是弱不禁風樣子，又自動的一路翻滾回去。

天龍再度彈起時，而尤不平也正好站在無爲大師身前。

他此時臉上易容業已自動消失，天龍莫名其妙的挨了一下，這時才怔過神來，他有些不信的道：「小子，剛才那一掌是你發出的？」

尤不平冷冷的道：「三龍一聖如果只有這點能耐，還是趁早趕回西域，也許還能多活幾年。」

天龍厲聲道：「放屁！洒家剛才因爲沒有注意，才被你偷襲得手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現在你注意了，下一招我要摑你的耳光子，因爲你滿口髒話，不像個出家人……」他說着身形已像風一般飄了過去。

天龍雙掌疾出，暗勁洶湧，他周圍三丈以內，都已佈滿了罡氣。

但尤不平身形却巧妙無比的自他右首欺進，只聽兩聲脆響和一聲悶哼，接着尤不平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。

可是天龍的雙頰上却明顯的出現了十道指痕，傷勢不重，不過他的兩邊臉都已腫了起來。

這一來不僅是天龍不敢相信，而地龍和人龍也都非常意外，六隻眼睛不自覺的都瞪在尤不平身上。

尤不平淡淡的道：「你們三個人還是一起上吧！如果是輪流來，下一個就沒有那麼輕鬆了！」

人龍踏前兩步道：「小子，你就是鏢客，在進寶賭場洒家倒是走了眼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走眼的地方還多着呢！可憐的還是白眉仙翁申子侯，他臨死還做了個糊塗鬼。」

人龍老臉一紅，厲聲道：「你小子馬上就會去找他解釋清楚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們三龍如果不聯手，我就先打掉你的狗牙……」

他人隨聲動，話未說完，人龍的臉上已左右開弓的挨了兩掌。

這兩掌打得更怪，他居然是從人龍雙掌前推中硬擠進去的，落掌聲音不大，但力量却很重。

他回到原來停身地方時，人龍忍不住噴出一口鮮血，却連滿口牙齒也一起吐出來了。

人龍憤怒得目中都快要噴出火來，他牙齒全掉了，鴈人也說不清楚，「哇哇」叫了一陣，連地龍和天龍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。

不過他的雙臂已在這突然之間長出六尺，手臂和雙掌都已成了紫色。

無爲趕忙低聲道：「施主多小心，這是西域天龍會的六合神功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晚輩猜想，可能也是這種邪功！」

無爲大師道：「西域的六合神功，也是佛門的正宗武功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正宗武功沒有用毒的，用了毒就不能算是正宗武功！」

無爲怔了一怔，道：「看他雙掌上的顏色，可能眞的有毒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當然有毒，而且這種毒性很強，比起一般毒砂掌之類功夫，不知要高出多少倍。」

無爲大師神色凝重的道：「施主小心了！」

尤不平笑笑道：「晚輩不跟他對掌，他就沒有轍了……」

地龍冷冷的道：「那可由不得你，剛才你一再指明要咱們三個人下場，現在咱們只好聯手領教你這位中原第一劍客幾招絕學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在下只是一名鏢客，從來就沒有人叫我劍客。」

地龍道：「你是中原第一劍術高手，那可是大家公認的，所以咱們現在要領教的也是你的劍術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別人愛怎麼說我管不着，但我自己却從未以劍道第一高手自許過。」

地龍道：「你承不承認都沒有關係，咱們三個人都要採取劍擊，你自己小心了！」

尤不平看看三龍，見他們都沒有帶劍，不由暗中一震，因爲他想到了傳說中西域有一種飛劍。

飛劍是劍仙之流才能練成的，而且他也不相信這世界上眞有劍仙，尤其是這三個酒肉和尙，吃喝嫖賭樣樣都來，當然他們也練不成劍仙。

不過在喇嘛教中，以氣運劍，飛出傷人倒是有的。

那是一種特製的小劍，其薄如翼，却又鋒利無比，氣功又練到了家，可以把它吞在腹中，隨時吐出傷人。

這種劍是跟氣連成一體的，收發由心，飛行速度又快，任何一個好的劍手，遇上了都很難將它擊落。

尤不平心裡在想着應付之法，口中却淡淡的道：「三位大約已練成了飛劍，在下雖聽人說起過，却還沒有開過眼界。」

天龍冷笑道：「你小子馬上就可以開眼界了，最好是看清楚一點，以後再也沒有機會了！」

尤不平故作驚色道：「飛劍眞的如此厲害，你可否先表演一次給我看看？」

天龍道：「你看一百次也沒有用，這世間也沒有人能破得了咱們的飛劍的，但咱們劍出必定傷人，咱家就是先拿少林派的這老和尙作個試驗……」

他突然把口一張，一道白光像閃電般朝無爲大師飛了過去。

尤不平就站在無爲大師旁邊，却也來不及阻止。

無爲大師大喝一聲，雙掌運足全力推了出去，但掌風撞在白光上，也只能將它速度擋得慢了一點，在空中繞了一圈後，又再度朝無爲大師攻去。

尤不平的手已搭上劍柄，但無爲大師却快他一步，躍起身來，探臂逕往白光抓去。

由於他的動作太快，尤不平想阻止都來不及，只見一陣血光飛洒，無爲雖把白光擊偏了，但他的一條右臂已被絞得粉碎。

白光打了個轉，正待三度攻擊時，但草老大突然欺身如電，青光暴漲，已將那道白光絞成數段，跌落地面，正是一柄三寸來長的特製短劍。

而草老大手中却握着他自白眉仙翁申子侯手中所得來的魚腸劍。

尤不平神色一動，已像飄風般搶到草老大身前，而且一語不發，奪過了魚腸劍。

草老大微微一怔，還沒來得及開口，天龍和地龍已一左一右的夾擊過來。

尤不平左手劈出一掌，迎擊天龍，而右手魚腸劍居然暴射出有七八尺遠的劍芒，硬把地龍逼得退了回去。

天龍硬接他一掌，開始時他還運足全力，準備一舉把尤不平擊斃在掌下，誰知雙方掌力接實，他才知道情形不對，尤不平的掌風中，像是有一股磁力，將他發出的掌力，不停地吸收過去，而且後勁極強，把他的人也拉得不停的往前衝。

地龍和人龍還以爲他是想利用機會，奪下尤不平手中的魚腸劍，所以二人都沒有出手，怕尤不平提高警覺先躲開了。

可是當他們發現情況不妙，再想出手時，已經慢了一步，因爲尤不平右手的魚腸劍，使出一個怪招，誰也沒有看清是怎麼回事，而天龍的斗大腦袋已被絞得血肉橫飛，洒落一地。

他那具無頭屍身反而又自動的飛了回去，直飛出三四丈遠，才摔在地上不動。

人龍呆了一呆，才厲聲道：「小子，你這一招不是劍法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那是在緊急時保命的招式，可能不成章法……」

人龍怒聲道：「放屁，能一招殺死天龍，你會不知道那是什麼招式！」

尤不平聳了下肩道：「信不信由你，因爲你們三龍都練成了殺不死的功夫，砍斷四肢，甚致於大開胸膛都沒有用，我以爲砍掉他的腦袋，他也會再長一顆出來，想不到竟能殺死他，這一下可好了！」

人龍道：「好什麼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是說我好了，你們都要倒楣，既然你們腦袋砍下人就死了，下次動手時我就專找機會砍下你們的腦袋！」

人龍臉色變了一下，但他却獰笑道：「洒家腦袋如果是好砍的，也輪不到你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因爲別人不知道，所以這個便宜我撿定了！」

人龍道：「洒家以爲你是死定了，而且知道這個秘密的人，一個也別想活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既然有了破你們飛劍的把握，你再想傷人，可就沒有那麼容易了！」

人龍道：「咱們還有兩個人，如果分開來動手，你能攔得住嗎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們分開來死得更快，在場的人都是內家高手，也是中原武林精英，他們只要聯合出手，能擋一招是沒有問題的。」

人龍道：「擋開一招能怎樣，下一招還是照樣會被殺死，西域的飛劍，沒有人能擋得住的！」

草老大道：「擋不住大不了掉腦袋，但是你兩個番僧還是逃不過一死！」

人龍道：「你腦袋都掉了，怎知洒家逃不過一死！」

草老大道：「老夫當然有這個信心，尤老弟剛才殺天龍時，比起殺一條野狗還容易，你們兩個人只要一分開，那還不是死定了！」

人龍臉色又變了一下，看看地龍，而地龍却悍然地道：「殺！絕不能讓尤不平活着，他已經知道了咱們的秘密。」

尤不平冷笑道：「知道你們秘密的人太多了，而且你們所要的那套玩藝，也並不眞是什麼飛劍，草前輩剛才不就破了天龍的法術。」

人龍道：「他是伏着魚腸劍的便宜，而天龍那一招也只是試探性，並未出全力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知道你們每人都可以發出三柄飛劍，但是我不會讓你們有那個機會！」

人龍道：「眞到那時候，你小子能保住自己命已經不錯了，還想管別人閒事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們自己心裡有數，我採取這個位置，誰想先動手，就等於是送死！」

他站在無爲大師和人龍之間，右手持魚腸劍，左手却半握着拳。

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姿式，但內行人一看就知道那是一種很深奧的攻擊位置，不管是從任何一個角度出手，以尤不平的修爲，足可在一招之內置對方於死地。

地龍和人龍都是大行家，他們臉色微微變了一下，地龍却毅然的道：「鏢客交給我，你必須在一招之內，把他們全體解決！」

人龍搖搖頭道：「咱們犯不着下這麼大的賭注，萬一你擋不過尤不平一招，後果將很難想像！」

地龍道：「咱們犧牲了一個人，總不能就此算了！」

人龍道：「在蒙陰城咱們的高手已經犧牲太多，還是先回興安嶺再說。」

尤不平冷笑道：「你想得倒很天眞，既然被我遇上了，還會讓你們再走掉！」

人龍怒聲道：「笑話，咱家如果想走，天下還沒有人能攔得住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今天就很例外，我殺死了天龍，就是爲了防止你們逃走。」

人龍道：「咱家不懂你的意思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不懂我懂，你們三龍練成了一種聯體飛劍，雖然我不相信這種劍術如何厲害，可是我也不願拿別人生命冒險。」

人龍道：「咱們與敵人動手時，從來就沒有三個人聯手過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們的氣功已經練到了能分能合，憑着眞氣的感應，而結爲一體，只要你們暗中有了約定，表面上根本就用不着聯手。」

人龍臉色又是一變，道：「小子，這是咱們最大的秘密，你怎麼會知道的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當然是天龍告訴我的。」

人龍厲聲道：「放屁！天龍就算明知道要死，也不會告訴你這件事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當然不會親口說出來，但是他却用動作表現出來了。」

人龍不信的道：「他如果眞發出感應求援，你小子還能活到現在，就是因爲咱們沒有一點感覺，天龍才死得不明不白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在和我對掌時，就已發出求援感應，但中途被我切斷了，所以你們才毫無所知。」

人龍冷笑道：「你如果眞能切斷天龍發出的感應，又何必殺死他，等咱們三人聯手，你可以一舉把咱們都殺掉，不是省事嗎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說過我這個人不喜歡冒險，等你們三個人聯手，萬一我接不下聯體飛劍，豈不是跟自己過不去！」

人龍道：「你殺死天龍，就有把握勝過咱們聯體飛劍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沒有，但我採取這種個個擊破方式，總比讓你們聯手安全一些。」

人龍冷笑道：「你太高估自己了，而且你對聯體飛劍所知，也僅此而已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知道這麼多已經夠了，佛門中有一種五行無相斬，這是失傳江湖的一種絕學，而且也是禁止使用的神功，可是它却正是你們眞氣感應聯體飛劍的尅星，我剛才只用三成眞力，就把天龍的感應切斷了！」

人龍臉色大變道：「小子，你到底是誰的門下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是跑單幫的鏢客，雖有不少師父，却沒有人承認我這個徒弟，所以誰的門下也不是。」

人龍道：「你的五行無相斬是跟誰學的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是一個老和尚。」

人龍厲聲道：「我當然知道是老和尚，但這老和尚叫什麼名字？」

尤不平聳了下肩道：「你問我我又去問誰，咱們之間除了練功夫外，從來不談別的。」

人龍不信的道：「天下會有這種師父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怎麼沒有，我一個人就遇上九個。」

人龍一呆道：「你有九個師父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應該是十個，因爲其中有一位是先父……」

人龍冷聲道：「你還有老子，咱家還以爲你是一個雜種……」

尤不平不等他說完，已欺身如電般攻了過去。

人龍倒是不敢輕視他手中的魚腸劍，急忙把口一張，立即有三道白光飛了出去。

誰知尤不平人到中途，半握的左手，突然發出一把豆子，破空銳嘯，迎着白光撞去。

而他的人也在半途中轉了方向，身形比閃電還疾，一下子就飛到地龍身前五尺內。

事情變化雖然有些出人意料，但地龍乃西域第一高僧，他不僅反應迅速，右掌已運集了十二成眞力劈出。

而尤不平左手在發出大豆子後，一直就是蓄勢以待，地龍掌風才出，他已搶先攻了出去。同時他右手的魚腸劍，也突然自動的飛了出去，青光暴湧，像是一條憤怒的飛龍，在空中一轉一絞，地龍一顆腦袋已被絞得粉碎。

這個變化太大了，人龍怎麼也不敢相信，尤不平在舉手投足之間，就已連殺兩人，尤其是那柄魚腸劍從他手中發出，居然比飛劍還快，地龍的屍體剛剛倒下，青光又已逼近他的上空，盤旋低繞，聲勢十分凌厲。

他吐出的飛劍，被尤不平一招龍擺九尾大豆子阻擋住，正感進退兩難，却眼看魚腸劍又凌空攻至，他不由凶心大起，一聲怒吼，人已躍起五丈，反超在魚腸劍上面，掌脚齊施，全力攻了過去。

人龍的武功遠超出天龍和地龍甚多，僅次於一聖，他此時全力出手，竟把魚腸劍逼得反朝無爲大師刺去。

尤不平是以暗器手法發出魚腸劍的，他比起三龍以氣運劍，尤能隨心所欲，右手一招，已把劍收了回來。

但人龍飛出的三把飛劍，仍被尤不平困在空中，這時想收回去都不可能，他已知道今天這一戰，能不能全身而退，還是一個問題。

他心中迅速的作了個決定，而發出一聲悽厲長嘯，連三柄飛劍都不要了，竟然破空逃走。

尤不平左手再一招，不僅收回那把大豆子，也收回人龍遺下三柄小劍。

林飛走過來道：「小子，你好像是又學了一手，昨天你和天龍還是勉強打成平手。」

尤不平冷聲道：「你如果有意思，我現在就把這一手傳給你！」

林飛趕忙搖頭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老夫不是練這種絕學的料子，跑跑腿還可以勉強充數。」

尤不平神色一動道：「我幾乎忘了你的專長，現在就請你陪同兩位草前輩盯住人龍的下落。」

林飛道：「這個番僧並不是普通人物，他此時最少已遠離數百丈，想盯住他可不容易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已經有人暗中盯下去了，你們趕下去主要是打接應。」

林飛一怔道：「盯下去的可是顏菁菁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另外還有一個人，但那人身分不肯公開，我擔心她跟顏菁菁衝突起來。」

林飛擠擠眼道：「小子，你最近好像是走了桃花運，怎麼走到那裡都有女人跟着你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就是鏢客的好處，光棍一個，四海爲家，無牽無掛。」

林飛一怔道：「你小子難道想打一輩子光棍，那恐怕不行，有人不會答應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的事情，別人不答應有什麼用，而且我這個鏢客是跑慣了單幫，如果一下子弄五六個老婆跟在後面，誰還敢請我保鏢！」

林飛一怔道：「你小子沒有發燒吧？剛才還說要打光棍，怎麼一下子就跑出來五六個老婆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有什麼稀奇的，我保了十幾年鏢，認識的女人何止五六打。」

林飛不信的道：「老夫對你小子最瞭解，據我所知，你應該還是個童身。」

尤不平冷笑道：「這種事情難道我還要找你幫忙，廢話少說，快點去盯人要緊！」

草上雙飛已經先走了，而林飛輕功居然比二人還高，只緊趕一陣，就反超在二人前面了。

尤不平見三人已經按照計劃盯下去了，這才掏出一粒蜈蚣珠給無爲大師服下，少林的大還丹已是武林一絕了，但比起蜈蚣珠的效果，又不知相差多少倍。

無爲是少林第一高手，經過一陣調息後，雖然廢了一臂，而內功却增加半甲子以上。

他站起身合掌一禮道：「承蒙施主厚賜，老衲也想趕過去打個接應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大師出動不太方便，江湖中認識你的人太多，咱們還是留在此地等候消息吧……」

李繼先忙道：「各位連番苦戰，也需要略作休息，在下已經吩咐人準備酒菜了！」

尤不平倒是毫不客氣道：「那就打擾李兄了，順便請再多準備一桌素齋。」

無爲大師道：「老衲只有一個人來，用不到那麼多……」

尤不平笑笑道：「大師不是還有七位同伴嗎？他們也都是佛門高僧，外面天寒露重，何不請他們進來一起用點素齋！」

無爲一怔道：「施主好靈的聽覺，他們是本派的少林七子，門戶不幸，他們是專爲對付三老而來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此次九大門派全部牽涉在內，實出晚輩始料未及，幸好少林、峨嵋兩大門派還能保持中立。」

無爲道：「三老失節，與匪爲伍，是老衲無德，此間事了，老衲回山當面壁十年……」

只聽一聲冷笑道：「老和尚，你還能活十年嗎？就算你眞的面壁十年，也解決不了問題。」

隨着話聲，大廳門前已快如閃電般，飄落一個矮矮胖胖，身著土布短裝的老人。

老人手中還拿着一根紫銅煙桿，磨擦得精光閃閃，少說也有五尺長以上。

他咬在嘴中不停的吸着，烟鍋中還冒出裊裊青烟。

無爲乍見這個矮胖老人，不由臉色大變道：「各位小心，烟裡有毒！」

矮胖老人哈哈怪笑道：「老夫來了已經有半天，你現在才打招呼不是太晚了！」

無爲大師道：「你已經來了半天？老衲曾派出本派七子守在四周，難道他們沒有發現你？」

胖老人道：「當然發現了，但我噴出一口烟，他們就老實多了！」

無爲一驚道：「他們都中了毒？」

胖老人道：「你不是多此一問，老夫的迎風三吹，只用出兩吹，他們就睡著了！」

無爲向尤不平使個眼色道：「施主，你看著他，老衲出去察視一下七子中毒如何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用看了，他們是睡了一下，但醒來後肚子都有點餓，所以我才叫李兄特別準備了一桌素齋。」

無爲大師臉色凝重的道：「施主，你大概還不知道這個人的來歷……」

三〇

尤不平淡淡的道：「烟火弔客牛布衣，我雖然沒有見過，但就憑他這付德性，猜也可以猜得到。」

牛布衣怒聲道：「小子，你已死到臨頭，還敢對老夫如此無禮！」

尤不平聳聳肩道：「我對皇帝說話也是這個樣子，你不過是江湖中一個小混混，在鏢客面前還叫不響字號！」

牛布衣厲聲道：「老夫的字號叫不叫得響，你馬上就會知道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早就知道了，如果你眞叫得響，少林七子怎麼都回來了！」

牛布衣不由一驚，他抬眼望去，果然見少林七子已分別從他兩邊包抄過來。

但他仍有些不信的道：「老和尚，你們是怎麼醒過來的？」

七子之首宣了聲佛號道：「老衲也不太清楚，咱們好像是糊裡糊塗的打了個盹，但很快就醒了。」

牛布衣獰聲道：「放屁，中了老夫迎風三吹，豈是打個盹就可醒過來的！」

尤不平冷冷的道：「你的迎風三吹如果眞有那麼厲害，咱們在此地的人怎麼都會沒有事！」

牛布衣一怔道：「你們可能是伏內功深厚，把毒性逼住了，但不出半炷香的時間，你們都會變成死豬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的迎風三吹大概是對死豬才有效，對人却用不上。」

牛布衣厲聲道：「老夫早就知道你小子鬼名堂很多，所以我特別加了兩倍的料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太相信你的藥物了，假如你不服氣，咱們打個賭如何？」

牛布衣是個出了名的賭鬼，聞言不由目中一亮道：「行，小子，你說說看，是怎麼個賭法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當然是用賭具，動武功你會輸得更慘，而且也無法使你心服。」

牛布衣道：「好極了，老夫聽說李絕戶死了，遺留下不少銀子，難得有這個機會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錯，三五千萬兩黃金在李家宅子裡隨時都可拿得出，但機會是均等的，你也該先亮亮底，這是賭場的規矩。」

牛布衣舉了舉手中旱烟桿道：「老夫這根合金烟桿，乃武林一寶，萬金難求，憑這塊招牌難道還不夠……」

尤不平不等他說完，左手青光暴湧，一把大豆子全都緊貼在他前胸要穴上。

尤不平冷漠一笑道：「這十六粒大豆子，雖然也是關外名產，但並不能算寶，可是它在我的手中却比你的旱烟桿更值錢。」

牛布衣變得一臉死灰的道：「你不過是伏着暗器手法高明，如換到別人手中，它就一無可用之處了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錯，但你的合金烟袋桿到了別人手裡，不但不值一文，反而成了累贅，如用它吸烟，說不定還會中毒送掉老命！」

牛布衣道：「這怎麼能混爲一談，大豆子在關外到處都有，一兩銀子可以買幾斤，但老夫這支旱烟桿乃合金打造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又有什麼用，問題不是在它的價值，而是要在市場上能流通。」

牛布衣全身穴道都被控制，却不敢用強，他想了一下，才道：「如果不能以代替品作爲抵押，老夫只好承認下不起這個注。」

尤不平笑笑道：「代替品當然可以，但不能用兵器抵押，否則憑我這一把大豆子，你就賠不起！」

牛布衣知道這是實話，但他仍不甘心的道：「老夫身上除了這根紫銅烟桿值錢外，別無

長物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世上最值錢的東西，莫過於生命，如果你眞有興趣賭，就用你的人抵押三千萬兩黃金。」

牛布衣道：「老夫的身價有那麼高嗎？向誰抵押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的身價連三十兩金子都不值，但你的迎風三吹很值錢，我是鏢客，當然向我抵押了。」

牛布衣道：「行，有了三千萬兩黃金，老夫倒可以賭他個痛快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既然答應了，就立下賣身契吧！」

牛布衣一呆道：「賣身契？但老夫並沒有說過要賣給你們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抵押跟賣身本來就是一碼子事，你如果輸光了來個不認賬，我總不能爲了金子殺人，即使是賣牛賣馬也要立下個契約。」

牛布衣道：「老夫如果贏了呢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贏了你可以把人贖回去，輸了可就得認命聽我的。」

牛布衣道：「你萬一不守承諾，老夫豈不是輸贏都要賠上一個人……」

尤不平冷笑道：「鏢客的金字招牌，比起你的迎風三吹值錢多了，我如果眞要來硬的，要你的老命，你也只好乖乖的認了！」

牛布衣也獰聲道：「沒有那麼容易，輸的也許會是你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用不着故意拖時間，咱們如果眞的中了你迎風三吹，早就該倒下了！」

牛布衣確實以爲在場人都中了毒，由於內功深厚，暫時壓住了，想把時間拖久一點，等毒性發作，再撿一個現成的便宜。

現在被尤不平說穿心事，不由臉色又是一變道：「老夫的迎風三吹，無藥可解，你們是怎麼避開的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根本用不著避，你的迎風三吹不過是滲在烟中的一種霧氣，在室中還有點用，在室外却一點用也沒有，我只要吹口氣把它逼散了，就傷不到人。」

牛布衣跳起來道：「你小子原來是用這種投機方式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是唯一解法，怎麼能算是投機，連你自己在施毒時，都不敢站在下風呢！」

牛布衣道：「這是老夫的秘密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忘了我是鏢客，江湖中什麼下五門手法能瞞過我，你剛現身時，我就先向少林七子暗中打了招呼，所以他們才都沒有事。」

牛布衣終於嘆口氣道：「老夫到現在才知道，你在江湖樹了那麼多的強敵，一直能活得好好的，並不是全靠運氣，因爲你的心機比你的武功更可怕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破你的迎風三吹可是憑眞本事，而且在賭場上還是要靠運氣。」

牛布衣道：「你常賭嗎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鏢客跟賭和女人是永遠分不開的，不過我的手風一直很好，你現在如不想賭就不必立約。」

牛布衣想想道：「好，老夫立約，就算賠上一條命，我也要見識一下你的賭技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如果規規矩矩的不玩花樣，絕不致賠命，就算輸光了，我還是會負責你的零用錢。」

牛布衣幾乎跳起來，但他還是忍住了沒有說話，很快的就寫好了契約，而尤不平也交出三千萬兩黃金。

李繼先從李絕戶生前的房子裡，找出幾種賭具，骰子、牌九、麻將等都有。

尤不平道：「這些賭具都是死人留下的，你老子最好先檢查一下，看看有沒有假。」

牛布衣冷聲道：「不必，老夫九歲就在賭場混，什麼大場面都見過了，賭假博我比誰都內行。」

尤不平笑笑道：「這樣說我倒是郎中遇上了老千，在下連鏢客這兩個字，都是自賭場中混出來。」

牛布衣一怔道：「賭場雖是龍蛇混雜之地，老夫却從未聽說有人請過保鏢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只限於小場子，就以進寶賭場來說，你如果眞動手脚，贏了錢就別想輕易脫身！」

牛布衣道：「錢百川早就已答應了進寶賭場有我三分之一的股，老夫需用錢隨時可以支領，又何必動手脚。」

尤不平有些意外的道：「你既是進寶賭場的股東，身上怎會不帶銀子！」

牛布衣道：「人龍那一夥，昨夜就輸掉半個賭場，聽說都被你贏來了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錯，咱們麻將、骰子都較量過，他想在我面前弄鬼，結果却害死了白眉仙翁申子侯。」

牛布衣道：「他那幾手還是跟我學的，想在這個圈子裡混，最少還得練十年。」

尤不平微微一驚道：「人龍只是在技巧方面還不夠熟練，手法的控制已相當不錯了。」

牛布衣點點頭道：「你的觀察力很強，但他的手法控制，全憑功力高，以氣馭物，眞正碰到行家，會輸得很慘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的批評的確很中肯，不過徒弟如此，師父也高明不到那裡去，咱們還是言歸正傳，你願意推牌九還是擲骰子？」

牛布衣道：「每樣都賭，但老夫聽說你麻將手法很高，咱們就先打麻將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麻將很浪費時間，咱們就以一圈爲限，還空着兩門，就請兩位李老弟湊個脚。」

牛布衣倒出麻將，伸手一摸道：「這副麻將牌和骰子都有假，賭起來可要憑本領了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兩位李老弟只是作陪，他們不賭輸贏，但爲了避免嫌疑，他們打出的牌，你我都不准吃或碰！」

牛布衣道：「這雖不是正規賭法，倒也公平，好，就這麼辦，請理牌吧！」

四家牌理好，尤不平却要牛布衣打骰子。

牛布衣怔了一下，抓起骰子就擲出個六點，他上家是李繼先，開門後還打的是十三張。可是剛摸了兩圈牌，尤不平已攤開牌和了，而且還是自摸雙。

牛布衣笑道：「光棍不胡頭一牌，你還嫩得很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裡，不由呆住了！

因爲尤不平面前攤開的牌，居然是十四張紅中。

麻將牌裡面有十四張紅中，這是天大的奇聞。

牛布衣在賭場中混了六十年，連聽都沒聽說過，但是這一次居然讓他碰上了。

他忍不住一踢椅子，人已站起來道：「小子，你這一手玩得太不高明了！」

尤不平淡淡的道：「怎麼樣才算高明？」

牛布衣道：「麻將牌裡冒出來十四張紅中，那豈不是成了假的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咱們賭的本來就是假博，你自己也早就聲明過了！」

牛布衣道：「老夫不知道這副牌裡有十四張紅中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只能怪你學藝不精，牌是你親手檢查的，還有什麼話好說！」

牛布衣終於又坐下來，嘆了口氣道：「老夫承認栽了，但這副牌如何算法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副牌叫做洪門殺九洲，是牌中之王，按照規矩，不但要吃光你身上的銀子，而且還得終身做我的奴僕，不過咱們事先既然沒有說明，你就賠我三千萬兩黃金算了……」

牛布衣不等他說完，人已跳起來道：「放屁，三千萬兩黃金都給你，老夫不是連翻本機會也沒有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這樣說就太不上道了，洪門殺九洲，還有個名字叫洪門十四聖，他們都

是反清復明的烈士，這也是洪門中爲了紀念他們反清復明的英勇犧牲，才在麻將中留下他們的崇高地位。」

牛布衣道：「老夫跑了大半輩子賭場，怎麼沒聽說過麻將中還有洪門十四聖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種大牌百年難得出現一次，一旦出現，即代表十四聖賢顯靈，天下必有大亂。」

牛布衣仍有些不服的道：「你這套歪理是從那裡學來的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至聖先賢，怎麼可以說是歪理，我這套理論，只要是圈內前輩，放之四海而皆準。」

牛布衣冷聲道：「老夫要是不承認這場輸贏呢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馬上就有災禍臨身，現在牌我沒有動過，你如不服氣，把它翻過來重洗一次，保證找不到一張紅中。」

牛布衣當然不肯相信，又仔細的把麻將看了一遍，而後翻過洗也沒洗，而且他雙手中正好各抓了七張紅中。

他忍不住陰笑一聲，可是當他把一百三十六張麻將牌攤開時，被他抓在手中的十四張紅中，居然變成了東南西北風，而且在整副牌中，却連一張紅中都找不到，反倒多出了四張白

板。

牛布衣這一次整個人都驚得呆在當地了。

麻將牌中出現了十四張紅中，他並不覺得怎樣，以爲尤不平仗着手法敏捷，從中搞鬼，所以他在翻牌時，就把那十四張紅中緊緊的抓在手中，目的是想要尤不平知道他並不是凱子。可是當他攤開手，發現紅中變成四風時，他才知面前這個轟動武林的年輕俠士，是一個眞正厲害角色。

牛布衣在江湖中也並不是無名小卒，在他的全神貫注下，能將他手中牌換走而不被發覺，幾乎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。

他怔了怔神，獰笑道：「小子，你居然連這種江湖中下五門的扒竊手法也學會了！」

尤不平僅僅看他一眼，伸出左手，冷冷的道：「拿來！」

牛布衣故作不解的道：「拿什麼？」

尤不平怒聲道：「你姓牛的少裝蒜，在我鏢客面前，你這一套行不通……」

牛布衣乘他說話之際，跳起就是一掌，直劈尤不平前胸，而他右手的紫銅烟桿，也在剎那之間連攻出十七招，每一招都是指向要害。

尤不平本來是站在他面前毫無戒備，可是牛布衣招式攻出後，才發現面前的人不見了。

他不由暗中一驚，急忙一提眞氣，人已飛起五丈，正待破空逃走，却突然感到後領一緊，只聽尤不平的冷笑聲道：「滾回去，在鏢客面前想要無賴，那是自討苦吃！」

隨着笑聲，牛布衣已被重重的摔落地面，好半天才爬起來。

但他人剛站起來，一種硬硬的東西已壓在他喉嚨上，而且燙得他幾乎叫出聲來。

原來壓住他喉嚨的，竟是他的紫銅烟桿上的烟鍋，不知是什麼時候到了尤不平的手中，烟鍋裡的煙草尚未全熄，熱度仍然很高，所以燙得他連皮帶肉都發出一陣焦臭味。

牛布衣知道逃走是沒有希望了，他咬牙忍痛，乾脆閉起眼睛，站在原地不動。

尤不平收回烟袋桿，冷冷的道：「你冒瀆了洪門的聖賢，就算我不殺你，你也走不出十步，必將授首。」

牛布衣道：「屁的聖賢，麻將牌是根據水滸傳中，一百零八個強盜製造的，所以每天都有人罵他們。」

尤不平冷聲道：「你能說出這種話，不但是不上道，而且更污辱了洪門先賢，今後你走到那裡，都將成爲洪門的叛徒，他們絕不會放過你的！」

牛布衣道：「洪門關我屁事，他們跟老夫之間根本就扯不上關係。」

尤不平沉下臉道：「眞的嗎？你剛開始進入這個圈子裡混，是憑什麼？」

牛布衣臉色一變道：「老夫是憑自己這根紫銅旱烟桿打出來的天下……」

尤不平哈哈一笑道：「你這可是不打自招了，你的旱烟桿產自何處？它有多重多長？」

牛布衣全身一震，道：「你到底是誰？怎麼會懂老夫門戶中的行話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是誰你還沒有資格問，但我却有權懲治洪門叛徒！」

牛布衣道：「你又憑什麼認定老夫是洪門中人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如果沒有把握，會亮出洪門中的十四聖嗎？而且你出手摸第一張牌，用的就是洪門開天闢地！」

牛布衣被他逼急了，不由又使出小混混賭場中那一套嘴臉，獰聲道：「洪門在江湖中早已除了名，就算老夫眞的是洪門中人，你又能怎樣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是誰告訴你洪門在江湖中除名的，他們雖然不願意出名，但他們仍有一股龐大勢力，只是他們的任務已經不再是和官府作對，而是做著默默無聞的俠義行爲，偶爾遇上一些貪官污吏，他們仍會伸手一管。」

牛布衣道：「老夫從來就沒有見過這些人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自己應該清楚，見到了他們可不是好事。」

牛布衣道：「你見過他們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不知道你所指的他們是誰，但我經常遇到洪門中的五位老前輩，他們的任務是調查門戶中叛徒，而後加以懲治。」

牛布衣臉色大變道：「他們五個老鬼還沒有死……」

只聽一個冷冰冰聲音，來自半空道：「咱們這幾個老鬼命長得很，牛七，你這些年來混得很不錯吧！」

隨着話聲，院牆外已連續飛進五名老人。

這五個老人的年齡都比牛布衣大得很多，他落地後，根本不看牛布衣，却向尤不平連連拱手道：「老弟，多承你義伸援手，替本門擒住此一叛徒，洪門全體弟子都會記住老弟……」

牛布衣乘他說話之際，手中的紫銅烟桿突然變成了五截，分別襲向五個老人。

這是他防備五人圍攻，苦研數年的一手救命招式。

剛才烟袋被尤不平奪去，正好丟在他的脚前，所以他毫不費力的單脚一挑，已撈到手裡，隨手就是一記絕招。

烟袋桿雖然分成五截，威力反而更強，又疾又快，一下子就奔射到五人前胸。

而牛布衣在烟桿出手後，身形也突然迅如鬼魅般，僅僅閃動幾下，就已衝出五人包圍，遂即提氣飛升，人已向牆外落去。

這五個老人是洪門中輩份最高的五位長老，也是洪門五祖的後人，叫做洪門五英，牛布衣雖是暴起發難，但想傷到洪門五英却沒那麼容易。

五人隨便一伸手，就將疾飛而至斷烟桿接住，正待飛出追去時，但院牆外却緊接着傳來牛布衣的一聲慘嚎。

洪門五英不由一怔，可是就在這時，院牆外面又飛進兩條身影。

這兩人却是沈長賓兄弟，他們一手提着刀，一手却提著牛布衣的兩截屍體。

洪門五英一臉驚疑之色，尤不平笑笑道：「他們兩位是在下的兄弟，很少在江湖中走動，不過他們的刀法還算說得過去。」

五英老大洪孝義道：「豈止說得過去，他們能在一招之下，使牛七伏誅，可以稱得上是一流高手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們練的是三絕老人的三絕刀法，暗中又加入幾招劍法，雙刀聯手，連天龍也不敢輕視。」

洪孝義輕嘆道：「老朽這一路行來，雖聽到不少有關老弟的英雄事蹟，但內心中多少還有點不大服氣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只是江湖朋友的抬愛，晚輩雖喜歡管點閒事，但與洪門先賢的英勇爲國

事蹟相比，可就黯然失色了！」

洪孝義道：「老弟如果這樣說，可就太見外了，先祖當年從事反清復明工作，原是爲了天下蒼生，但高宗卽位後，對我漢人已很少採取激烈手段，反倒有不少江湖人假藉反清復明口號，從事於不法活動，洪門弟子爲瞭解內情，會化整爲零，花了三年多的時間，探知他們居心後，卽隱身草莽，決定不再過問江湖事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洪門是眞正江湖人，如眞想不問江湖事，談何容易！」

洪孝義道：「咱們在隱居的初期，確也清靜一陣，誰知門下弟子禁不起十丈紅塵引誘，先後竟有好幾個人都和三三會暗中有了勾結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也難怪他們，連九大門派中的掌門，都有不少人投靠三三會。」

洪孝義道：「洪門與九大門派不同，咱們的行動，更是很容易受人誤解，因爲三三會這個組織，他們的眞正目標，還是爲了刺殺皇帝。」

尤不平一怔道：「前輩這個消息是從那裡得來的，三三會的前身不是西域的天龍會嗎？」

洪孝義道：「不錯，但天龍會二十年前被見性大師禪心指所創，他們尙不致敗得如此淒慘，主要還是派在京城的三名紅衣喇嘛，被現在皇上派人暗殺了，這三個人都是天龍會的一流高手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皇上又爲什麼要暗殺他們？」

洪孝義道：「這三名紅衣喇嘛被派到京城，主要任務就是做內奸，他們在朝中製造是非，分散朝廷實力，使掌兵大臣各自爲政，希望能造成一次兵變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們想法也太天眞了，就算是朝中發生一次兵變，他們幾個番僧又能怎樣，皇帝還輪不到他們去做吧！」

洪孝義道：「老弟可也不能小看這件事，他們如果眞的成功了，內有權臣支持，外有江湖人爲患，這個皇帝雖然很英明，想一下子救平，可也不是簡單的事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依照前輩說法，三三會在興安嶺所作所爲，官家早就知道了？」

洪孝義道：「當然是知道了，如果認眞說起來，三三會的勢力，還是皇帝一手促成的。」

尤不平微感意外的道：「前輩此話是怎麼說呢？」

洪孝義道：「三三會中所收容的江湖人物，除九大門派之外，還有不少是武林敗類，他們仗着三龍一聖的勢力，姦淫擄掠，無所不爲，自然會引起江湖俠義之士不滿起而反抗，像窮家幫此次動員全力撲殺武林敗類，絕不全是爲了老弟，而是他們立幫的一貫俠義精神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蔡掌門如果知道這是官家有意安排，他可能不會如此出力。」

洪孝義道：「這倒很難說，因爲現在的皇帝和江湖中人很處得來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是皇宮中的大事，前輩怎會知道得如此清楚？」

洪孝義低聲道：「不瞞老弟說，大內東西廠，都有本門派去的高手，咱們這一次如果是從中加以推動，事情還會鬧得更大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並沒有放棄先人的遺志。」

洪孝義道：「咱們只是防患於未然，只要朝中不排擠漢人，一視子民，以天下蒼生爲己任，咱們還會在暗中幫助他，像三三會此次派到朝中去的幾名高手，就是被本門弟子換掉的。」

尤不平肅然的道：「難得前輩有如此胸懷，能爲整個大局着想。」

洪孝義道：「但是這個皇帝也有他自私之處，像黃河數十萬災民，他早已就知道老弟在獨立承擔這件事，却不肯出面加以支持，反而從山海關外調個總兵，萬里迢迢的跑到黃河救災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件救災工作，晚輩是繼承先父遺志。」

洪孝義道：「令尊揹上這付重擔子，雖說是出於自願，又何嘗不是受人利用，就拿蒙陰城這一戰來說吧，三三會主一聖，由於對老弟估計錯誤，他們的高手已等於全軍盡沒，可是皇上却未出一兵一卒，將來對喇嘛，他就可以推說是江湖人的私下仇殺了。」

尤不平一怔道：「如果官家眞有這種存心，那只能說是他的氣數已經差不多了。」

洪孝義嘆了口氣道：「老弟雖是總兵府的特使，但你對官場的現形記却陌生得很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晚輩這個特使是唬人的，我有時把它亮出來，也只是爲了行事方便。」

洪孝義道：「老朽猜想也差不多，但不管怎麼說，特使仍然是官派的，何況老弟這次在蒙陰已經公開亮出了身分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不能算，我是爲了壓那批武林敗類！」

洪孝義道：「他們怕的是鏢客，可不是總兵府的特使，何況當時在場的除了地方官而外，還有不少三三會的高手，都是受了權臣的指使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樣說他們也算是官府中人了？」

洪孝義道：「不過他們的身分是秘密的，却不敢像老弟那樣公開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知道有那些人嗎？」

洪孝義道：「很多，被老弟除去的遼東七煞老大陰煞無常慕容九、閻王請李絕戶、金翅鷂子董堅，就是他們的頭子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些人都死了，沒有死的還有那些人，前輩可知道？」

洪孝義道：「進寶賭場的老闆魯南一劍錢百川，好像是出身東廠，但另還有一名東廠的

高手，連皇帝好像也在派人盯踪他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個人在江湖中一定是很有地位了！」

洪孝義道：「此人行動非常小心，老朽派人調查很久，也僅列爲嫌疑人物之一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個人能躲過洪門弟子盯踪，大概是一名暗器高手吧！」

洪孝義一怔道：「老弟是根據什麼想到暗器方面的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洪門弟子不敢太過接近他，那麼他必然有一種特別武功。」

洪孝義道：「老弟智慧果然高人一等，老朽懷疑這個躲在暗中不露面的人是千手神魔趙大江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晚輩猜想也可能是他，不過趙大江只能算是江湖鼠輩，却稱不上高手。」

洪孝義道：「老弟可不能小看他，燕山門掌門千臂哪吒燕玄還是他師弟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就對了，他們是眞正鼠輩一窩，燕玄也是專門躲在暗中放冷箭的小混混，趙大江既然是燕玄的師兄，最多也只能算個中混混……」

他一句話還未說完，半空中突然湧起一片金光，銳風呼嘯，像是有成千上萬排強弩，自四面八方從空中包圍了過來。

洪門五英見到這種情形，不由臉色大變，每人都運足全力，揮掌朝空中劈去。

尤不平反而輕鬆的一笑道：「眞是說曹操曹操就到，這種耗子功，比起燕玄還差勁！」

但洪孝義却緊張的道：「老弟，你可別小看了趙大江這一手排天弩，可是他成名的絕學，聽說他闖盪江湖以來，還沒有人能破得了這種暗器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以前有沒有遇上這種暗器過？」

洪孝義道：「沒有，老朽等既不常在江湖走動，也很少和趙大江有見面的機會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是被他嚇唬住了，趙大江這手玩藝，根本就不能算作暗器，他是利用強性機簧發射的，自己躲在旁邊，却像一頭病耗子，連動都不敢動。」

洪孝義道：「可是這批疾弩上的勁力很強，咱們五人已經有點快支持不住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能支持多久算多久，各位如眞支持不住，你們就停下手來也傷不到你們。」

洪孝義急了道：「那怎麼行，趙大江的暗器上都是淬有劇毒，被射中的人大多都是當場死亡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一次例外，前輩如果不信，你就放開手來試試。」

洪孝義還在猶豫，但老二洪孝仁已低聲道：「大哥，你忘了鏢客才是眞正暗器名家，他叫咱們放手，一定是很有把握。」

洪孝義仍有些擔心的道：「可是趙大江發出的暗器種類太多了，萬一有一兩支漏下來，

咱們都受不了！」

洪孝仁道：「咱們總不能永遠這樣撐着，你看鏢客他們根本就沒有出手，可是在他們四周却沒有一支暗器！」

洪孝義略一注目，不由怒道：「趙大江這混球，難道就認定了咱們洪門五英好吃，你們準備一下，我發出暗號，大家就全力反震，只要脫出這片暗器，再找他千手神魔算賬。」

他見各人都已準備好了，遂猛然一聲大喝，洪門五英只是不常在江湖走動，他們的一身修爲絕不在九大門派掌門之下，五人全力反震，所發出的猛烈罡氣，當眞有如天崩地裂，在空中僵持不下的各種暗器，經過一聲巨響之後，都已消失得無影無踪。

三一

洪孝義還在怔神，尤不平已笑道：「前輩功力果然不凡，五位這全力一震，千手神魔從此以後，恐怕將變成禿臂耗子了……」

就在他笑聲中，左首的大樹上已像閃電般落下一條身影。

這人年齡已有八九十歲，全身是血，雙臂齊腕以下却是光禿禿的，傷口猶新，顯見手臂剛斷不久。

尤不平看了他一眼，冷冷的道：「你大概就是千手神魔趙大江，比起燕玄，你的運氣要好得多，至少還保住了老命！」

趙大江一臉獰色道：「小子，你太卑鄙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又沒有躲在暗中偷襲別人，怎麼能算是卑鄙。」

趙大江道：「你如果不是使用詭計，老夫的雙手絕不會被炸斷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火藥暗器是你自己的，而且你一來就抓在手中，它炸斷你的雙手，只能怪你學藝不精。」

趙大江厲聲道：「放屁！你說了一大堆的鬼話，老夫一時不察，被你擊中寸肘穴！」

尤不平冷聲道：「你既然以暗器名家自命，寸肘穴被人點中了，怎麼還有臉說出口！」

趙大江獰聲道：「你小子是靠著偷襲成功的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也並沒有正大光明登門賜教，偷偷的躲在大樹上，我還眞以爲是一隻野耗子。」

趙大江怒聲道：「你用不著靠一張利嘴討便宜，老夫會叫你小子付出代價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恐怕很不容易，你身上還有五粒火藥暗器，我早就知道了，在場人只要不讓你接近，你的詭計永遠也無法得逞。」

趙大江臉一變道：「你是怎麼知道的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是你自己告訴我的，九母連環梭是千手神魔的壓箱底絕活，你剛才雙手各握兩支，就證明你身上還有五支。」

趙大江恨聲道：「老夫雖然廢了雙手，不出三年，我勢必討回這筆血債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也許有此可能，但希望不大，你如安分一點找個山明水秀的地方，一面練功，一面修身養性，不是比在江湖中拚命更好嗎？」

趙大江道：「老夫是江湖人，生於江湖，死於江湖，我却沒有那種閒情逸趣，你如果害

怕我將來報復，還是趁我現在已失去抵抗力給我一劍吧！」

尤不平嘆了口氣道：「在下自闖江湖以來，從不殺一個失去抵抗力的人，但今天也只好破例了！」

趙大江臉色大變道：「小子，你如果要殺我，老夫也絕不反抗。」

尤不平淡淡的道：「鏢客要殺的人，誰也反抗不了，也沒人能夠阻止，就算你雙臂不殘還是死定了。」

趙大江道：「你動手吧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動手殺你已成定局，因爲你的仇恨心太重，我今天不殺你，將來就會給自己留下麻煩。」

趙大江厲笑道：「這麼說，你還是承認了怕老夫將來找你報仇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但我不是怕你報仇，而是怕麻煩，將來你找上我仍免不了一死，我又何不現在就成全你！」

他說着，右手已往劍柄上摸去。

可是趙大江却利用他說話的機會，人已像一隻大鳥般破空飛去。

不過他的身形飛出還不到五丈，就聽到空中響起一聲轟然巨響，在一片火光冲天下，却

傳出了兩聲慘嚎。

洪孝義一怔道：「老弟，剛才好像有兩個人的聲音！」

尤不平點點頭道：「魯南一劍錢百川本來是想來救他的，想不到反而被他炸死了。」

洪孝義一怔道：「錢百川的劍術、輕功都稱得上是頂尖高手，只是他城府太深，平時深藏不露，一般人還誤以爲他不過是個賭場老闆，武功平平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怎會對他如此清楚？」

洪孝義道：「老朽是跟踪牛七，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發現了他的劍術，有三個劍手可能都是朝中派來的，聯手圍攻他，竟然未出百招，都被他一招怪劍法所腰斬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晚輩並不是擔心他的劍法才殺他，而是前輩剛才所談的話都被他聽去了，既然宮中也有權臣和三三會勾結，前輩知道他們的秘密太多，這兩方面人手必定會出動全力對付洪門。」

洪孝義暗中一驚，趕忙拱手道：「多謝老弟又挽救洪門一次刼難，老朽今後當愼言行，以免給洪門帶來橫禍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洪門上下都是忠義之士，他們以天下爲己任，自會逢凶化吉。」

洪孝義只好苦笑一聲，但他却又想起一事道：「老弟，那趙大江身上的九母連環梭，怎

麼會自動爆炸的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晚輩實在下不了手，殺一個失去抵抗力的人，因爲錢百川知道的事情太多又不能放他走，所以我只好發出幾粒大豆子停留在空中，等他自己撞上去。」

洪孝義道：「千手神魔趙大江也是暗器名家，他怎會沒有察覺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在感覺應變方面，趙大江實在不如錢百川，他雖然查不出我的大豆子停在何處，但他已經發覺我發出暗器，所以他急着去救趙大江，却忽略了他身上的九母連環梭，反而把自己的老命也賠上了。」

洪孝義輕輕一嘆道：「老弟的暗器手法已達到意與神合的境界，就算錢百川事先知道了仍難免一死，今天承蒙援手之德，老朽有生之年難忘，改天如有差遣，老弟只要帶上一句話洪門弟兄任憑調遣。」

尤不平反而一怔道：「酒菜均已備好，前輩何不留下來多聚聚？」

洪孝義拱手道：「老弟有貴賓駕臨，請恕老朽不便奉陪……」

他說著話，五條人影已像一縷青烟般，消失不見。

尤不平悵然的輕嘆一聲，但院牆外已接着傳來一陣洪笑聲道：「洪門五英倒不失爲性情中人，但他們留下來的確有許多不便，而且還給一些江湖不屑之輩留下了口實！」

隨著笑聲，院牆外又連續飛進來十多條人影。

爲首一人是位中年文士，他雖然面含笑容，但在他的氣質中，却隱隱有一股威嚴。

他左右有四名佩劍大漢，而跟在他身後的却赫然是無双刀王朱鵠天，也就是山海關總兵，其次是聖手華陀司馬丹青、呂艷秋、程露寒，以及窮家幫幫主蔡叔仁、酒瘋袁不器等人都來了。

尤不平雖然已經猜到前面那個中年是誰，但他却故作不知，反而向無双刀王等人先打招呼。

朱總兵深知他的個性，正待找機會介紹時，但保護中年的四名佩劍大漢已飛身而出道：

「小子，你就是鏢客嗎？」

尤不平目中精光突閃道：「不錯！看你們一副老奴才像，大概是替主人看門的吧？」

爲首大漢獰笑道：「你小子說對了，咱們正是看門的，但如有人對主人不禮貌，咱們就要出手懲治他。」

尤不平冷聲道：「在下也正有意替你們主人懲治你們這批沒有教養的奴才！」

大漢厲聲道：「小子，你有種！你知道你是在對誰說話嗎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當然是一批沒有教養的奴才，我先教訓你們，再去找你們的主人！」

大漢怒極狂笑道：「好好好！你是第一個敢向武林四大家挑戰的，爲了四大家光榮歷史，咱們如不能當場殺你，就只有自殺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們既然想死，盡可跑到沒有人的地方去自殺，但我看在你們主人份上，每人只打兩個嘴巴，震斷你們的長劍，給四大家留下一點紀錄……」

他說着話，突然欺身如電，雙手齊出，每人臉上都被摑了兩掌。

當他退回原來立身的地方時，在場的人也不過才看到人影閃動一下。

可是那四名大漢嘴角都流出血，兩邊臉頰上也有著十道鮮明的指印。

由於事情變化太快，朱總兵想阻止也來不及了。

他偷看了那中年人一眼，見他毫無不愉神色，這才放下一顆緊張的心。

四名大漢挨打後，先是一怔，遂即滿臉殺機，一語不發的已拔出了長劍。

尤不平聳聳肩，他站在原地，反倒像是沒事人一樣。

這一來，朱總兵剛剛放鬆的心情却又緊張起來了。

因爲雙方當事人，他不希望任何一方有了意外。

四大家的人如果殺了尤不平，在場的人沒有一個會放過他們的，甚至連他自己也不例外。

而尤不平要是殺了四大家的人，更是一場天大的麻煩，這四個人雖然都養成了狂妄跋扈

目中無人，但他們的身分不同，尤不平萬一失手殺了他們，自己也同樣的是脫離不了關係。

他看看蔡叔仁、司馬丹青等那般老江湖一眼，見他們都是無動於衷，而且還帶着幸災樂禍的樣子。

朱鵠天心中一急，却忘了這是什麼場合，趕忙向沈宋賓兄弟倆使個眼色，道：「二位不妨先下場向武林四大家討教幾招！」

沈宋賓兄弟本來就有這個意思，現經朱總兵一說，他們已一語不發，抱刀朝門場走去。

爲首大漢爲四大家之首，叫無敵劍郭振興，他見過沈氏兄弟刀法，那不僅全都是不要命的殺手招式，其兇狠之處已將三絕刀法中的精招全陪發揮出來。

他知道要擺平這兩個人，勢必耗去大部分眞力。因此沈宋賓兄弟身形才動，他已大怒道：「朱振天，你是個什麼東西，快叫這兩個傻小子給我滾回去！」

朱總兵被他當衆喝罵，不由也是大怒道：「老夫是無刃刀王朱鵠天，我現在已是眞正江湖人，你姓郭的沒有資格向我說話！」

郭振興厲聲大叫道：「朱鵠天，你當眞是想造反了？」

朱鵠天道：「想造反的不是我，事情是你惹出來的，憑什麼扯到老夫頭上，你們既然招出四大家的招牌，就該以江湖人的身分，雙方公平一搏！」

郭振興道：「老夫找的是鏢客，你爲什麼指使這兩個傻小子出來送死？」

朱鵠天道：「你們既擺出江湖人的姿態，每一個江湖人都可以向你們挑戰，何況他們兩兄弟更是標準的江湖人。」

郭振興怒聲道：「屁的江湖人，他們兩個不過是你總兵府的三流殺手！」

朱鵠天道：「他們都是三絕老人的傳人，老夫雖然也是用刀，我自信接不下他們聯手三招，更請不起這種超級殺手。」

郭振興道：「那是你的說法，像這種小角色，我拒絕跟他們交手……」

他話未說完，蔡叔仁和袁不器已雙雙飄落現場。

蔡叔仁一擺手中打狗棒道：「郭大俠，老叫化子不才，想領教你們四大家的幾招絕學！」

郭振興很意外的道：「蔡掌門，你們窮家幫何苦蹚這種混水……」

蔡叔仁冷聲道：「老叫化對你們這種武林敗類很不順眼，這個混水也就蹚定了！」

郭振興獰聲道：「窮家幫弟子可是到處都有，你們惹上了官府，那可是跟自己過不去！」

蔡叔仁哈哈一笑道：「郭大俠，你們武林四大家原來是靠着官府成名的，既然你有此一說，窮家幫弟子跟你們四大家的樑子是結定了，老叫化子跟你們這一戰，不管是死是活，都會有人傳下青竹令，調集十萬叫化子消滅武林四大家。」

他這一手的確很絕，四人臉色全都大變，郭振興仍強作鎮靜道：「官府中如派出二十萬官兵，你們那些叫化子敢反抗嗎？」

蔡叔仁道：「殺官造反，窮家幫弟子當然不會做，但問題是誰出面調派二十萬官兵？」

郭振興道：「皇上只要下一聲令，就是調動百萬大軍也不是難事。」

蔡叔仁冷聲道：「皇上如果不聽你的，你準備採取什麼樣的手段來對付皇上？」

郭振興大驚道：「胡說！咱們都是任職大內的一等侍衞，自然有責任剿平匪亂！」

蔡叔仁冷笑道：「老叫化對你們這四位京師要員，倒是失敬了，不過我現在出面是公開向武林四大家挑戰，你敢不敢接受？」

郭振興道：「武林四大家與窮家幫是向來井水不犯河水，似乎用不着兵刃相見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可是你們已經犯到了海水，窮家幫派在京城的人早就查出你們四人眞正的身分和企圖。」

郭振興大叫道：「胡說！咱們都是忠心於皇上，你講話可得拿出證據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老化子如果沒有證據，豈是隨便說話的人，你們昨晚二更到那裏去了？」

郭振興道：「咱們在睡覺，半夜還能跑到那裏去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你們怎麼會跑到慈雲庵去睡覺？任知府已全都招了，你們還是乖乖的領罪

吧……」

郭振興不等他把話說完，已向其餘三人使了個眼色，身形快如飄風般，長劍逕削蔡叔仁的右手。

蔡叔仁冷哼一聲，甩臂滑步，打狗棒反迎著他們的長劍硬撞過去。

蔡叔仁的內力何等深厚，連天龍也接不下他一招，但這全力一棒撞在劍身上，不僅未能將劍震飛，而郭振興却藉他反彈之力，身形躍起空中，像是銀河倒瀉般，一片滾滾劍氣凌空洒落下來。

其他三人更是配合得好，郭振興凌空下擊，他們却分成三面搶攻，劍招狠毒無比，竟將蔡叔仁逼得連連後退，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。

交手不過一招，蔡叔仁已先機全失，他不由大怒，一聲長嘯，打狗棒舞起一片罡氣纏住全身，正待往空中的郭振興反衝上去，但他眞力還未發出，身子突然被一股無法抗拒的潛勁硬拉著退出三丈。

他暗中一震，當他看清拉他的人是尤不平時，不由一怔道：「老弟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武林四大家是指名找我挑戰，前輩何必硬要搶攻呢！」

蔡叔仁看看他的劍還是沒有出鞘，不禁暗自佩服的道：「老弟，這四個小子的內力不錯，

劍法更邪，招式上好像有一種無形吸力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是天龍傳給他們的陰陽功，不僅能用在掌上，也能用在劍上，前輩一時不察，才幾乎中了他們的詭計。」

蔡叔仁暗中不由又是一驚，他知道如不是尤不平及時出手，自己可能要吃大虧。

他呆了一呆道：「無敵劍郭振興確實是武林四大家的傳人，怎麼會成了天龍妖僧的門下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們內幕如何我也不知道，但他們所施展的確是西域武學中的陰陽功，郭振興凌空發出的大鵬展翅是四大家的劍招，不是他只做做樣子，目的是絆住前輩，讓其三人有機會施展殺手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老要飯的不信邪，我還想再試一次西域的陰陽功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這是何苦，他們找的是我，理應由我出面接下。」

蔡叔仁憤憤的道：「老叫化被他們一招逼退，我實在嚥不下這口氣……」

郭振興冷冷的道：「咱們根本就沒有正式發招，如果認眞動手，你連半招也接不下！」

蔡叔仁大怒，正待撲出動手，尤不平已搶在他前面對郭振興道：「你們先準備一下，我要出手了！」

郭振興道：「咱們早就準備好了，你隨時可以出手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是提醒你一聲，江湖上都知道我有個規矩，劍一出手，從來就不留活口！」

郭振興道：「咱們如沒有先摸清你的底子，也不會指名找你挑戰了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很好，武林四大家的無敵劍法在江湖享名近百年，在下很早也就想領教了……」

他口中說著話，身形突然比欺風還快，劍光打閃，只見一道銀虹劃天而過。

尤不平站回原地時，郭振興等四人的長劍都被齊中震斷，他們所擺出的攻擊姿式都沒來得及變化，人就站在那裏呆住了。

尤不平輕彈了一下手中長劍，道：「我這只是一柄普通的劍，這一招憑的全是眞實武功，因此我希望你們如想找回面子，最好也不要玩花樣。」

郭振興冷笑道：「咱們的花樣全在這柄劍上，雖然只剩下半截斷劍，但咱們却不能承認輸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當然，動手相搏，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不能算輸。」

郭振興道：「你很上道，可惜咱們是非殺你不可……」

他口中說著話，却沒有看見他們四人手中的斷劍是什麼時候出的手，等到發覺情形有些不對時，而尤不平的左右肋及前後胸，都已各插著半隻斷劍。

劍身刺進體內有半尺長，但四個地方都是要害部位，有一處中劍就足以要命了。

這個意外的變化，使在場的人都怔住了。

呂艷秋忍不住哭了起來，她飛身剛想撲出，却被司馬丹青喝住道：「丫頭不可亂動，他此刻正在運用本身眞力逼住傷勢惡化，妳如過去一鬧，反而分散了他的神！」

呂艷秋哭著道：「老人家，你趕快過去幫助他醫治！」

司馬丹青道：「藥醫不死病，這種要害地方中劍，老頭子有什麼辦法！」

呂艷秋擦擦眼淚道：「他眞的沒有救了？」

司馬丹青道：「這就要看他自己的修爲了，別人誰也救不了他！」

呂艷秋一反手已拔出了長劍，但司馬丹青很快就把她抓住道：「丫頭，妳想怎樣？」

呂艷秋道：「我先殺了這四個敗類！」

司馬丹青道：「他們都學過西域的陰陽功，妳不是他們的對手。」

呂艷秋道：「就算不是對手，我也要跟他們拼個同歸於盡……」

郭振興獰笑道：「何苦呢！劍客，天下又不是沒有男人，尤不平死了，妳跟着我保證比

他強得多。」

呂艷秋怒聲道：「下流！鏢客如眞死了，我發誓要挖出你們的心來祭他……」

但尤不平這時却緩緩的睜開雙目道：「他們的心又黑又臭，千萬不能用這種髒東西做祭品！」

呂艷秋一怔道：「鏢客，你沒事嗎？」

尤不平苦笑道：「四劍穿體，妳看我會沒事嗎？」

呂艷秋咬咬牙道：「你再支持一下，咱們聯手先把這四個叛徒宰掉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是以後的事，你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，還是先保護這位老爺子回到京城……」

郭振興冷笑接口道：「小子，你臨死還在做白日夢，咱們千方百計，不惜犧牲大批高手宰你，就是爲了這位老爺子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在下從來不插手朝中的事，而且我也不會威脅到這位老爺子的安全。」

郭振興道：「可是有你這位鏢客存在，很多人都不敢明著放開手來幹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不懂你的意思，你們放不放開手來幹是你們的事，而且三三會已經正式公開了，難道那些番僧喇嘛還想做皇帝？」

郭振興陰笑道：「你說對了！聖主正有這個意思，而且朝中還有不少大臣都支持他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有那些人支持一聖入主中國當皇帝？」

郭振興想了一下，道：「你小子是個將死的人，告訴你也無所謂，當朝韓尚書就是領導這批人的首腦。」

尤不平一呆道：「怎麼可能呢？韓幹已經官拜尚書，西域的喇嘛當了皇帝，他又會有什麼好處？」

郭振興道：「好處大了！尚書只是官銜好聽一些，並沒有實權，一聖當上皇帝，他可以指揮所有兵權。」

尤不平嘆了口道：「韓幹是被權利冲昏了頭的糊塗蛋，堂堂一個上那，讓一個喇嘛來當皇帝，天下老百姓也不會服，何況朝中還有不少忠臣。」

郭振興道：「一聖也想到這件事了，所以他目前登基九五只是掛個虛名，實際當家和指揮調度權，還是韓尚書全權負責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們如此賣力，可以當到什麼官？」

郭振興道：「目前還沒有定案，但至少也是個封疆大臣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像你們這種角色，不過是跳樑小丑，眞給你個封疆大臣，你們能懂得用兵

之道嗎？眞要到了那一天，不出一年，中國就變成個喇嘛國了。」

郭振興怒聲道：「放屁！朱鵠天也是江湖草莽出身，他還不是照樣官拜總兵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朱大人不僅學富五車，而且還是位忠於職守的標準將才，你們這些人不過是奴才一批，能成得了什麼大事！」

郭振興道：「韓尚書早就看出你是個危險人物，所以才不惜任何代價，先出動全力狙殺你。」

尤不平笑笑道：「韓幹如此看得起我，在下倒是很光榮。」

郭振興點點頭道：「你的確值得驕傲，至少在你死了之後，有那麼多女孩子爲你哭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們也不錯，通敵叛國，罪及九族，給你們陪葬的人更多。」

郭振興大笑道：「小子，我既然敢把這麼大的秘密告訴你，就不怕這個昏君跑掉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有了在場的這些武林高手保護皇上，就算是人龍和一聖親自來，他們有把握打贏這一仗嗎？」

郭振興道：「再多的人也沒有用，只要你小子一死，這些人聯手也不是一聖之敵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眞想不到，你們竟然如此看得起我。」

郭振興道：「韓尚書派人研究了很久，他對武林各家武功大多都有研究，唯獨你的武功

出身不明，每當在緊要關頭，你總會冒出一兩手怪招，而且不管武功有多高，遇上了你總是差一籌，這也是你致死的原因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本人却沒有這種感覺，不過我却算準了你們的詭計無法得逞。」

郭振興道：「你以爲憑窮家幫那幾個老叫化子就能阻止了咱們的行動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倒不是，窮家幫的實力固然不可忽視，但最重要的還是每一種人都有著保護自己的生存條件。皇上明知你們四人心謀不軌，他還敢將你們帶在身邊，可見他已早有安排。」

郭振興道：「安排個屁！大內雖然派出十二名高手暗中保護，但一進蒙陰就被咱們派人調開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們既然如此有把握，爲什麼一直不敢下手？」

郭振興道：「咱們是在等機會，而且僅擺平一個皇帝，中原武林還有那麼多高手仍是很討厭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這個理由太勉強，你們已經來了很久，皇上一點也沒有顯出緊張的樣子，而且你們的援手一直也沒有見到現身。」

郭振興道：「人龍大法師已用萬里飛音傳來通知了，他們馬上就到，爲了擺脫幾個江湖

人跟踪，所以躭誤了一點時間。」

朱鵠天似乎也有了警覺，他趕忙接口道：「鏢客，咱們要不要保護皇上先走？」

原來剛才現身的那位中年正是當今皇上。

尤不平還沒來得及開口，皇上已搶著道：「不用了，躲得了今天，躲不了明天，而且這樣逃回京城也不是很光采的事，不如就在蒙陰解決了好。」

朱鵠天道：「西域番僧都會邪術，皇上駐駕此處不是太危險嗎……」

皇上笑道：「你無双刀王幾時信過邪的？所謂邪不勝正，尤俠士說的不錯，我早在出京前就已有了安排，你們儘管放手搏殺叛徒，不必爲我擔心。」

郭振興見他說得認眞，而他們又深知這位皇上很英明，一時之間，心中也不禁有些發毛。可是就在這時，莊院外面突然傳來一陣厲嘯聲，但嘯聲未落，院中已連續飛進來十多個人。

爲首的是一個喇嘛，身材高大，披一件大紅色袈裟，正是驚動中原武林的三三會主一聖。

跟在一聖後面的是人龍和那個很少開口說話的馬臉和尚，其次是武當、少林及各派高手都有。

一聖見尤不平身上插著四柄斷劍，仍然沒有倒下，他獰笑道：「這小子武功還眞不含糊，

居然能撐到現在，不過讓他親眼看著這些人爲咱家死去兩個徒弟所付出的代價也好。」

少林三老的老三悟能道：「這小子很狡詐，倒不如早一點送他上路，免得夜長夢多……」

無爲大師寒著臉道：「悟能，你可曾看到老衲在此地？你說話的語氣很不像個出家人！」

悟能道：「你在不在此地與我何干，咱們三個人已決定脫離少林了，等此地事辦好，咱們還要還俗。」

無爲乃有道高僧，他心中雖怒到了極點，仍是淡淡的道：「你們還俗是你們個人的行爲，但少林派必須追回少林的武功。」

悟能冷笑道：「你有那個能耐嗎？我如果不是看在過去一段香火情，早就回去接任少林掌門了。」

無爲仍然是平靜的道：「很好，你如眞有意回去接任少林掌門，我替你召開長老大會。」

悟能道：「那倒用不着如此費事，我如要當少林掌門，誰也阻止不了。」

無爲沉下臉道：「叛徒，你竟有臉當著這麼多武林高人面前說出這種話！」

悟能還想說什麼時，一聖已沉聲道：「你們三人過去把少林問題解決掉，此地事由洒家辦！」

他說著話，已舉步逕朝皇上身前欺去。

沈宋賓兄弟兩就站在皇上兩旁，二人一使眼色，雙刀平擧，出手就是一招三絕望月。

這一招刀法經過尤不平不斷研究改進，又暗中滲入禪心指的心法，較之半年前又不知精深多少倍。

他們爲了皇上安危，出手都用上了全力。

只見滾滾刀光中，隱藏著無限殺機，連一聖也不自覺的被逼退兩步。

他瞪着兩個人手中的大刀，一臉猙獰之色道：「你們這一套刀法，可是見性教的？」

沈宋賓也知道憑自己兄弟倆聯手雙刀，絕對勝不了一聖這個西域第一高手。

所以他們攻出一招之後，却自動的收手退回原來停身之處。

但此時他們聽一聖說三絕刀法是見性大師所授的，反而一怔，因爲江中大多數高手都知道他們擅長的是三絕老人的三絕刀法，而尤不平也說過這套刀法是三絕老人遺留下來的，怎麼會和見性扯上關係？

他們正自不知如何開口時，而悟能爲了討好，却急忙趨前兩步道：「稟告聖君，這兩個傻小子施展的是三絕老人的三絕刀法。」

一聖不屑的看他一眼道：「你見過三絕老人嗎？」

悟能一呆道：「三絕老人已死去多年，貧僧幼年出家，僅聞其名。」

一聖仍是冷冷的道：「你既能躋身少林三老之一，手底下應該還過得去，你對你們中原各家武學能夠瞭解到什麼程度？」

悟能低下頭道：「貧僧很少在江湖走動，所知有限……」

一聖道：「既然所知有限，你以後最好還是少自作聰明，剛才他們發出的這一招刀法，表面上看起來確是三絕老人刀法中的三絕望月，但暗中至少也藏有五種以上不同門派的武學精華，憑你們少林三老那點道行，恐怕還沒有沾邊，早就被劈成四片。」

悟能心中雖然不服，口中却不敢說出來，只好連聲稱是。

人龍在這個時候還不想太使悟能難看，趕忙上前解圍道：「聖君，咱們先解決眼前的問題要緊，請悟能大師試試他們兩人的三絕刀法，眞的不行我再接手。」

一聖道：「好辦法，藉這個機會也可以看出少林派的震驚江湖絕學。」

這等於是把劍架在脖子上，悟能明知道這一戰，凶多吉少，但他仍向一聖合掌爲禮，而後提着鐵禪杖朝沈宋賓兄弟走去。

誰知他才走出一丈五六，驀然一片刀烝從空中疾劈而下。

沈宋賓兄弟用的這一招，正是尤不平在古北口外所授的怪招，因爲一般刀手從來就沒有人躍起身形凌空下劈的，但他們却這樣做了。

而且連人龍和一聖都很感意外，因爲雙刀下劈的速度太快，別人根本就插不進手去接應，尤其刀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是刀烝，誰也不敢輕易冒險。

悟能身爲少林三老之一，一身修爲已算得上一流高手，而少林武功又是屬於玄門正宗心法，所以在感應知變方面，尤其敏捷。

沈宋賓兄弟雙刀才出，他就知道情形不妙，立時運足全力，雙手平舉鐵禪杖，吐氣開聲，迎著雙刀下劈之勢反覆了過去。

他這種打法是不求有功，但求保命，這一杖只要能將二人的雙刀震開，他就可藉機後退另作打算了。

可是他的運氣實在不好，沈宋賓兄弟倆自小就隨三環刀沈天寶在賭場中混，他們什麼樣人都結交，但是就看不起像九大門派掛著名門正派的招牌，做的盡是男盜女娼的勾當，尤其是少林三老，以他們在少林派的身分，居然有臉說出還俗的話。

因此這兩兄弟在未出刀之前，就已存心殺他，所以這一招不僅是發出刀烝，而且也用上了全力。

悟能的鐵禪杖距離雙刀還有三尺，就被刀身上的無形刀烝所絞斷，緊接着是血光飛洒，人頭翻滾，悟能已被斬成三段。

沈宋賓兄弟最大長處就是不貪功，他殺了悟能後，迅速的又退回原處。

但幾乎在這同時，人龍已像厲鬼般飛身擋住了他們的退路，而且緊跟在人龍身後的，還有悟渡和悟法。

蔡叔仁忍不住一提眞氣，正待飄身飛出，但無爲大師却搶先一步攔在他身前，看看地上悟能的殘骸，嘆了口氣道：「悟渡，你們兩人也想還俗嗎？」

悟渡低下頭道：「咱們三個人行動向來是一體的，請掌門先廻避一下。」

無爲冷聲道：「你們既已脫離少林門下，也不必再叫我掌門了，老衲不傷你們的性命，只追回武功。」

悟渡道：「咱們總還算有一段香火之緣，掌門一臂已殘，你還是退到一旁休息吧！」

無爲大怒道：「悟渡，我眞想不到少林會出你們這種叛徒，實在佛門不幸！」

悟渡道：「咱們很快就要接收少林了，你也用不著再假慈悲，如果跟咱們合作，保證比你當這個掌門有出息。」

無爲大師本就不善於言詞，但他身爲一派掌門，當衆受到門下羞辱，就算修養再好也嚥不下這口氣。

因此，他一語不發，揚腕就是一掌。

他雖然失去一臂，但這一掌乃他畢生功力所聚，雙方距離又近，悟渡想躲也躲不開，伸手一接，竟被震得雙臂倒飛，五臟全碎，當時就倒地不動。

人龍看得也不由一怔，他想不到少林掌門內力如此雄厚，因而也就更加深殺他之心。

他右手一揮，劈出的掌風却是撞向沈宋賓兄弟，但他掌風劈出後，口中也跟着吐出兩道白光，一是飛向無爲項頸，另一道却繞著他胸前打轉。

無爲深知人龍的飛劍厲害，他一提眞氣，人已倒飛出三丈，但他身形還沒站穩，白光又已跟踪而至。

朱鵠天一舉手中無刃刀迎擊過去，因爲他刀中夾有一口寶劍，雖未被刺斷，但外層却已片片脫落。

而飛劍的攻勢却毫未停留，眼看一代高僧就要喪命當場，但空中却不知從那裏飛來一道青光，其疾如電，只一繞一轉，人龍的兩柄飛劍却變成了粉末，洒落一地都是。

由於事出突然，在場的人都是一怔。

可是人龍在一怔之後，心頭却猛然一驚，他趕忙回頭看去，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，郭振興等武林四大家的傳人，每人前胸都插著一柄斷劍，直透後心，有三個人已經斷了氣，只有郭振興還忍著痛苦在那裏掙扎。

人龍寒著臉道：「鏢客呢？他不是被你們四劍穿胸活不成了嗎？」

三二

郭振興上氣不接下氣的道：「我想不到那小子竟然會咱們四大家的劍術，他使用的飛禽拆翼，這是咱們四大家的不傳絕學……」

人龍厲聲道：「我不管你們四大家還是八大家，鏢客是不是重傷未死逃走了？」

郭振興道：「沒有，他暗中用氣功逼住咱們的劍，假裝受傷的……」

人龍道：「他既然沒有死，人到那裏去了？」

郭振興道：「他不是就……就站……你身後……」

人龍驀然又是一震，趕忙旋身回頭，尤不平果然就站在他身前三尺處，手中還在撫摸著那柄魚腸劍。

他不自覺的慌忙又退出七尺。

尤不平却淡淡的道：「你緊張什麼？鏢客從不在背後出劍，否則你有九條命也完了！」

人龍紅著臉道：「你用什麼方式阻止住那四柄劍的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郭振興不是都告訴你了嗎？」

人龍道：「那個混帳懂個屁！一個人氣功最好也只能把斷劍震飛，不可能夾在肉中那麼深，射中的又都是要穴，而且我一來就親自檢查過一次。」

尤不平聳聳肩道：「那大概是我不該死吧！因爲我還有很多事情沒辦完。」

人龍厲聲道：「小子，你少跟咱家裝糊塗，現在你就死定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希望你這次不要再跑，同時也不要先支使別人上來送死！」

人龍道：「咱家如不能親手殺了你這小子，我就自碎腦袋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好，在下曾聽說三龍一聖想當中原的皇帝，可有這回事？」

人龍怔了一下道：「有這回事又怎樣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你既敢承認有這回事，那麼跟著你的這批中原武林人，他們也都想造反了？」

人龍道：「什麼叫造反？咱家師徒是應你們皇宮大臣之邀，殺了這個昏君，另立聖明之主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可是韓幹那老混球勾引你們來的？」

人龍怒聲道：「小子，你問得太多了，韓尚書因爲你們中原人才凋零，才特地請我們聖主來主持大局。」

尤不平冷笑道：「一聖如果眞是個人才，怎會連彈丸之地西域都治理不好，而躲到中原來跟這批武林敗類勾結在一起，所以你們才是眞正上了韓幹的當！」

人龍道：「韓尚書不過是其中一個人，你們朝中大臣大多數都支持我們聖君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也許還有一兩個貪官受到韓幹唆使，但絕不是大多數，因爲韓幹壞事做得太多沒有兒子，他有個侄子叫粉面太保韓候，學過幾天武功，再加上他有個伯父在朝中當尚書，所以他也就無形中成了一方惡霸，不但魚肉鄉里，欺壓善良，竟連縣太爺的姨太太，他看中了都敢搶回去，這位縣太爺在忍無可忍之下，一怒告到朝中，可是奏摺到了韓幹那裏就被壓下了，反而找個機會把那位縣太爺送到邊塞去充軍。」

人龍冷冷的道：「這是你們皇帝的家務事，你對咱家講有什麼用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當然有用了，我是讓在場的江湖人知道韓幹是怎樣一個人。」

人龍道：「這也更證明你們皇帝是個不明事理的昏君，如讓他繼續霸佔這個位置，朝中會有更多的韓幹，江湖上也會有更多的韓候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會再有這個機會了，韓候在十年前已被我廢去四肢，破了武功，現在已經成了廢人，韓幹疑心太重，以爲是皇上派大內高手幹的，所以他才心存報復，但他自己又沒有那個能耐，才勾結上你們這批野心傢伙，其實也是互相利用。」

人龍道：「韓幹是怎樣一個人咱家比你清楚，我既不會被他利用，也不想管這種閒事，但只要宰了這個昏君，大事就算定了。」

尤不平冷聲道：「我花費了這麼多的精神告訴你這些，也只是爲了一件事。」

人龍忍不住又問道：「是什麼事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這個鏢客從十五歲起就半攻半練的跑江湖，殺的人雖然不少，却從未錯殺過一個，但今天爲了大局，我必須要大開殺戒，所以我才先把話說清楚一點，如果現在有人願意退出這個圈子，我負責保證他們的安全……」

人龍大笑道：「小子，你自己的安全都成問題，還有資格保護別人的安全，而且你這一套也根本耍不開，凡是跟咱家來的人沒有一個敢中途離開的……」

他話未說完，只見一個青年道士已越衆而出道：「大師，如果有人想離去，你準備怎樣？」

人龍看也不看他一眼道：「不怎樣，人可以走，但命得留下來！」

青年道士憤然的道：「如果在場的江湖朋友都決定離開呢？你準備殺光他們！」

人龍道：「不錯！是他們自己願意追隨聖主打天下的，沒人強迫他們，所以誰也不能中途離開！」

青年道士道：「我就是不信這個邪，而且在場的既是江湖人，他們也沒有必要跟官府作對！」

人龍厲聲道：「小道士，你敢對咱家如此說話，大概是很有來頭吧！」

青年道士也冷聲道：「好說！貧道是武當派第十七代弟子凌雲，我到此地來只是想弄清眞相，並不站在任何一方！」

人龍有些意外的道：「武當派有你這樣的門人很不容易，你師父是誰？」

青年道士道：「我雖入武當門下，却沒有正式拜師，現在的身分只是一名打雜的！」

人龍獰笑道：「武當派能有你這種打雜的也值得驕傲了，是你的掌門叫你來的？」

凌雲道：「武當目前沒有掌門，師祖已經下山清理門戶，等告一段落再召開長老大會，公推掌門。」

清聖跳出來道：「凌雲，你好大的膽子，掌門淨寬師叔雖遭宵小暗算，但他的職位武功仍在，你敢以下犯上，按照武當的門規就是死罪！」

凌雲冷冷的道：「你還敢承認你是武當門下？」

清聖道：「我乃是武當七劍之首，算起來還是你的長輩，爲什麼不敢承認！」

凌雲道：「很好，你既承認是武當門下，總還認得這塊信符吧！」

他說著左手一翻，亮出一塊青色玉佩。

清聖見了那塊玉佩，臉色微變道：「你的青玉符是從那裏偷來的？」

凌雲聲音轉爲嚴厲的道：「見符如見師祖，你敢冒犯信符，還不給我跪下！」

清聖的態度有些軟化了，但他還在猶豫間，人龍已突起發難，當胸一掌疾劈過去。

而清聖也在這同時，運劍搶攻，出手盡是狠毒招數。

站在旁邊的尤不平卻從側面攻出一掌，正好迎上人龍的掌風，一牽一引，人龍全力發出的一掌，居然反朝左邊的魔簫石勒撞去。

石勒不由大驚，但又不敢出手硬接，一飄身，雖然讓開了，但站在他身後的鬼笛仲虺，在匆忙中却被撞得倒飛出三丈多遠，落地後，口中不停的狂噴鮮血。

人龍發覺尤不平能將他的掌風引爲己用，已是大驚，但當他再見到仲虺被撞得身受重傷時，不由又是大怒，急切間掏出一粒藥丸，正待丟給石勒，叫他餵仲虺服下。

可是九指拙丐蔡叔仁動作却比他們快得多，欺身如電，打狗棒已迅疾無比的點中了仲虺的氣門穴。

以窮家幫掌門蔡叔仁的身分，他居然會趁機對一個失去抵抗力的人下手，在場的雙方高手無一不感意外。

石勒厲聲道：「老叫化，你們窮家幫一向以俠義自命，想不到你這個掌門竟是如此卑鄙！」

蔡叔仁冷冷的道：「行俠仗義也要看對象，對魔簫、鬼笛如果仁慈，老要飯的就是對自己殘忍。」

石勒道：「沒有仲虺鬼笛聯手，老夫也照樣有把握叫你封口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老叫化知道你們又學了幾手邪教玩藝，但我廢了仲虺的功夫並不是爲我自己，我是擔心一些無辜受害。」

石勒道：「既然你有把握，可敢聽老夫一曲簫聲？」

蔡叔仁道：「老叫化沒有那麼好的雅興，現在不是較量武功的時候，只要出手就是玩命，一切俗套都可以免掉了。」

石勒陰聲道：「行，你如果眞的能殺了老夫，也只能怪我學藝不精……」

但蔡叔仁還沒等他把話說完，打狗棒突然攻出一招怒打惡狗，如山的棒影已將石勒緊緊的纏在一片罡氣之內。

這一招名稱雖然很俗，却是窮家幫的絕學，一招之中隱藏著二十四式變化，但更厲害的還是蔡叔仁在棒身上發出罡氣。

他內功深厚，而且又搶盡了先機，石勒雖也是武林頂尖高手，但他比起蔡叔仁，仍是技差一籌，在如山棒影中，一連變換十多種身法，竟然無法脫身，最後他剛拿起魔簫，準備使出保命簫聲趁機脫困。

可是蔡叔仁却早已起了殺機，一提眞氣，身形平著飛撞過去。

石勒見他打法怪異，棄杖不用，微一怔神，而蔡叔仁就在這個時候，猛然一個大翻身，打狗棒已代替了飛撞的身形，一震一抖，竟迎著石勒的前胸刺了個對穿。

蔡叔仁收回打狗棒，石勒還沒有斷氣，他有些不甘心的道：「老叫化，你這一手太下流了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不是老叫化子下流，是你見識太少，江湖中的朋友誰不知道老要飯的爲人，我說出口的話從不更改。」

石勒道：「你說什麼……」

蔡叔仁道：「我不是告訴過你，這一戰是玩命，出手絕不留情。」

石勒道：「你身爲窮家幫的掌門，出手連聲招呼都不打，這不是下流……」

蔡叔仁道：「老要飯的事先就說過要殺你了，還向誰打招呼！」

石勒掙扎一下道：「你這是歪理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裏，身子一挺，已寂然不動。

蔡叔仁正想退回，人龍已冷冷的道：「老叫化，你別走！咱家也要殺你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老要飯的也正想領教你這位三龍之首……」

人龍却跟蔡叔仁採取同樣的戰術，說打就打，他身材雖然高大，行動却快如欺風，話聲未落，掌風已劈近蔡叔仁前胸。

蔡叔仁面對人龍，倒是一點也不敢大意，打狗棒猛然往空中一丟，雙掌已運足了全力，硬碰硬的接他一招。

雙方都是頂尖高手，掌風接實，並未響起多大震動，蔡叔仁身形微微晃動一下，人已連退三步，可是人龍却很慘，他雖被這一掌震飛，脚下竟連退出八九步，身形停住後，仍有點眞氣不接的現象。

他不由暗中一驚，雖然他久聞蔡叔仁是中原數高手之一，却沒想到他內力如此雄厚，原先他連殺魔簫、鬼笛兩名黑道頂尖高手，多少還有點取巧的意味，可是他們這硬碰硬的對了一掌，却完全是憑眞功夫，誰也取不到半點巧，而且像這種高手眞力互拼，也沒有人敢取巧。

人龍正在一面運功調息，一面想着這個老叫化子的功力何以會如此高？但蔡叔仁却驀然又發出一聲長嘯。

他的身形隨著簫聲直衝起五六丈高，却正好接住他原先拋在空中的打狗棒，順勢沉氣下撲，一招雪花蓋頂，滾滾棒影，從空中硬壓下來。

人龍悚然一驚，急忙氣運雙臂，舉掌凌空推去。

他的目的是想先將蔡叔仁的攻勢阻住，而後再發出飛劍傷他，所以這一掌並未用上全力。

但當他的掌風和棒影接觸的剎那，他才發覺到蔡叔仁這一棒竟比先前的掌風更強，他這時再想撤招已來不及，匆忙中只好一咬牙，張口連吐出三柄飛劍。

尤不平暗中一震，他擔心九指拙丐很難接下這三柄飛劍，正想發出魚腸劍，却被一聖出手攔住了。

二人也不說話，一搭上手，在片刻之間，就硬碰硬的連拼了三掌。

雙方都是全力出手，三掌下來，居然是個平分秋色的局面，誰也沒有佔到便宜。

這一來連一聖也吃驚了，他怎麼也未想到，中原這個年輕的鏢客，居然能跟他打成了平手。

其實尤不平此時的功力，即使三龍一聖聯手也未必是他之敵，因爲禪心丹是天心禪師窮數十年的時間，搜集天下名山，採取靈藥異草所煉成，也僅此一粒，服下後，不但本身功力可立增數倍，而與高手過招，更能吸取其對方內功精髓。

對手越高，他本身獲益也就越大。

見性大師不肯說明，僅囑其找三龍過招，引發藥力，那只是一種藉口，因爲他經過多年來暗中觀察，對尤不平的心性爲人早已瞭若指掌，他知道如果明說，以尤不平的性格，絕不肯接受這種不公平的決鬥。

尤不平雖稱得上是武林中百年來第一奇才，但他如不服禪心丹，不暗中吸取三龍一聖的內功，憑他本身修爲，絕對不是西域這四名頂尖高手聯手之敵。

所以尤不平與一聖硬拼三掌之後，他的內功在無形中又增進不少。

而相對的，一聖經過三掌硬拼之後，功力却在無形中減弱三成以上。

這種近乎神奇的練功方式，除了見性大師之外，兩個當事人竟是一無所知。

尤不平以爲是禪心丹藥力已發揮效力，而一聖則猜這個青年多半是服過靈藥異草之類奇珍。

可是他做夢也不會想到，自己師徒四人的功力，竟有半數以上已經轉移到鏢客身上去了。

經過三掌硬拼之後，一聖雖已發覺自己內力減弱不少，但他始終還以爲是被尤不平的強猛眞力震散的。

就在雙方各自凝神，準備作第二度交手之際，鬥場中却連續響起一聲悶哼和一聲慘嚎。

尤不平不由暗中一震，他已聽出悶哼聲是出自蔡叔仁之口，而慘嚎却是人龍發出的。

這時只見二人都倒臥在血泊中，人龍的斗大腦袋已被打狗棒擊碎，人也斷了氣。

但蔡叔仁也好不了多少，他的打狗棒少了兩節，那是他以內家眞力硬撞斷人龍兩柄飛劍所造成的。他胸前中了一掌，傷勢相當嚴重，但他左手仍然抓著一柄飛劍，掌心已經是一片血肉模糊了！

尤不平見到這種情形，不禁暗道一聲慚愧，他本來在對方現身之際就一直監視人龍和一聖的行動，因爲他不知道一聖的內功在和他對掌時已被他吸取三成，還以爲這兩個喇嘛並不如傳說中氣功如此驚人，自己一時大意，却使蔡叔仁受到如此慘重傷勢，心中實在過意不去。

他這時也顧不得一聖還虎視在旁，當下一提眞氣，人已畢直的朝蔡叔仁倒臥處飛了過去。

幾乎在這同一時間，一聖竟也凌空躍起，猛朝蔡叔仁撲落。

他們一個是要救蔡叔仁，一個是要殺蔡叔仁。

因此雙方不約而同的身形在半空中，又結結實實的硬拼了一掌。

這一次一聖可慘了，尤不平在情急之下出手，不僅將本身功力運集到十二成，而被他吸取過去的三龍一聖功力也全部滙合在這一掌中攻出。

一聖和他掌風接實，竟被震得倒飛出十多丈以外，口中發出一聲厲嘯，身形也不落地，

一連幾個翻躍後，人已破空逃走。

尤不平趕忙來到蔡叔仁身旁，他從司馬丹青那裏已獲得不少醫學常識，一把蔡叔仁的脈門，知道他傷勢雖重，仍然有救。

遂將他左手中的飛劍取出，默運眞力捏碎，接着速掏出兩粒蜈蚣珠和一粒司馬丹青特製的藥丸，一口氣都餵蔡叔仁服了下去。

而後又運指點了他幾處要穴，才以本身功力助他療傷。

聖手華陀司馬丹青製的藥，在武林中已經被公認爲是療傷聖品，再加上蜈蚣珠和尤不平眞力爲助，不到一盞茶工夫，蔡叔仁已醒了過來。

他睜開雙目，長長呼一口氣道：「老弟，老要飯的這條命已經進了鬼門關，又被你拉回來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是爲了晚輩的事，才連累到整個窮家幫，你內傷不輕，還是先調息一下，有話待一會咱們慢慢再談……」

蔡叔仁不等他說完，人却站了起來道：「他們的人都到那裏去了？」

尤不平先是一怔，但遂即就發覺皇上和朱總兵，以及聖手華陀司馬丹青、酒瘋袁不器等人都不見了。

他有些不解的道：「晚輩在替前輩把脈時，他們都還在此地，怎麼一會工夫人就不見了！」

蔡叔仁想了一下道：「據老叫化所知，這位皇上是個深藏不露的劍道高手，而他這一次出京，又是決心要除去韓幹，以及三龍一聖，和朝中部份不穩的權臣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身爲一國之君，要殺那些奸臣下個密摺就行了，又何必出京冒險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老弟不常和官府中人打交道，對這種官場中的秘密還不大清楚，這位皇帝的確很精明，對朝中文武百官，每個人的品行，甚至包括私生活在內，他都能瞭若指掌，這對忠臣來說固然是一件好事，但如韓幹等這一批權臣，却使他們有了恐懼，所以才和三三會暗中有了勾結，甚至還想把皇上除去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大內有的是高手，殺了幾個權臣，難道還怕他們造反？」

蔡叔仁嘆了口氣道：「老弟剛才已經見到了，皇上的貼身侍衞，而且又是出身武林四大家，連他們都心生異志，在酒色財氣引誘下，還能有多少可靠的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朝中不是還有很多忠臣嗎？難道他們也不敢出面？」

蔡叔仁道：「不是不敢，而是皇上不讓他們出面，這些武官帶兵打仗，也許是個好材料，但他們跟江湖高手比起來可就差得遠，別看無双刀王朱鵠天也是江湖成名人物，他如和郭振

興等武林四大家人交上手，只怕連十招也支持不下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四大家却不愧是劍術名家，郭振興不過是個三流角色，已經那麼高明了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就是這個原因，皇上才不敢輕易有所行動，尤其是韓幹，他的身世簡直是一團謎，窮家幫爲調查他的出身，曾經犧牲了四名五結弟子。」

尤不平一怔道：「韓幹不是尚書嗎？」

蔡叔仁道：「不錯，朝中百分之九十的人也都以爲他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官，其實他的一身功力簡直高不可測，老叫化到現在還沒有摸出他是何門何派……」

只聽一聲冷笑打斷他的話，道：「江湖中也有你窮家幫不知道的事，老夫還以爲你老叫化是萬事通！」

說話的赫然是賭怪林一奇。

跟他站在一起的有塞上隱農陸上飛和三環刀沈天寶。

尤不平一怔道：「林老和陸場主你們怎麼都來了，是不是長白牧場出了事？」

林一奇笑道：「老弟，你眞行，居然在一夜之間把名震中原武林的西域三個頂尖高手全都給放倒了！」

尤不平苦笑道：「那只能說是運氣，這批西域喇嘛，武功邪得很，但各位怎麼也來到蒙

陰，可是長白牧場那邊有了麻煩？」

林一奇道：「長白牧場倒沒有麻煩，不過興安嶺已被燒成一片焦土，現在還駐紮好幾萬官兵，咱們留在長白牧場也沒事好做。」

尤不平一呆道：「興安嶺被燒了，這大概又是盛太平幹的吧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放火燒山乃是破壞國家資源，憑盛太平一個五品官還沒有那個膽子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朱大人是跟咱們同時起程的，總兵府已交由盛太平全權處理，除了他以外還有誰會派人去攻打興安嶺？」

蔡叔仁道：「當然是皇上的傑作，切斷三三會的後路，這一手相當狠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皇上對江湖中的動態，難道眞的如洪門五英所說，他只是在裝糊塗？」

蔡叔仁道：「洪門五英雖不失正直，但他們多少還是受到先人影響，有了先入爲主的觀念，朝中發生了這種大事，官家既不便對外公佈，又不能置之不理，所以只有間接的運用江湖俠義之士爲助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麼說咱們豈不都受了官家的利用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也可以這麼說，而且老叫化子原先也是這樣想，但後來本幫派在京城的一位長老，他探聽到可靠消息，說官家這樣做也是出於不得已而爲之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既然對江湖如此瞭解，大可以找咱們把話說明了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皇上如當面請你尤老弟幫忙，你答不答應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也要看幫忙到什麼程度，如是爲了剷除江湖敗類，咱們自然是義不容辭，如果是他們官府的事，咱們身爲江湖人，却沒理由去管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這就對了，官家深瞭解江湖人的習氣，他是因爲怕碰釘子，所以才不便開口求援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身爲皇上，誰敢給他釘子碰……」

蔡叔仁道：「你就敢，剛才你當著官家的面，明着雖然是罵郭振興，但骨子裏又何嘗不是罵給皇上聽的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身爲一國之君，如此縱容那批奴才，難道還不該罵！」

蔡叔仁笑道：「當然該罵，而且官家還表示非常欣賞你這種天子不能臣的骨氣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不要開玩笑了，好壞他到底還是個皇帝，那有喜歡挨罵之理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老叫化一點也不開玩笑，無双刀王朱鵠天要出來阻止你時，就是被他拉住的，而這些話也是他親口說的。」

尤不平想想道：「這個皇帝眞不是簡單人物，依晚輩推想，他這番話也許是故意說給前

輩聽的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老叫化以爲他沒有做作的必要，否則他就用不著親自帶著人去追殺一聖了。」

尤不平一驚道：「追殺一聖？他們也眞的不自量力，就算皇上不知道厲害，朱總兵等人也該勸阻，這一去豈不等於是羊入虎口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一聖被老弟掌風震飛，已經受到很嚴重的內傷，有他們幾人聯手，尚可一戰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三龍一聖的陰陽功都已有了大成，除非是擊碎他們的腦袋，否則再重的傷勢也不會影響到他們的功力……」

他正說到這裏，只見呂艷秋已氣喘呼呼的跑了回來。

尤不平趕忙迎過去道：「艷秋，是不是出了事？」

呂艷秋點點頭道：「都是你出的餿主意，這下可好了，官家和我二舅，以及宋家兄弟倆都不見了！」

尤不平滿頭霧水道：「妳先別緊張，慢慢把話說清楚，他們不見了與我有什麼關係？」

呂艷秋道：「怎麼會沒有關係？如不是你暗中施展傳音叫皇上跟下去誘敵，我二舅和司馬老人家都不會同意他去冒險的！」

尤不平又是一怔道：「是誰告訴妳我施展傳音叫官家追下去的？」

呂艷秋道：「是皇上親口對我二舅說的，我就站在旁邊……」

尤不平面色凝重的道：「你們不是一起走的嗎，又怎會分散了？」

呂艷秋道：「咱們追到進寶賭場附近時，遇上了武當派的長老廣城道長，司馬老人家、無爲大師只跟他講幾句話，皇上就不見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武當派那個小道士凌雲呢？」

呂艷秋道：「他殺了清聖之後，也跟着追下去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沒有傳音給官家，叫他追下去誘敵，這個傳音的人如不是一聖，就是那個小道士凌雲。」

呂艷秋道：「凌雲有什麼理由要騙皇上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如眞是武當長老廣城道長派出來的，爲了達成任務，他就必須找幾個好幫手。」

呂艷秋道：「他如只是爲了找幫手，爲什麼不把話說明白，他敢冒充你，騙了這麼多的武林前輩，不是在跟他自己過不去嗎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個小道士江湖經驗不夠，他說明了怕你們不肯去，而且他也沒有想到這麼嚴重的後果。」

呂艷秋道：「這又不是最好的理由，我看過凌雲的劍法，他比起那個清聖不知要高明多少倍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遇上一聖的陰陽功，他的劍術再高也發揮不出來。」

呂艷秋道：「他既然明知不是一聖的對手，把皇上騙去又有什麼用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如果只騙皇上一個人當然沒有用，可是那麼多的高手都跟去了，咱們能不管嗎……」

他剛說到這裏，空中已快如閃電般落下一條人影。

來人正是武當派的那個年輕道士凌雲，他滿頭大汗，一臉的焦急之色。

呂艷秋一見是他，二話不說，反腕出招，當胸就是一劍刺了過去。

呂艷秋的劍術在當今武林中，已難得找到幾個敵手，而這段期間又受了尤不平的不少指點，所以她目前的身手，已足可躋身頂尖高手之列。

凌雲雖也是武當派的年輕一代劍術高手，但他的江湖經驗或臨敵應變，都遠不如呂艷秋。眼看那麼凌厲的一劍已刺進前胸，他竟然不知躲避，呂艷秋雖不是眞的想殺他，可是她

出手時已運足全力，此時想撤招已不可能，匆忙中她硬將劍身向右移開一寸多，但劍尖業已刺進凌雲右肋半寸。

這一劍如直刺下去，雖不致當場致命，但凌雲最少也躺上二三個月。

然而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呂艷秋的身子突然被人攔腰抱著，硬往後退出一丈多遠。

凌雲半邊身子都染滿了鮮血，但他的臉色却很平靜。

呂艷秋的反應相當驚人，她在身形後退中，已圈臂反腕，劍身貼著腋下，往後倒刺過去。不過她的劍還沒有夠上部位，右腕已被人抓住了，耳邊並同時傳來尤不平的聲音道：「艷秋，是我！」

呂艷秋一怔道：「你快放開我，這個小雜毛太狡詐了，我非刺他兩劍才能出氣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妳眞想刺他兩劍，也要先等他把話說清楚再動手也不遲。」

呂艷秋道：「還有什麼好說的，他的話鬼才相信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位小道長的相貌忠厚，倒不似是奸詐之輩……」

呂艷秋哼了一聲道：「他連皇上都敢騙，還會是好人！」

凌雲這時已定神過來，他一臉疑色道：「呂女俠，妳到底在說些什麼，貧道一句也聽不懂？」

呂艷秋怒聲道：「你既然聽不懂，又跑回來幹什麼？」

凌雲道：「貧道是從另外一條路跟踪一聖，但是到了進寶賭場，皇上和朱大人等都被機關陷住了，我趕回來是要告訴尤大俠這件事……」

呂艷秋道：「他們被機關困住了，你怎麼會沒有事？是不是你的本領比他們強？」

凌雲道：「貧道是見到本門信號趕去與師祖會合，才僥倖逃過一劫。」

呂艷秋道：「這麼巧的事，你身爲出家人說謊的本領倒是不小！」

三三

凌雲也微帶愠聲道：「呂女俠，妳一再指責貧道，不知貧道到底是錯在那裏？」

呂艷秋冷笑道：「你錯得太離譜了，冒充鏢客傳音給皇上，叫他們去追一聖，可是你幹的？」」

凌雲一怔道：「是誰說貧道冒充尤大俠的，而且我根本就沒傳音給皇上過，他們離開時我還在跟清聖交手，本來貧道是要活擒他們回山的，但我又怕一聖逃走……」

尤不平神色一動道：「道兄從前可曾和三龍一聖他們交過手？」

凌雲道：「沒有，而且以貧道所學，絕非三龍一聖的對手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道兄既然明知不是一聖之敵，你怎麼還敢去追踪一聖？」

凌雲道：「三龍中武功最高的該算人龍，蔡掌門剛才在交手時，雖然身負重傷，但能搏殺了人龍，實出貧道意外……」

蔡叔仁接口道：「小雜毛，你的眼光不錯，老叫化在動手時確是被迫應戰。」

凌雲道：「晚輩說句冒昧的話，前輩殺了人龍實是僥倖……」

蔡叔仁哈哈一笑道：「不錯！那個番僧擊中老叫化一掌時，好像是中氣不足，所以我才能有機會還手。」

凌雲道：「貧道奉師祖之命，下山已有一年，一直都在暗中觀察三龍的武功路子，兩個月前回山面謁師祖，但他老人家研究很久，也沒有把握破解西域這種邪功，可是沒想到在半日之內能使三龍全部伏誅，我想這與尤大俠和他們對掌有很大關係……」

呂艷秋冷聲道：「所以你就冒充鏢客，騙皇上他們前去做餌！」

凌雲沉聲道：「呂女俠，我再說一遍，貧道絕對不會做出這種事！」

蔡叔仁點點頭道：「老叫化相信你的話，現在問題的癥結仍然在尤老弟身上。」

尤不平苦笑道：「晚輩雖然殺了天龍和地龍，可以說完全是僥倖，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。」

凌雲道：「他們是先跟大俠對掌後才受了重傷，否則一聖也不會逃走，貧道更沒把握能釘住他。」

蔡叔仁想了一下道：「對，小道士，你的觀察很入微，老叫化現在也覺得事情可疑，不知尤老弟是否學過佛門中有一種接引神功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沒有，我遵照見性大師的交代，服下禪心丹之後，體內似乎發生了很大的

變化，尤其在與人交手時，對方的武功越高，越能引發體內潛力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這就對了，想不到見性老和尚還留下這麼一步優棋，咱們走吧！」

呂艷秋道：「到那裏去？」

蔡叔仁道：「去殺一聖和韓幹。」

呂艷秋道：「晚輩以爲還是先救人要緊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司馬丹青是靠著機關學和賣野藥起家，他沒有失身被困，老叫化以爲是司馬老兒故意造成的。」

呂艷秋不解的道：「這樣不是很危險嗎，對他們有什麼好處？」

蔡叔仁道：「當然有好處，他們這樣做不但可以穩住一聖的行動，也可減去皇上不少危險，而且他也算準了尤老弟會找去的。」

呂艷秋道：「皇帝被人家困住了，怎麼會減少危險？」

蔡叔仁道：「這位皇帝很不安分，一直想找機會露兩手，老叫化現在才想通，剛才他說是尤老弟傳音叫他去引誘一聖，其實都是他自己編造的，如果他不抬出鏢客的招牌，朱大人一定會阻止他冒險的。」

呂艷秋對武當派一直沒有好感，所以她仍有些不服的道：「前輩憑什麼能肯定不是這個

小道士假冒鏢客名義騙走皇上？」

蔡叔仁道：「他既然趕回來報信，就沒有冒充鏢客的理由，何況他身懷青玉符，是代表武當最高權威，可見廣城那老雜毛對他是非常信任。」

呂艷秋道：「連武當掌門都不可靠，一塊玉佩又能算得了什麼，武當派如眞有權威存在，又怎會出了那麼多的叛徒……」

凌雲終於忍不住怒聲道：「呂女俠，妳和他們私人間有恩怨，貧道不便參與意見，但妳不能一再出言辱沒武當！」

呂艷秋冷聲道：「我罵了武當又能怎麼樣，武當派沒有一個好東西，如果你不服氣，現在就可以拔劍！」

凌雲道：「這本來只是一點小誤會，假如妳硬要把整個武當派都罵了，貧道也只好得罪！」

呂艷秋道：「什麼叫做誤會？淨寬難道不是武當掌門！武當七劍不是武當門下？」

凌雲道：「武當七劍都已死了，淨寬也被逐出門牆，這些事都已成了過去……」

呂艷秋忍不住跳起來道：「武當派都是一群不講理的無賴！你用這種方式，難道就想推掉責任，除非是武當的人都死光了！」

凌雲道：「施主是一定要逼貧道拔劍了！」

呂艷秋道：「不錯，除非是你自斷右臂，如果我先出劍，你連左臂也保不住！」

凌雲道：「貧道久聞劍客之名，明知不敵，也只好領教了！」

他說著，已「噹」然拔出佩劍，雙手平舉，算是禮貌。

但呂艷秋却看也不看他一眼道：「用不着這些俗套，有什麼絕招儘管使出來，等我出手你就沒有機會了！」

凌雲就是泥人也有三分火性，他振腕輕抖，劍身立時幻起千百朵劍花，像是飄雪一般，朝呂艷秋湧了過去。

他在搏殺清聖時，呂艷秋已見過他的劍招，一聲冷哼，身形不退反進，沒人看見她是什麼時候出的劍，一道青光已穿入劍花之中，竟像是暴風摧殘花朵一般，凌雲發出的千朵劍花已被青光掃得四散紛飛。

但他身形還沒來得及退，呂艷秋的劍已纏上了他的右臂。

而幾乎在同一時間，兩條人影已分別朝呂艷秋和凌雲撲了過去。

抓住呂艷秋右腕，硬將她的劍招攻拉回來的是尤不平出的手。

而凌雲却被一個老道士，提著他的身子，憑空拔起三丈多高。

二人幾乎是在同一時間現身，因此也都被對方的快捷身法所震驚。

尤不平拉著呂艷秋退回後，空中才響起一聲無量佛。

接着一條人影像是風吹落葉般，輕飄飄的飛落在衆人身前。

這是一個老道士，白鬚飄胸，一派仙風道骨，使人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欽佩。

凌雲這時才驚魂甫定，他正待下跪，却被老道士一抬手，輕輕托到一邊去了。

蔡叔仁看清來人，却忍不住翻了翻眼道：「老雜毛，你們武當派這一次可眞夠光彩！」

老道士慘然一笑道：「武當門戶不幸，遭此大刼，難道你老叫化也存心看笑話！」

蔡叔仁冷笑道：「你的那些徒子徒孫都找到了有力靠山，老叫化是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都保不住。」

這個老道乃是武當派碩果僅存的長老，法號廣城子，也是近百年來，武當派第一劍術名家。

廣城子嘆了口氣道：「此乃刼數，武當不問江湖世事已有百年，但仍難逃此刼……」

蔡叔仁冷笑道：「你老雜毛此次重出江湖，大概就是爲了應刼來的吧！」

廣城道：「也可以這麼說，不過見性大師早已有了安排，貧道閉關五十年，寶劍實在不願再染血跡……」

蔡叔仁道：「果然是位清高有道之士，只可惜你的那些徒子徒孫太不爭氣了，使武當派數百年清譽毀於一旦之間！」

廣城神色一片悽然的道：「貧道爲了贖罪，此去進寶賭場救人的事就交由我和凌雲去負責，一聖他們那批妖孽還是請你老叫化和尤施主去處理吧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好呀！你老雜毛算盤打得可眞精，殺人放火的勾當由咱們做，你却去做好人好事！」

廣城道：「面對西域第一高手一聖，這一戰雖很艱苦，但有尤施主同行，你們的實力已經足夠了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照你老雜毛這樣一說，你們此去救人工作該是危險重重了！」

廣城道：「如果他們被困地點是韓幹那批人把守，倒確是一件麻煩的事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韓幹又能怎麼樣，想不到堂堂武當派第一劍手，居然怕起了一個江湖敗類！」

廣城子道：「老叫化，你是眞的不知道韓幹他們的出身來歷？」

蔡叔仁道：「老叫化只知道他們是一批江湖敗類，沒有興趣打聽他們的出身來歷！」

廣城嘆了口氣道：「老叫化，你當眞錯得厲害！窮家幫的徒子徒孫滿天下，你居然忽略

了韓幹的出身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老要飯的孤陋寡聞，可能韓幹他們背後還有個顯赫的武林世家……」

廣城道：「你說對了！韓幹乃是武林四大家之首，獨角龍韓奎的化身。」

蔡叔仁幾乎跳起來道：「老雜毛，你沒弄錯吧！獨角龍韓奎早在三十年前就死了！」

廣城道：「三十年前武林四大家被人稱爲武林四霸，他們每人都是滿手血腥，揹著四大家的招牌，做盡了壞事，後來被一位劍俠知道了，約鬥四大家主人，也就是獨角龍韓奎、賽孔明諸葛先知、神火魔王馬宣贊和一枝花郭勝等人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四大家聯手，江湖上能勝過他們的人不多，這位劍俠是誰，他確實了不起。」

廣城看看尤不平道：「他就是這位尤施主的先大人，琴劍書生尤子雲大俠。」

這一來，連尤不平也有些意外的道：「老前輩是怎麼知道這件事？晚輩從未聽先父提起過。」

廣城道：「令尊乃一代大俠，他處事準則就是不揭發別人隱私……」

蔡叔仁忙道：「那一戰必定是相當激烈，但不知結果如何？」

廣城道：「那還用問，雙方交手只有二十八招，而韓奎等四人氣海七處要穴上都各中一

劍，正好是他們攻出一招，身子就中了一劍，但尤大俠仁心爲懷，每一劍僅傷及表皮，所以四人雖然七處要穴中劍，並沒有受傷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尤大俠這種胸襟雖然令人敬佩，但除惡不能務盡，也留下了今天的禍源……」

廣城道：「獨角龍韓奎等人明知再打下去只有徒增其辱，所以當時竟主動放棄抵抗，並立下重誓，永不現身江湖，尤大俠自是不肯趕盡殺絕，何況他的目的也是希望四大家受挫後能改過向善。」

蔡叔仁冷聲道：「賊性難改，韓奎如不是經此一戰，他可能還不會化名韓幹，躲進了皇宮，爬到尚書，還想當皇帝，如沒有他在幕後操縱，三龍一聖大概還不敢在中原生根立寨！」

廣城道：「所以貧道才選擇了救人工作，其目的也就是想會會武林四大家。」

蔡叔仁哼了一聲道：「不行！老要飯的也有意見識一下他們四大家的劍術！」

廣城道：「老叫化，你又何苦跟我爭呢？剛才四大家的後人和尤小施主交手的情形，大致你都見過了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那四個人只是武林四大家的三流小角色，劍法毫無驚奇之處。」

廣城苦笑道：「老叫化，這一次你可眞的是看走了眼，郭振興是韓奎的入門首徒，他已

盡得四大家眞傳，他們聯手發出的那一招飛禽拆羽，當今武林除尤施主而外，恐怕誰也解不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兩位都不必爭了，晚輩有一個問題想請教道長。」

廣城道：「施主想知道什麼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對先父當年和武林四大家所發生的事，怎會如此清楚？」

廣城子道：「武林十義乃貧道生平唯一知己，我雖然足不出武當，但江湖上所發生的各種大事，他們都會主動的來和我談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武林十義又是那些人，他們和先父之間也有關係嗎？」

廣城子一怔道：「小施主當眞不知道武林十義？難道令尊也沒跟你談起過？」

尤不平搖搖頭道：「先父在世時，對武林各大門派，以及江湖黑白兩道高手差不多都說得很詳細，就是沒有提及武林十義。」

廣城子想了一下道：「令尊當年不提武林十義，可能有他的用意，因爲他們很少在江湖上公開行動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先父是否也是武林十義中的一員？」

廣城子道：「令尊正是十義之首，其餘九個人你也都見過了，就是你那九位師父……」

尤不平反而異常平靜的道：「我早就想到可能是他們，想不到他們枉練了一身超人武學，却又故意躲身暗中故作神秘感，我實在想不出他們的用意何在！」

廣城道：「施主的看法也不能說不對，但你對十義的爲人却不夠瞭解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一位是我父親，九位是我師父，晚輩不知道該怎樣去瞭解他們！」

廣城道：「武林十義與貧道之間有三十年以上的友情，我對他們每一位的爲人和個性都很清楚，他們行事從不考慮後果，而且又都是嫉惡如仇，所以行俠江湖也就得罪了不少仇家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根本就不成理由，既然行俠江湖，佽三尺劍，鋤人間不平事，就不應該躲起來！」

廣城道：「他們沒一個是愛好虛名，貧道敢說他們雖然是你師父，除令尊外，你却不知道他們九人的眞實姓名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豈止不知道他們的姓名，而且他們根本就不承認我這個徒弟。」

廣城笑道：「這正是他們的一貫作風，並不是故弄玄虛，事實上江湖中也沒有幾人知道他們的名字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們盡可做個無名俠士，但爲什麼又要去裝死騙人？」

廣城又嘆了口氣道：「這也是環境所迫，他們不這樣做，恐怕麻煩更多，而且事實上他們十個人中，至少已有六位以上遇害，或受傷成了殘廢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晚輩還有一事想請教，不知前輩可肯據實相告？」

廣城道：「施主請說，貧道知無不言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晚輩以爲武林十義可能是爲了謀種利益或利害而結合……」

廣城不等他說完，已憤然的道：「施主怎可如此沾辱十義！他們完全是道義結合，沒有任何利害衝突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以他們十人所學，雖不能說無敵於天下，但放眼江湖，除了三龍一聖，恐怕很難有人是他們的敵手，而據晚輩所知，十義歸隱時，三三會在中原和關外都還沒有成立。」

廣城嘆了口氣道：「施主所問的也正是十義他們所犯的致命傷，他們十個人雖然號稱武林十義，但却從沒有聯手作戰過，而且更難得有機會聚在一起，即使是碰巧湊在一起，仍不願聯手拒敵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如果對方人數多而武功又高，難道他們也眼看著同伴去送死？」

廣城道：「這正是他們最大缺點，除非先出戰的人倒下去了，第二個人才肯接手，不過

這種機會不多，武林十義只要有三個人走在一起，就算是九大門派遇上了，也會躲得遠遠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武林十義在江湖中既不出名，別人又怎能認出他們？」

廣城道：「他們在行俠江湖都是有兩種身分，知道武林十義的人不多，但他們眞正的身分，江湖上大多都認識，正如令尊一樣，江湖中稍有地位的人，沒有不認識琴劍書生的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又怎會知道他們十個人輪流傳授晚輩武功？」

廣城道：「是他們親口告訴我的，難得施主不負他們所望，竟將十義畢生精力研創的絕學都融滙於一體，以施主目前造詣而論，就算他們十人眞的聯手，也未必能接下施主十招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太高估他們了，假如晚輩認眞動手，他們連一招也接不下！」

廣城皺了皺眉道：「施主口氣太大了，年輕人傲一點在所難免，但也不能太離譜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可能是山居太久，對江湖上的消息才如此陌生。」

廣城道：「貧道乃就事論事，與山居有何關係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關係很大，前輩應該聽人說過，鏢客的最大長處就是我的金字招牌，要想維護這塊招牌，就不能胡亂吹牛，我說一招已經是很謙虛了。

廣城氣得直吹鬍子道：「照你這麼一說，武林十義都是浪得虛名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晚輩絕沒有輕視他們武功的意思，但事實上他們有很多招式都稱得上是絕學，而絕學如不能活用，就變得一無是處了。」

廣城道：「世上只有狀元徒弟，却沒有狀元師父，傳授的人只能把招式教會，致於如何運用，那還要靠你個人的領悟能力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種原理誰都會說，練成一種絕學，如眞有那麼容易，世間就不會有人花費那麼多的時間去拜師了，而道長更用不著浪費五十年的歲月去閉關苦練絕學了。」

廣城道：「貧道承認你說的有道理，但拜師學藝是打基礎，靈活運用，仍然要靠自己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只說對了一半，就以那位教我暗器師父手法來說，如果我照他所授的方法練下去，恐怕這條小命早就保不住了！」

廣城道：「他乃是一代暗器名家，生平從不授徒，破例教你，還是十義事先約定的條件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像這種名家，我實在不敢領教，假如我說得難聽一些，他老人家的暗器手法連入門功夫都沒有學好。」

廣城道：「這倒是不錯，他發暗器從不按照規矩來，信手一擲，却很少有人能躲得過。」

尤不平反而一怔道：「他在教我時，所用的手法却不是這一套。」

廣城道：「他知道你不會按照他教的方法去練，所以才因材施教，你能有目前的成就，不能不承認是得力於他的啓示。」

尤不平神色微微動了一下道：「前輩對十義的事蹟似乎知道不少。」

廣城笑笑道：「僅此而已，也不算多，貧道聽說你的暗器手法變化大，腕力也很強。」

尤不平心中又是一動道：「前輩是否也有意指教一下……」

他話未說完，八十丈外的兩棵大樹上，却連續響起四聲悶哼。

接着就是四條身影從空中同時摔落到地面。

在場無一不是武林頂尖高手，就連賭怪林一奇和塞上隱農陸上飛，這兩位暗器名家也沒有看到尤不平是何時出的手。

廣城子忍不住喝采道：「好手法！的確是青出於藍，這一招貧道也自認躲不過！」

呂艷秋在他們說話間，已快得像一縷青烟般衝了過去，但很快又聽她怒聲道：「是四個妖女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她們都是來自天竺的長仙子門下，可不是一般的普通女人。」

呂艷秋道：「長仙子門下又能怎樣，我正想找她們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她們既是挑選出來盯踪咱們的，武功和惑心術都不會太差，妳多小心一點

不要上了她們的當！」

呂艷秋冷聲道：「那還不簡單，我先廢了她們的武功，看她們的妖術還能怎麼施展……」

她口中說著話，已拔出長劍，振腕就朝第一個女人的氣海穴刺去。

誰知她的劍才出手，那個女人身形居然一翻，却就地滾開七八尺遠。

呂艷秋一怔道：「鏢客，你沒有擊中她們的穴道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兩棵樹枝葉太密，我只擊中了她們的腿彎穴……」

那個女人沒等他說完，已厲聲道：「鏢客，你想在姑奶奶面前耍心機，還差得遠！告訴你，不管你使用什麼手法，咱們都不會說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妳什麼都不必說，我只要將妳交給一個人，他就會什麼都告訴我。」

那女人道：「你準備將咱們交給誰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無毒尊者吳心仁，他要叫妳們這種二流貨說實話，大概還不成問題。」

那女人居然大笑道：「在三天前，老毒物也許還有這個能耐，但現在他不但雙目盡失，連人也成了廢物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無毒尊者用毒天下無出其右，他在無毒洞中如不是太自負，中了惑心術，長仙子絕非他之敵！」

那女人道：「老毒物已被活埋在無毒洞中，就算他眞的還活著也是廢物一個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當然不會把妳們交給一個死人，而且他中的惑心術已解，他不必靠那種方法對付妳們，我相信還會有其他的更好方法。」

那女人道：「屁的方法！老毒物雖是靠毒起家，但他的眞正專長還是在採補功夫上，所以仙子在他智未完全清醒前挑了他的禍根……」

她身後突響起一個冷冰冰的聲音道：「老夫對整治女人至少有一百種方法，但我只要使用一種，妳們都會乖乖的聽話！」

現身說話的正是無毒尊者吳心仁，他雙目雖失，但所受的傷勢却已完全好了。

他朝尤不平拱拱手道：「鏢客，你雖然殺了我不少高手，但如沒有你們闖入無毒洞中一鬧，我這條老命準得交給長仙子，所以我現在還是該謝謝你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咱們誰也用不著謝誰，你摸到此地來，目的就是找我談生意，因此我才先弄點本錢。」

吳心仁一怔道：「高明高明！老朽人未出面，你就能算出我的來意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是算出來，是聞出來的，鏢客保鏢，就是靠著這個專長。」

無毒尊者道：「好，你開個價碼吧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四個女人大概是長仙子門下的三十六坐忘之首！」

無毒尊者點點頭道：「她們的法術僅次於長仙子，但老朽現在已是家無橫產，大俠的條件也不能過苛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四個算奉送如何？咱們就以長仙子作爲價碼。」

無毒尊者一呆道：「眞的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鏢客的金字招牌，說出口的話還會不算？而且你找我的目的也是如此！」

無毒尊者感慨的道：「老朽如果早一點拜會大俠，也不致落得現在這個下場！待我先整整這個騷女人，當不難知道一聖和長仙子的下落……」

他說著話，右手一抖袖子，只見四道青光像閃電一樣衝進四個女人的跨下。

尤不平微微一怔道：「閣下這種手法太殘忍了！」

無毒尊者道：「她們都是三十六坐忘之首，不僅練成九天魔女功，連玄陰玉律都已有了大成，一般手法絕對制服不了她們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種四色青乃蛇中之王，毒性特強，她們受得了嗎？」

無毒尊者道：「大俠果然好眼力，但牠們未得我許可不會隨便放毒，只須九進九出，保證這幾個女人會乖乖的說出實話……」

只聽爲首那女人一陣低吟道：「尤不平，你枉爲一代大俠！居然眼看著老毒物用這種手法對付我們！」

尤不平冷聲道：「是妳們自己找上門的，無毒尊者如果在天竺用四色青對付妳們，我剛才就殺了他……」

那女人未等他說完，又是一聲長吟，接著就在地上滾了起來。

而另外那三個女人不但狠命翻滾，而且連衣服都脫光了，全身赤裸裸的，齊聲哀求道：「大師姊，快告訴他吧！咱們實在受不了了！」

被稱大師姊的女人道：「師父是被顏嬌嬌請去的，聽說一聖被鏢客擊成重傷，需要師父去幫他練功。」

無毒尊者道：「他們在什麼地方練功？」

那大師姊道：「我也不知道……聽說很秘密……」

她這時已跟其他三女一樣，早已忍受不住，全身衣服都脫光了！

無毒尊者冷笑道：「現在才五起五落，等到九進九出之後，妳們什麼都會說了……」

只見一道青光迅疾無比的自四女身上飛繞一圈，青光收斂時，四女的人頭都已滾到三尺外。

是呂艷秋出手殺了四個女人，也是幫她們解脫了痛苦。

無毒尊者雖然目不能視，但聽覺却特別靈敏，他怔了一下道：「呂女俠，妳怎麼殺了她們？」

呂艷秋鐵青著臉道：「快點把那四條畜牲宰掉！不然我就先宰了你！」

無毒尊者道：「老朽也是爲了要幫助尤大俠找到一聖，才使用此法……」

呂艷秋厲聲道：「你是爲了報復毀目之仇，而使出這種下流手段，却用心可誅！」

無毒尊者道：「老朽只有使用這種方法，她們才肯說實話……」

呂艷秋怒道：「她們說了沒有？」

無毒尊者道：「女俠如不殺死她們，她們絕對會說的，老朽這個辦法對付女人靈得很……」

呂艷秋冷冷的道：「我限你馬上就殺了那四條毒蛇，否則我就割下你的腦袋！」

無毒尊者道：「牠們都是經過老朽養了幾十年，已能互通心意，女俠眞要對老朽下手，四色青將會對妳採取群攻，剛才的情形，妳已見過了！」

呂艷秋暗中一震，他殺無毒尊者不成問題，但對付這四條毒蛇却沒有把握。

蔡叔仁似已猜知她的心意，急忙接口道：「這個問題好解決，你老毒物既捨不得殺牠們，

就送給老要飯的做份人情……」

他說著話，左手已迅急無比的朝那四名無頭女子屍體上拍了一掌，右手也在同一時間內掏出一支竹管，迎空一晃，四條靈蛇已同時飛了進去。

無毒尊者已有感覺，連忙厲叫道：「老叫化，老夫是來幫鏢客忙的，你怎麼可以收去我的四色青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老毒物，你應該比誰都明向，老叫化如不將靈蛇收過來，憑你能保住牠們的命嗎？」

吳心仁道：「牠們與老夫之間早已心意相通，沒有人能傷得了牠們！」

蔡叔仁冷笑道：「劍客已經練成了馭劍術，你老毒物能接得住嗎？」

吳心仁臉色變了一下道：「在未交手之前還很難說，但老夫此來目的，乃是爲了幫忙鏢客找出一聖藏身的地點……」

蔡叔仁道：「你如眞找到一聖，老叫化就將四色青還給你。」

吳心仁道：「這四個人都被呂女俠殺了，追尋長仙子的線索已斷，現在只有一個辦法還能找到一聖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什麼辦法？」

吳心仁道：「利用四色青的特別嗅覺，或許還有希望找到……」

蔡叔仁道：「四色青如果眞有這種釘踪能耐，你爲什麼不早點用……」

無毒尊者趁他說話之際，突然發出一聲怪嘯，右掌猛推，一片無形毒粉已朝蔡叔仁罩了過去！

但幾乎在他出手的同時，呂艷秋的劍已化作一道青色匹練，自無毒尊者前胸直透後胸。她竟然施出了身劍合一的招式，蘊藏的暗勁，餘威不減，劍鋒略偏，硬將吳心仁齊腰斬成兩段。

尤不平有些意外的道：「妳怎麼殺了他？」

呂艷秋冷笑道：「你可是很欣賞他那種慘無人道的卑鄙手法？」

尤不平紅著臉道：「這幾個女人也並不是好東西，而且她們所練的邪術又高……」

呂艷秋怒聲道：「你可以殺了她們，沒有人會怪你，但是你却不應該讓吳心仁用出那種下流的手段……」

她說到這裏，自己也有點不好意思，竟然低頭不語。

尤不平道：「妳知道我也是反對吳心仁這種行爲的，但咱們必須在一聖功力未恢復之前先找到他們！」

呂艷秋仍是冷著聲音道：「你的功力既然勝過一聖，難道還怕他跑掉！」

尤不平苦笑道：「這只有天知道，我和他硬拚幾掌，還誤以爲他未出全力，根本就不知道他已受了重傷。」

呂艷秋一怔道：「會有這種事？難道你連自己有多少能耐也不清楚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和三龍交手時，只感到自己的內功似乎很充沛，但根本就沒有把握殺他們，而跟一聖拼掌更是爲了當時情況所逼。」

呂艷秋想想道：「也許是另有高人在暗中幫忙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可能，像一聖這種身手，如果有人幫忙，絕對瞞不過他。」

呂艷秋還想問什麼時，蔡叔仁已忙著接口道：「廣城子這老雜毛怎麼不見了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在無毒尊者吳心仁現身時，就帶著凌雲悄悄的走了。」

蔡叔仁怒聲道：「假道學，要飯的早就知道這老雜毛不是好東西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前輩誤會了，他們不是爲了吳心仁那件事走的，晚輩猜想，他們八成是趕著去救人。」

蔡叔仁冷聲道：「該死的雜毛！他大概是怕老叫化跟他搶生意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咱們的工作並不比他輕鬆，長仙子門下還有不少好手，尤其是不知道他們

目前躲在什麼地方，找起來倒是一件麻煩的事……」

只聽一聲輕嘆道：「我知道他們躲在那裏，而且此刻行功正緊，必須馬上趕去！」

隨著話聲，大樹上又飄落下一條人影。

而這個人居然是顏菁菁，她雙眉深鎖，但却顯出一臉堅毅之色。

尤不平拱拱手道：「顏姑娘大概是專程爲這件事趕來的？」

顏菁菁點點頭道：「我是跟踪無毒尊者後面到的，對剛才發生的事差不多都知道。」

呂艷秋搶著道：「顏姑娘又是怎麼打聽出一聖他們的下落？」

顏菁菁又嘆了口氣道：「吳心仁說的沒有錯，長仙子是被舍妹找去幫助一聖療傷的。」

三四

呂艷秋還想再問時，但在尤不平的目光阻止下，只好不再開口了。

蔡叔仁岔開話題道：「急不如快，就請顏姑娘帶路，趁那番僧功力未恢復之前，咱們最好先趕到，却可省去不少麻煩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晚輩擔心廣城道長，他們此去救人工作，是否能夠順利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老雜毛的性情很怪，他做事從不喜歡別人插手，此時咱們如果趕上去幫忙，那才眞叫做出力不討好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武林四大家之首，他們一旦聯合作戰，這股實力却不可輕視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廣城雜毛最大的長處就是不打糊塗仗，而凌雲那個小雜毛更不是省油的燈，別看呂侄女剛才一招就困住了他，其實他的眞正功夫，連五成都沒有發揮出來。」

呂艷秋道：「難道他是活得不耐煩了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好侄女，妳別不服氣，凌雲敢盯踪三龍一聖，他最窩囊也不致於一招就被妳困住，他的江湖經驗也許不足，但他的城府却比老雜毛深得多，有尤老弟在旁，他早已就

算準了妳殺不了他。」

幾人說着話，跟在顏菁菁後面，却又繞到了進寶賭場的後院。

尤不平微微一怔，而走在前面的顏菁菁已傳音道：「鏢客，此處是通往地下宮殿的，暗門就是在左首那座八角亭第三根柱子上盤龍雙目。」

尤不平有些意外的道：「他們還有宮殿？」

顏菁菁道：「那是一聖師徒平時作孽的地方，所謂宮殿，也是他們自己叫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裡的建築很大嗎？」

顏菁菁道：「我沒有下去過，料想可能不小，因爲長仙子帶來的二十四個弟子都進去了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她們替一聖療傷，也是採用姹女大法？」

顏菁菁道：「三龍一聖練的都是陰陽功，如能得長仙子師徒爲助，一聖的內功，在二十四個時辰之內，可以增加三倍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如此一來，長仙子師徒的元神豈不是要消耗很多！」

顏菁菁道：「西域武學和一般採補方式不同，他們相互吸取，陰陽爲用，這一次練功下來，對他們雙方都有好處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他們還派出四個女子在外面巡邏，可能也是長仙子門下。」

顏菁菁一怔道：「鏢客，你沒弄錯吧！我在未進入院子之前，就運用追踪法搜查過了，並沒有發現有人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她們也是採用蛇息法，隱伏在四周牆角，連我都差一點被她們騙過了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們的行踪可能已被對方發現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發現的只有她們四個人，可是她們永遠也沒有機會再通知下面的人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你已制住了他們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殺了她們，現在時間緊迫，咱們不能在這些地方再浪費人力！」

顏菁菁輕嘆道：「鏢客，我眞的服了你，我生平最自負的就是聽覺，但跟你一比，仍差得太遠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那是因爲妳一心數用的關係，否則憑她們的修爲，仍逃不過妳的搜查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我去啓開暗門，長仙子帶來的人都是精選高手，只有我這個瞎子才不怕她們的惑心術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妳還是留在上面替咱們守住退路，假如令妹眞的在下面，我負責不傷她的性命。」

顏菁菁說道：「我要下去就是爲了殺她，我實在不該將縮影術傳給她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妳要是眞的遇上她，我相信妳還是下不了手，何況以目前情形推斷，她的武功可能已超過妳甚多。」

顏菁菁道：「我不忍心殺她倒是事實，但她的武功絕對高不過我，天竺武學原本是起源於我們顏家，一聖是先父的記名弟子，他算起來還是我的師兄。」

尤不平有些意外的道：「妳也練過陰陽功……」

顏菁菁紅着臉道：「陰陽功不是正統天竺武學，而且也只有男人才練，那是在魔教分裂後，他們私下偷練的一種採補功夫，三龍一聖潛伏到中原後，的確糟蹋了不少良家婦女，而他們這些年來修練，也有很驚人的進步，他們本來已自認爲是天下無敵的，連我也沒想到，你的武功能尅制他的陰陽功！」

其實連尤不平自己也不知道，禪心丹到底能發揮多少功能，因此，他只好苦笑道：「顏姑娘，妳還是先退開一點，這暗門上也許裝有機關。」

他口中說着，兩粒大豆子已無聲無息的擊在第三根柱子盤龍雙目上。

尤不平的腕力，運用得恰到好處，兩粒豆子擊在龍眼上，正相等於人的兩根指頭輕點一下。

只見那根柱子一陣旋轉，整座涼亭突然移出三丈，下面已現出一條寬坦的大道。

尤不平此時還貼身在涼亭頂上，他見下面沒有機關暗器發動，遂向衆人微一揮手，身形已疾如閃電般，順着通道飛瀉而下。

但他身形才動，一條人影已緊隨他左側超越過去，搶在他前面三尺左右。

尤不平微微一怔，急忙一提眞氣，抓住她的左腕，傳音道：「艷秋，妳可不能亂來，這下面不但是機關重重，而且更有很多不堪入目的事情，不適合妳去，還是留在上面接應吧！」

呂艷秋冷聲道：「你是不是擔心，怕我跟下去破壞了你和顏嬌嬌的幽會！」

尤不平苦笑道：「艷秋，現在是什麼時候，妳還有心情胡鬧，在這種地方，一個處理不當，咱們就眞的要變成同命鴛鴦了！」

呂艷秋道：「假如我不下去，你是不是準備跟顏嬌嬌做一對同命鴛鴦？」

尤不平微慍道：「妳好像是存心來搗我的蛋，妳明知道顏嬌嬌處處都在設計陷害我，却在這個緊要關頭故意找碴！」

呂艷秋冷着臉道：「除非你讓我下去，否則我現在就要開始殺人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眞要是等到妳出手殺人，咱們還會有現在這樣平靜？」

呂艷秋不由一怔，急忙飛身往暗角處撲去，却見兩名大漢和兩個少女分別倒臥在那裡，

而他們的頂門和喉結上，都各中了一粒大豆子。

這兩個地方都是致命之處，所以他們在死前連一點聲音都沒發出來。

呂艷秋道：「這條通道中，可能還埋伏有不少暗樁，咱們還是小心一點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這就是跑江湖累積的經驗，等妳現在才想到小心，剛才倒下去的就不是他們了！」

呂艷秋白了他一眼道：「你別那麼老氣橫秋好不好，我搶着要跟你一起下去，是因爲太關心你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我又不是木頭人，怎麼會不知道，只是那種場合妳眞的不適宜去。」

呂艷秋輕聲道：「管他什麼場合，反正我是跟定了你，你能去我就能去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妳忘了我是鏢客，鏢客去的地方，絕不會有好事！」

呂艷秋道：「就算是壞事，我也不在乎，因爲我將來也準備改行保鏢，有機會多見識一下，對我來說，却等於上了一課。」

尤不平搖頭道：「妳知道這一課內容嗎？」

呂艷秋道：「你忘了我是劍客，專打人間不平，對於這種採補邪術，我見的不比你少！」

尤不平有些意外的道：「妳眞的可以改行保鏢了！」

呂艷秋道：「當然，沒有三分三，怎敢上梁山！你當總鏢頭，我當鏢師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保鏢可不是妳想的那麼容易，咱們這一趟鏢是個最好的例子，有多少人被牽連在內，妳可是親身體驗到的，將來是如何結局，連我也不敢下結論。」

呂艷秋道：「保這種鏢，也是百年難得碰上的一次，但也的確夠刺激……」

尤不平不等她說完，左手疾出，已將她硬拉回背後，右手却迅雷無比的劈出一掌，迎着飛撲過來的兩條黑影撞了過去。

他劈出的掌風，不帶絲毫勁力，所以撲過來的那兩團黑影，依然前衝不停。

但是距他身前還有一丈左右時，竟都突然無聲無息的倒下去。

那是兩個半人半獸的怪物，體形高大，鼻子呈弓形，皮膚是淡棕色，身體却全裸。

呂艷秋看得一呆道：「想不到此地還養着一批妖怪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不是妖怪，他們是白猓玀，也是人類，屬於藏族的一支，但大多數都是散居在雲貴高原一帶，因爲這一族人男性多，而女性却奇少，生性也就其淫無比，個個都勇武好鬪，八成是長仙子帶來的。」

呂艷秋道：「這種野人怎麼也會武功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長仙子既把他們帶到中原來，當然要教他們一些功夫，不過白猓玀都是天

生神力，他們本是未開化土著，再加上受了長仙子的惑心術，應付起來可得小心一些……」

他正說着，又是四周黑影撲了過來。

這一次他們居然能避開尤不平的掌風，從他頂空飛過，竟撲向呂艷秋。

呂艷秋聽尤不平一說，對這種怪物，已有一種先入爲主的憎惡感，她不等四條黑影撲近，已運足全力劈出兩掌。

呂艷秋的功力雖不如尤不平，但也算得上一流高手，誰知她的全力兩掌撞在前面兩個白猓玀身上，不僅未能將他們震退，而自己的雙掌却隱隱作痛。

呂艷秋不由大怒，一翻腕，正待拔出長劍，她背後却傳來蔡叔仁的聲音道：「呂侄女，這種野人皮粗肉厚，普通刀劍很難傷他們，還是讓老叫化來吧！」

呂艷秋道：「他們有四個人，前輩對付後面兩個，這兩個晚輩用馭劍術……」

蔡叔仁道：「用不着對他們費那麼大力氣，下面還有很多高手，妳看老要飯的收拾他們！」

他身隨聲動，打狗棒左點右挑，沒見他用出多少力氣，也不過七八個照面，四個白猓玀全都躺在地上不動了。

呂艷秋忍不住讚道：「好手法，前輩這一套招式，好像專門對付白猓玀用的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這一套棒法是叫化子遇上惡狗窩用的，但也可因人而施，如比起尤老弟的掌風，簡單乾脆，就差得太遠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晚輩剛才兩掌，乃是情急出手，前輩既有對付白猓玀人方法，晚輩得先趕一步，說不定一聖他們此刻已經有了警覺！」

他說完拉着呂艷秋，像一縷青烟般，在通道中消失不見了。

中途雖遇到好幾批白猓玀，但尤不平都足運輕功，帶着呂艷秋，以迅雷閃電之勢，飛身躲過。

在二人全力奔行下，一口氣少說也飛進有三四百丈。

此時已漸漸走入所謂宮殿核心，只見一片雄偉建築，不僅帶有古色古馨的風格，也確有皇宮內院的氣派。

大大小小宮舍，差不多有三四十間，而正中間一座宮殿，居然是仿照皇帝的正宮所建。

尤不平緊拉住呂艷秋右手，默運神功，把所有的宮舍都搜查一遍。

而後向呂艷秋傳音道：「艷秋，此處有不少高手，咱們不出手則已，出手就必須一擊成功。」

呂艷秋點點頭，正想接口，尤不平又道：「記住，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，我沒有先出手，

妳絕不能出手或傳音，一聖可能練過截音功夫，普通傳音他可以截聽得到，尤其他們練的是男女交合功夫，就是百丈外一隻飛鳥，也瞞不過一聖和長仙子這類高手。」

呂艷秋右手用力捏了他左手一下，表示知道了，同時也傳達了她另一種心意。

尤不平微笑一下，又靜聽片刻，却輕輕一帶，兩個人的身子，竟比飛鳥還快，往右首最後面一間精舍飛落。

這裡的房門都是開着的，燈光半明半暗，對尤不平這種高手，却正好用得上。

他們停身在一根巨柱的中段，位置剛好適中，屋裡情形一目瞭然。

裡面有六個白猓玀人，和六名少女，都是一對一裸着身子滾在一起。

這些少女大概是長仙子門下，不僅交合動作熟練，而且都擅長採補。

白猓玀對性方面，雖也勇猛耐戰，但他們只是求性慾的發洩，根本不懂得秘術和技巧。

而這六個女人却都是此道高手，二十四合不到，六個白猓玀都是一瀉如注，像泥人般趴在那裡不動了。

但六個女人却是早有準備，他們迅速的倒了一大杯酒，並放進兩粒藥丸，等藥溶化後，就硬灌白猓玀喝了下去。

接着又抓起六人的生殖器，先用藥酒浸洗一次，遂即趴下去用嘴吸舔起來。

如此這般，不到片刻工夫，那六根傢伙却在驟然之間，比先前都粗壯出兩倍還多。

六個女人又猛吸了幾口氣，才狠狠的坐了上去。

她們開始玩的是倒澆臘，幾經起落，就改變爲正統戰術了。

大約又經過三四十回合，六名白猓玀早已是潰不成軍，又趴着不動了。

女的依然是使用老辦法，幾度交鋒之後，這些野人身子雖壯，但也只剩下一付空架子了。

而長仙子門下的女人，却更乾脆，在失去利用價值之後，每人死穴上都賞了他們一指，也從此結束了他們之間的風流賬。

不過當那六個女人起來準備朝另一間精舍走去時，却不自覺的在白猓玀屍體上絆了一跤，但這一倒下去，就再也爬不起來了。

六個女人之死，當然是尤不平傑作。

他還捏了呂艷秋一下，傳音道：「我現在才想到長仙子帶着這批白猓玀來的用意。」

呂艷秋只是看看他，却不敢施展傳音。

尤不平又道：「他們是爲了吸取白猓玀的元陽，而後再轉注給一聖，助他療傷。

呂艷秋紅着臉，用手比劃一下，意思叫他先把那些女人和白猓玀殺了。

尤不平笑道：「我的辦法更乾脆，現在就直接去找一聖，給他來個迅雷不及掩耳，他就

沒有機會練這種邪功了。」

呂艷秋點點頭，表示讚許。

於是兩人已同時朝正殿飛落。

這一次尤不平却異常小心，他在未能瞭解敵情之前，還不準備貿然出手。

所以他們停身之處，竟選在正殿大門口的一處暗影中。

這個地方很容易被人發現，但是對方如果有什麼舉動，他們也可以發覺，所以有弊也有利。

另外還有一個最大好處，就是誰也想不到，在這種地方不會藏着有人。

尤不平的推測一點沒錯，正殿中除了兩名接替的少女而外，就只有一聖和長仙子，這兩個人正在展開奮戰。

他們來得也正是時候，因爲此刻是最緊要的關頭，長仙子固然不惜全力轉注，而一聖的那要命的傢伙，居然已練到五嶽向陽，竟比叫驢還要壯大一倍多，每當一進一出，長仙子似乎都在咬牙苦撐。

而一聖却毫無憐惜之意，衝刺反而更猛。

長仙子終於忍不住呢聲道：「老禿子，你將來如眞當上皇帝，可別忘了今夜好處。」

一聖大笑道：「等洒家登基九五，妳這位正宮太后，誰也搶不去。」

長仙子道：「你們師徒都是口是心非，眞到那一天，恐怕你早把老娘忘了！」

一聖正色道：「洒家以魔教之神爲憑，現在就封妳爲正宮太后……」

長仙子道：「快別說話，抱神守一，我現在要施展玄牡大法，助你復原。」

一聖淫笑道：「妳還能挺得住嗎？最好叫她們兩個人先擋一陣。」

長仙子道：「她們擋一下可以，但你不能太貪，否則會要了她們小命！」

一聖道：「妳竟吃起了徒弟醋，別忘了洒家現在是療傷，那有那麼多閒情！」

但他剛把傢伙拔出來，長仙子却突然一聲大叫，人也從床上跳了下來，而她的下體更是流血不止。

一聖吃了一驚道：「仙子，妳是怎麼搞的……」

他才說到這裡，那根直挺挺的兩尺多長肉棍，竟也在突然之間斷掉了大半截，痛得他跳起一丈多高，落回地面時，下半身全都是血，而斷去的那半截，也變成了一團肉糊，散落在地上。

長仙子大叫道：「有敵人闖進來了，快點發出緊急信號通知他們……」

只聽一個冷冰冰的聲音道：「現在再發出信號已經遲了，你們這兩位主角氣功既破，就

算來了再多的人，也是白白送死。」

隨着話聲，尤不平已手提魚腸劍，擋住了大殿出口。

長仙子一怔道：「你就是鏢客，是怎麼進來的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當然是走進來的，妳帶來的那些白猓玀，還不如看門狗！」

長仙子怒聲道：「放屁，他們最少也都是經過三年以上特別訓練……」

尤不平道：「妳採用的那種訓練，只有使他們死得更快一點。」

一聖已找出一包藥服下後，衝過來道：「小子，你來得正好，咱家神功初成，正好拿你試刀！」

尤不平冷笑道：「你們所練的邪術，如果也能稱爲神功，剛才就不會受傷了！」

一聖大怒道：「洒家現在就讓你試試！」

誰知尤不平動作更快，不等他出手，已雙掌齊出，分別劈向長仙子和一聖。

他這一次已用上了全力，而且也是存心試試這兩名西域高手，內功到底高到了什麼程度。

由於尤不平出手太快，一聖想運氣發出飛劍都來不及，被逼無奈，只好出手硬接。

長仙子更是恨透尤不平，她陰門被射進五粒大豆子，雖然被她排出的玄陰玉律勉強阻擋住了，沒有穿透小腹，但尤不平手法怪異，腕力大強，現在那五粒大豆子還留在她陰腔內，

如不能及時取出，她的功力很難維持一個時辰，因爲他打中豆子時，正是玄牡初開，所以內力也就打了不少折扣。

尤不平以左掌向她攻出，她以爲有便宜可撿，遂運集全力，雙掌迎擊過去。

三方面都是以實力相拼，一點也取巧不得，但所造成的結果，却是三種不同的感受。

尤不平身子雖也震動一下，可是他却覺得體內的眞力，竟在這突然間澎漲起來，像是有一種要爆炸開來的感覺。

因此，他站在原地却不敢出手，並趕忙以本身眞力，去調和那股外來的力量。

但長仙子硬接一掌，却像是受到電殛一樣，身形連退數步，人也軟弱的坐了下去。

一聖經過連番採補治療，內功本已恢復到九成，但他陰莖切斷，再跟尤不平硬拼一掌後，至少已耗去四成以上眞力，不過他見尤不平站在原地不動，正運功調息，還誤以爲他受了重傷，猛然一張口，三柄飛劍竟繞着尤不平上、中、下三路飛攻過來。

呂艷秋也不知道尤不平有沒有受傷，而且她就站在他身旁，見一聖發出飛劍，不由一驚，正待施展出馭劍術，去對抗飛劍，但就在這時，尤不平身上突然湧起一股無形罡氣。

這股罡氣不但護住了呂艷秋的身體，而一聖的飛劍，也被擋拒在五尺外，一連數度前衝，都無法突破尤不平的護體罡氣。

而九指拙丐蔡叔仁等一般群雄，正好就在這個時候趕到。

蔡叔仁見尤不平被一聖三柄飛劍圍攻，一語不發，舞動打狗棒硬衝過去。

一聖內功修爲，確有超人之處，他雖然身受重傷，但却未把這麼多高手看在眼裡。

蔡叔仁身形還沒有衝到，他張口又是兩柄飛劍，迎面攻了過來。

蔡叔仁舉起打狗棒一擋，雖將攻勢逼退一些，但他那根連寶刀寶劍都砍不斷的南海特產，千年紫竹打狗棒，竟被削斷有三寸多長。

可是飛劍略頓之後，勁道不減，依然攻了過來。

賭怪林一奇猛然一聲大喝，右臂疾抬，他的成名暗器一百三十六張白骨牌，已全部出手。

林一奇的暗器手法，在武林中被稱爲一絕，一百三十六張白骨牌同時出手，這還是他破天荒的第一次使用。

只聽一陣「叮咚」之聲不絕於耳，一百三十六張白骨牌竟有一百三十二張被飛劍絞成粉碎，但剩下的四張，却是一招四歸二，竟分別擊中一聖左右肩井穴。

誰知一聖身形僅僅晃動一下，雙臂輕抖，左右穴道上的四張白骨牌，竟像疾弩般倒飛回去。

林一奇左手一招雖將四張牌接住了，可是他一條左臂却被震得寸寸斷落。

而空中的兩柄飛劍，依然是分從左右夾攻過來。

沈天寶眼見情況危急，一振金刀，三枚金環已自動飛出，迎着飛劍撞去。

蔡叔仁一提眞氣，打狗棒也緊隨攻出。

在這些人之中，當屬蔡叔仁功力最高，一聖也明白，如讓衆人聯手，以他目前功力，僅靠兩柄飛劍，絕對擋不住，可是他纏住尤不平的三柄飛劍又不敢輕易撤回，因爲尤不平才是最可怕的強敵。

他衡量一下情勢，知道如不先除去幾名高手，到了危急時，連逃走都有問題，於是把心一橫，又是兩把飛劍吐了出來。

這是他最後兩柄劍，也是留作緊急保命時用的。

在西域的喇嘛中，也只有他一個人練成了同時發射七劍傷人。

蔡叔仁應付兩柄劍，已感到相當吃力，現在又加兩把，無論如何，他也抵擋不住。

由於一聖發動的攻勢太快，他身後群雄想出手協助都來不及，而就在這危機一髮之際，空中突然又飛落兩條人影。

他們是江湖中以輕功見長的草老大和草老二。

草上雙飛用的是連環鞭，他們平時很少使用，但此刻爲了蔡叔仁，他們的身形還在空中，

雙鞭已硬朝雙劍捲去。

又是一陣「噹」然輕響，雙鞭竟被齊中削成數段，而飛劍的攻勢却一點也未受影響，反而分開成四個方向，朝蔡叔仁飛繞過去。

草老大心中一急，伸手就朝正面飛劍抓去，而草老二也在這同時，抓向後面的兩柄劍。

這兩兄弟輕功雖然稱絕武林，但他們的內功修爲却遠比蔡叔仁相差甚多，他們的手離開劍身還有三尺，可是盤旋在空中的劍却不見了。

緊接着就是一陣血光噴洒，二人連閃讓的機會都沒有，就被攔腰斬成兩截。

蔡叔仁見草上雙飛爲救自己，却被一聖飛劍所殺，忍不住發出一聲悲憤長嘯，暗中運集全身眞力，打狗棒還沒有擊出，而三環刀沈天寶却快他一步，刀身幻出一片耀眼金光，便將前面的兩柄飛劍震開了，然而另兩柄劍却又緊跟而上。

沈天寶攻出的招式還來不及收回，劍已飛到，他只好一沉左臂，半蹲着身子，旋刀橫撩，看起來很像地堂刀法，但刀身却是往上反劈的，正好迎着疾飛而來的飛劍。

接着就是一陣鏗然錚鳴，三環金刀已被削斷成三截，而飛劍餘威依然不減，分朝沈天寶頸部和腹部攻繞過去。

幾乎在這同時，空中已迅疾的落下兩名持劍青年，那是李繼先和李繼祖。

這兩兄弟眼見他們恩師草上雙飛被殺死，早已失去理性，雙劍併出，根本就沒有考慮後果，便朝飛劍撞去。

他們雖拜草上雙飛爲師，却根本沒有機會好好練功，像這種招式，連一般武林高手都擋不住，如何能跟一聖以氣功感應所控制的飛劍相碰。

雙方一接觸，連人帶劍都被斬斷成四截。

在場的人看得都是一呆，群雄對他們兄弟印象雖然不深，可是他們這種視死如歸的精神，却使每一個人都由衷的發出一股敬意。

尤其是蔡叔仁，他的心情比誰都沉重，草上雙飛師徒四人，可以說都是因他而死，此時他雖然還站在原地未動，可是他的打狗棒身上，已經散發出絲絲罡氣，顯見他已將全身功力運到極點，準備作出孤注一擲的打算。

但他招式還沒有遞出，空中又疾如閃電般落下兩條身影。

人還未着地面，一片滾滾刀芯，却便將一聖兩柄飛劍絞得粉碎。

這兩個人正是沈宋賓兄弟，他們一招得手，正待聯手攻劈另兩柄飛劍，却突然聽到尤不平一聲大喝道：「快點退開！」

接着就是一道青光飛了過來。

尤不平的內力何等深厚，他在情急之下，把魚腸劍當作飛刀發出，用的又是廻旋三擊手法，纏着一聖的飛劍，一旋一絞，只見一片粉末，已紛紛散落。

而圍繞他的三柄飛劍，不知在什麼時候，也被削成無數粉片，他一向很少動用的長劍，這時也提在手中。

再看一聖他那高大的身子，却在這片刻之間，縮小得剩下不到五尺高，雙目無神，竟連站都站不穩。

蔡叔仁定了定神道：「老弟，你沒事吧？」

尤不平苦笑道：「晚輩因爲眞氣在突然之間，好像受到了強力阻碍，我被迫運功順氣，却想不到這番僧竟在片刻工夫連傷這麼多人！」

蔡叔仁嘆了口氣道：「老弟如不是及時把眞氣理順，死的人恐怕還會更多。」

說着話雙目已充滿殺機，提着打狗棒，逕自朝一聖走去。

可是在通道中間，却突然傳來一個洪亮聲音，道：「蔡幫主，請暫時留下這番僧一命，現在殺了他，有很多案子都無法了結。」

說話的赫然竟是當今皇上，他身後還跟着一大堆人，聖手華陀司馬丹青、無双刀王朱鵠天、袁不器、程露寒，連林飛也在內。

蔡叔仁停下身，怔了怔，倒不知如何是好。

但皇上似乎已猜知他的心意，笑笑道：「在場的既然都是江湖俠士，咱們還是以江湖禮節相見，彼此談話還方便一些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這樣對聖上不是太不敬了嗎？」

皇上道：「如果你們把我當皇帝，的確是不敬，但是我希望你們能把我也當成朋友，所以我才把十二護衞都留在上面，大家就可以隨便談了。」

蔡叔仁只好改口道：「老爺子既然如此吩咐，老叫化就恭敬不如從命了。」

皇上道：「這個稱呼最好，其實我說和各位談談，也只是簡單的幾句話，說完了還有很多公事要處理。」

蔡叔仁道：「老爺子可有什麼指示？」

皇上道：「武林四大家有三家被捕，唯獨跑了一個獨角龍韓奎，此人機詐百出，他發現聖手華陀司馬大俠沒有被困，就準備到此地來向一聖請示，但才到中途，就被武當派的廣城道長嚇跑了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他身分既已暴露，早晚還是會被逮到的。」

皇上道：「所以我也順便請各位幫個忙，今後如發現他，絕不能再被他溜掉！」

蔡叔仁道：「盯人追踪，窮家幫最擅長，要飯的明天就傳令下去。」

皇上道：「那就先謝謝蔡幫主了，至於九大門派，他們大多是受了矇騙，而且他們也都得到了教訓，我想請尤俠士放他們一馬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老爺子就是不吩咐，晚輩也無意和他們爲難，因爲咱們之間根本就沒有私怨。」

皇上道：「那就好，但還有一事，你可不能使我洩氣，因爲我曾答應過廣城道長，要替你作媒。」

尤不平一怔道：「老爺子指的是誰？」

皇上笑道：「當然不會是顏嬌嬌，她已被凌雲小道長廢了武功，交給顏菁菁帶走了！」

尤不平道：「晚輩來到此地一直沒有發現她，我還擔心她是躲在暗處搞鬼……」

但皇上却打斷他的話道：「正事還沒有談完，你對我這個媒人有沒有意見？」

尤不平想了一下道：「如果是聖上旨意，草民當然沒有話說。」

皇上道：「如果我是以皇帝身分，也就用不著徵求你的同意了，這當然是咱們私下談的。」

尤不平道：「晚輩和呂艷秋早有婚約……」

皇上道：「婚姻大事，你們口頭約定，總不太好，所以我受了鵠天之託，做個現成的媒人。」

尤不平一怔道：「老爺子不是說已答應廣城子前輩？」

皇上道：「不錯，新娘子有兩個人，除了呂艷秋之外，還有一個陸小雲，至於陸場主的眞正身分你們可能都不知道，他就是當年被韓幹陷害的那位知府。」

聽說塞上隱農陸上飛也是出身仕途，衆人不由又是一怔。

但皇上却緊逼一句話道：「鏢客如不反對，這兩門親事就算定了，鵠天既無意仕途，也讓他恢復江湖人身分吧！一般人下定都是由男方下的，但是我虧欠這兩女方家長太多，所以我代表他們兩家向你下定。」

他說着還遞過一個黃色包袱。

尤不平只好跪下接過，並且還叩了個頭。

皇上並沒有阻止，而且還笑道：「這是謝媒禮，我應該受，但這個包袱，你必須等咱們回京後才能打開。」

尤不平一接到手，就知道裡面包的是一柄劍，他本來想交給呂艷秋保管的，可是他覺得在皇上面前不太禮貌，只好仍用雙手捧着。

而皇上却揮揮手道：「假如京中事情處理順利，明年我可能會到劍堡喝你們的喜酒。」

他說着雙手互擊兩下，上面已閃電般飛落四名護衞，他們兩個人提著一聖和長仙子，另兩個人却保護皇上走了。

尤不平望着這個皇帝的背影，似乎有許多話想說，呂艷秋已走過來道：「這是什麼寶貝，值得皇帝如此神秘？」

尤不平道：「好像是一柄劍，但不管是什麼，因爲它代表的意義不同，所以我才不便拒絕。」

呂艷秋道：「咱們又多了一位鏢師！」

朱鵠天一怔道：「艷秋，那來的鏢師？」

呂艷秋道：「二舅，我早就決定改行保鏢了，大概陸小雲也不會反對，鏢客當總鏢頭，咱們只好當鏢師。」

朱鵠天哈哈大笑道：「好，好，鏢局就設在劍堡，既然皇上已完成聘定，陸姑娘，妳也出來吧！」

只見一條人影從暗中閃了出來，却正是陸小雲。

陸上飛拉住她的手，忍不住流着老淚道：「孩子，苦了妳了……」

陸小雲也哽咽着道：「爹，我不想當鏢師……」

尤不平聳了下肩，急忙接口道：「正好，我也不願意當這個總鏢頭，咱們可以換個職位幹……」

陸小雲白了他一眼，道：「見你的大頭鬼！」

這一來大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於是老少群雄在笑聲中，已離開進寶賭場，而踏上另一段的歲月歷程。

——全書完——

「鄧小閒小說集」

賭怪大飄客

作者	鄧小閒
發行人	尹照亭
出版者	裕泰出版社 郵撥：0585118 5
發行所	裕泰出版社 台北市重慶南路2段21號9F之3 電話：392—7536
總代理	裕泰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2段21號9F之3 郵撥：0003277—1 電話：321-3946・394-9850
法律顧問	羅行律師
印刷所	明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樂街150號

中華民國77年2月初版　　定價　每册新台幣170元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683號

中央標準局商標註册證第00358219號

新書介紹

談笑出刀

奇儒 著

才俊作家「奇儒」先生，首部作品「蟬翼刀」搬上電視映演，創下武俠劇集收視率最高峯，足見其筆下功力，本社爲饗廣讀者，特重金禮聘「奇儒」先生執筆，巨著「談笑出刀」有您意想不到的情節爲武壇近年來難得一見的作品，近日出版。

裕泰出版社 啓